



# 戰中中國的故事

九週年紀念得獎文集  
西風社發行

西風社編輯部選

九週紀念  
徵文選集  
抗戰中國的故事

上海西風社發行

九週紀念  
徵文選集  
抗戰中國的故事目錄

工作在敵人刺刀下

文修（一）

龍之帆

森子慧（八）

姍姍

史鶴琴（一六）

恩平和我

麗芳（二六）

戲劇人生

朱棣（三二）

匪窟餘生記

何經恕（四〇）

爲了祖國

魏咏泉（四六）

倔強的孩子

林紆（五二）

老瘋婆

高揚（五九）

無名英雄

莊作（六七）

烽煙九萬山

吳無天（七三）

璇璣之死……………黃文耀（八一）

軍隊的眼睛……………逸鶴（八六）

徐鎮長……………張清中（九一）

一個文化人的沉落……………沐三樂（九九）

彭老太爺……………眉公（一〇五）

母與子……………征帆（一一一）

獻祭……………寒光（一一五）

可憐的母親……………夏定國（一二三）

雛鷹的長成……………周耀西（一二七）



## 工作在敵人刺刀下

文 修

——西風九週紀念徵文中選第一名——

七七抗戰後我滯留北平，担任華北遊擊隊情報處的工作。每晚在燈下寫報告，翻譯密電碼，查地圖和播送情報，常常工作到夜深尚不能休息。就在這樣緊張的日子中，情報部有命令下來，要我進行刺探日本某項軍事上的情報。於是我的生活轉變了方向，把時間全花費在一切交際場所裏。我去參加北京飯店每禮拜六的茶舞，去沙漠咖啡室小坐，到軍人俱樂部去打撲克，玩輪盤賭，剩下的時間，就全消磨在北海和青年會的滑冰場上。在這些交際場合裏，我和日本軍駐華北參謀部的一些高級人員混得很熟，但這些軍人都有過很好的訓練。他們在異國人面前，絕少談到軍事問題，所以我的工作竟毫無頭緒；又因生活和心情上的沉重，健康變得很壞，乃遵醫生的囑咐，每天早晨去東交民巷，騎半小時馬。一天天下去，我的健康竟跟我的騎馬技術一樣，日有進步了。

一天早晨，因為偶然的事故，停頓了我每天照例的運動，但在黃昏的時候，我却又拉着馬韉馳騁在交民巷濃綠的槐蔭下。經過法國麵包房時，正是麵包出爐的時間，我把馬交給馬夫，想進去買些點心回去。買了兩聽咖啡和半磅糖果以後，店員告訴我黑麵包還得等五分鐘才能出爐。因為我喜歡黑麵包，所以我預備等候了。欣賞着玻璃櫃裏蛋糕的精巧花樣。我有一份難得的輕鬆心情。

『日安！』一個外國女孩子走進來和店員打着招呼，我驚訝她那長長的兩條金色辮子，和一雙深藍的眼睛。這眼睛使人想到海的深遠和美麗，面部輪廓的線條有些過於細膩，在好萊塢最出風頭的明星裏，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面龐，她使人感到甜蜜和親切；所以也就容易感到通俗和平凡。但那雙眼睛却帶給人高

貴和莊嚴。她買了四匣葡萄乾後，匆忙的離開了店門，一隻細紗的白手套遺落在地上。

『哈囉！你的手套。』我用英語喊住了她，把手套遞過去。

『謝謝你！』嘴角上浮起一渦微笑，她竟說得很漂亮的北平話。

我看到她走進店旁一座綠漆的鐵柵門裏。

從此我每天早晨騎馬時，必經過那綠漆的鐵柵門；也常常會遇到那個外國女孩子。

情報部已幾次在催促，而我的工作竟不能如願的有所獲得。

一天早晨去騎馬，天陰沉得很，雨意頗濃，我計算十五分鐘可以跑回馬房，所以沒有穿雨衣。拿了兩本書，準備帶去看，剛剛跑了一段路，大雨的雨點就開始落下來，我想到附近咖啡店裏去避雨，順便吃杯早茶牛奶，經過綠漆鐵柵門前，看見那個外國女孩子，披了雨衣站在那裏。

『早安！』她笑着招呼我，『不想進來避避雨嗎？』

我勒住馬韁，揩着頭髮上滴下的雨水，雨沒有立刻停的意思，她因在門旁似乎在等待我進去。看看腕上的錶是七點半鐘，於是我準備花半點鐘的時間，進一步結識這位外國小姐，這自然還是爲了我的工作。

★

遠在一個禮拜前，我陪一個朋友赴音樂會回來。因爲天熱，就跑到法國麵包房，吃杯冰解解暑。不知是音樂會帶回的情緒，還是黃昏使然，吃過一盆刨冰後，我們都沉默着。從窗子裏流進來微薰的晚風，有一陣輕快的馬蹄聲掠過窗去。

★

★

『伯爵夫人散步回來了。』紅鬍子的法國店員端來一整新烤出的夾心餅乾說。我看見一個外國老太，和兩匹多毛的洋狗，坐在一輛敞篷的四輪馬車上。車子停在綠漆的鐵柵門前。

『伯爵夫人在這裏到是個高貴的名稱。』朋友燃起一枝紙烟望了窗外說。

『是個舊俄的貴族。』紅鬍子滿興緻的說。

『唔！一個白俄。』朋友帶了憎惡的聲調。他的話我不感覺興趣，但是伯爵夫人停車的地方，使我想

到那個美麗的藍眼睛的女孩子。

『講講伯爵夫人的故事給我們聽好不好？』我把一杯冰凍啤酒擺在紅鬍子面前。

『怎麼？你對伯爵夫人這樣發生興趣嗎？』朋友看了我說。

『解解黃昏的寂寞不好嗎？』把雙手支了下巴，靠近桌前，我擺出聽故事的姿勢。

『安娣娜是逾越節那天，伯爵夫人從聖彼得堡的路上檢來的。』

『安娣娜？』我有些不解的望望紅鬍子。

『常常來我們這裏買糖果的一位小姐。美得很，尤其是兩個眼睛。』這使我記起那個外國女孩子。

『伯爵夫人喜歡安娣娜嗎？』

『自然，從俄國逃亡出來，就是她們三個人，夫人和安娣娜，還有一個廚娘。』

『……』

『在哈爾濱住了五年，九一八後又來到北平。』

『……』

『近來，安娣娜和伯爵夫人鬧了意見，她反對一位堂兄替日本人工作。』

『怎麼，你是說她的堂兄？』我的英語講得極壞，可是聽的能力並不太差。紅鬍子的話轉移了我的興趣。

『一個白俄在替日本人作什麼樣工作呢？』

『哈囉，一杯啤酒，一客牛排。』紅鬍子被隔座的顧客喊走了，我想探詢的話竟未能聽到。

★

★

★

安娣娜遞給我一隻高脚玻璃杯紅茶。依照舊俄習慣，茶裏摻進多量的牛奶和糖。拊起一塊餅乾，我注意到房間的佈置。這好像是一間書房。除去幾張沙發外，四壁擠滿了書櫥。兩扇落地的玻璃長窗，厚厚的地毯，摺着幾層由淺到深的綠色紗簾。我猜想，主人應是個愛書本的學者，會是安娣娜嗎？

『你的馬騎得非常好！』安娣娜笑着說。

『並不好，只是喜歡騎。』我把被雨打濕的書頁晾在桌上，安娣娜抽出一頁當天的報紙端詳了半天。

『告訴我，列寧格勒怎麼樣了？』

『不相信我們的報紙嗎？』我奇怪的回答她。

『不，中國字很難認呢！』我才恍然。她雖說得一口漂亮的中國話，却並不認得中國字。

『德軍距列寧格勒還有十公里。』

『唔！』安娣娜的眉毛憂鬱的皺了起來。

『你担心列寧格勒的陷落嗎？』

『我慚愧自己在這裏過安靜的生活。』

『……』

『怎麼，我的話觸犯了你了？』是我的沉默，使她顧慮到我的國家也在砲火中。

從此開始我們的友誼。也許因為我和安娣娜全是女孩子的緣故，她不懷疑我和她的來往是有意義的。

在安娣娜生日的跳舞會上，我認識了她的堂兄伊凡諾夫，從情報處我知道他的中國名字叫路費，擔任

的工作是日本駐華北司令部的高級參謀。

三個月的限期已滿，我的工作依然不見進展。

是一個落雪的日子，情報處的一個朋友江寧，從西郊趕進城來。

『怎麼，你的工作還不能完成嗎？』情報處第二個命令又下來了。『江寧抖落衣服上的雪花說。

『華北掃蕩戰的軍事計劃圖，我已經有了線索，可是還得等待時日。』

『一張地圖要這麼困難？』江寧不耐煩的搔着頭髮。

『你進城來只是爲了催我加快速度嗎？』

『不！還給你帶來了好消息。』

『是你剛才所說；第二個命令。』我懷疑的望着他。



『但也不完全是命令，他們給了你選擇的機會。』江寧把一枝白朗寧手槍，遞到我手裏。我順手拉開槍膛，裏面裝滿了子彈。

『是一把好槍，那個有福氣享受呢？』

『一個偽政府的要人！』

『誰？』我注意的望着他。

『王克敏。』江寧壓低了聲音看了窗外一眼。

『哦！』

『情報處認為臨時也許會戒備過嚴，小姐們總是比較方便些，並且你的射擊技術，還相當有把握。』

『……』

『所以命令了我們兩人。』

『……』

『自然，這是一件有生命危險的工作，你有選擇的權利。』

『哈囉。』輕輕的叩了兩下房門，安娣娜穿了短裝，頭上戴一頂紅呢小帽，背着冰鞋走進來。

『哦，對不起，你有客人。』她抱歉的對我們笑了笑。

『不，正歡迎你來。』我拉出一把椅子請她坐下，並且給她介紹了江寧。

江寧拿起桌上的帽子預備走。

『不要走，江寧，我們一齊去滑冰，安娣娜的外刃滑得很好。』我攔住了江寧，不管他有多忙，我們終於騎了車子到北海去了。

從那次滑冰以後，我因工作忙碌，很少去看安娣娜。江寧却和安娣娜來往得很密切。並且和伊凡諾夫作了好朋友。青年男女來往密切，是友誼上的顯然進步。況且安娣娜又是那麼美麗的女孩子。可是在我們這種工作的信條裏，除去命令與服從外，是不允許愛情與感情的發生的，所以我不免為江寧担一份心事。

是一個上午，我正在翻譯一份電碼，預備播送出去。江寧帶着匆忙的神氣走進來。

『趕快準備一下，下午兩點在王府井動手。』

『怎麼？你安靜點不好嗎，江寧？慢慢的告訴我。』我擱下筆，站起身來關了門。

『王克敏下午三點要去開會，經過王府井，我們去那裏等他。』

『是可靠的情報嗎？』我拉開抽屜拿出手槍，仔細的檢查着裏面的子彈。

『自然，根據幾方面的情報。』

『！！』

『好，記住時間地點。我要去了。』

『你要到那裏去，這樣匆忙？』

『江寧停住了將跨出門的脚步：『安娜約好我，今天一點鐘。』

『你不會誤了時刻？』

『不，當然不會，但是我一定要去看她，因為有重要的事。』

王府井，這條古城裏最繁華的大街，電車和汽車穿梭似的來往着。商店裏的收音機，正播送着流行的歌曲。我站在一座西裝店的門前假裝在欣賞服裝的樣式，有五分鐘我回過頭來。看見江寧在拐彎處一根電線桿旁，舉起手來和十字路口的標準鐘對時間。

已經是薄暮了，等待使人感到人生的過長，而無聊的時間却是那麼多。江寧燃起一枝紙烟，像是在待五分鐘一班的汽車，他在汽車站上來回踱着方步。忽然路上的行人全湧向街角。『戒嚴！』警察揮着皮帶在趕行人。街中心頓時顯得空洞洞的。大概有十分鐘，遠處有汽車聲響過來。我握緊了衣袋裏的手槍，有兩輛汽車開過去，第三輛車子又開到街中心，我有點慌張，稍一猶疑，槍聲已連珠般響起來。車子應聲停住，司機死在方向盤上。我清楚的看見，車子裏有一個日本人，伏在王克敏身上，替他遮子彈。那些衛兵跑得無影無踪，只有路旁一名日本憲兵，掏出槍來在瞄準江寧。我不加思索的對他放了兩槍，但是遲了，

他雖然倒在地上，可是，我看見江寧向前仆了一下，隨即被潮湧的人流沖向前面。大街上行人絕跡，像死水樣沉寂。警笛動人心魄的，發出尖銳的哨聲。警探的摩托車，迅速的追索每一個踪影。

我扶了江寧，不敢問一句他的傷處，摸索着向小巷裏跑。朦朧的暮色，已辨不清五步以外的路，隔了幾條街，有密集的槍聲，在東方燃紅了半個天，那裏在着火了！

江寧靠在牆上重重的呻吟了一聲，有半分鐘的沉默，我想應該透口氣了。巷口却有隱約的皮靴響，和十幾道手電筒的白光。

『趕快走！把槍留給我。』江寧嘶啞着聲音，無力的用手向前推了我一把。

我幾乎是把他拖在背後，不顧一切的用盡了力氣，扶着他向前，拐過彎就是條冷靜的大街，西什庫天主教堂，正響來莊嚴的晚禱鐘聲。

我和江寧跌進了教堂誦經臺的門，兩個日本憲兵却被教士隔在門外。

『他們是殺人的兇犯！』

『看天主的面上，武力不可踐踏天國的！』教士站在門前，禁止日本兵舉足一步。

『但是他們逃不了，我們已包圍了你的教堂！』

江寧躺在地上，我跪在他身邊，血從創口不斷的湧出來。他蒼白的面龐，緊閉着雙眼。一個教士把一杯葡萄酒，灌進他嘴裏，他的手在抽搐着向衣袋裏摸。

『錶！』我替他掏出一個大型的懷錶，他顫抖着打開了錶的背面，安妮娜的照像鑲在裏面，雙眼凝神的望着面前。江寧臉上露出一絲苦笑，隨又皺皺眉毛，把手伸向衣袋；他對門外的日本兵望了一眼，眼睛無神的散了光。

『安妮娜！』他輕輕的低語了一聲！隨即把頭沉重的垂到肩上。有一顆淚珠浮向我的眼角，我把他伸向衣袋的手輕輕拉出來。他的手上緊緊捏着一張紙片。竟是幾個月來，我朝夕欲得的敵人掃蕩華北戰場的軍事計劃地圖。



## 龍之帆

森子慧

——西風九週紀念徵文中選第二名——

中國抗戰時期，在不安寧的東海上，不斷地有帆船張着棕褐色的帆行駛着。它們滿載了敵人認為違禁的物資：機械、藥品、棉紗、布疋和日用品，從上海運往自由中國的一個口岸——溫州。帆船行駛着是沒有任何保障的，被狂風巨浪打沉，被海盜搶劫，被敵人查獲而遭槍殺，焚燒。這些都是可能遭遇的不幸事件。但船家們用各種方法來保護他們的船隻。富於冒險的精神，使他們依舊勇往直前地在東海上來往着。

一九四五年七月廿日，三艘帆船冒着一張到台灣的派司，從上海駛往溫州。然而却被迫載着十餘個敵兵到台灣。其中一艘帆船上趁着一個投向自由祖國的年輕學生。這是一個故事，講到這學生在帆船上遭遇的一段經歷，和海員怎樣地反抗敵人。

這事發生之後，不久中國抗戰勝利了。然而第三艘失去的帆船仍舊沒有回來。為紀念這些殉難的海員，和愛好和平而却在人為的旗幟下與我們從人類整體中分隔開的日本青年，我寫這個故事。

我抬頭望着海空，黑雲像一堆堆黑色的火燄隱約地在黑色的天幕上無聲地滾動着。那麼寂靜無聲，那麼陰沉地蠕動，使人感到蘊藏着一種被抑壓着的危難底恐怖。黝黝地發着暗光的海浪，似乎也因恐懼而暫時停止了騷動，靜候着將臨的危難。

船在黑色的波浪上跳着前進。船尾上掛了一盞紅燈，本來帆船行駛在海面時，因怕遇到海盜，是從來不點燈的。但是不久，遠處光亮起兩盞暗紅的燈光來。我明白這是和其他二艘帆船相約殲敵的暗號。

我想起這短短九天中間所遇到的事情，對於一個十九歲的學生似乎過於緊張。艙內睡着六個日本兵，一個還醒着看守。他們都是全副武裝的。我們怎麼能和他們對抗呢？船上八支自衛防盜的長槍，在這些日本兵上船時已經被繳去了。但是在這浮動於茫茫無際的大海中一片狹小的船上，又不能不提勇氣來面對着現實。

『攪舵馬斯』在艙背上跑了過來，他是老大的副手。我不知道爲甚麼夥伴（水手）們都稱他『攪舵馬斯』，也不懂這是甚麼意思。但是他是一個沉靜溫和的人，雖然他那瞪着的眼睛和有疤痕的臉，是顯得像十八世紀的海盜那麼粗暴。有人說他在軍隊裏當過排長，可是他也是個很好的老大，當他把舵時，那一種剛毅的神情，就像夥伴們信任那畫在船頭的龍頭能引領他們平安抵達目的地一般。

『他們都睡熟了嗎？』他輕輕地對我問道。我點點頭，他幫我爬上了艙頂的貨堆上去。

『就是那年輕的一個在守夜呢！』我說。

『那個，就是一直跟你說話的那一個？』他想了一想說。『你能引他到外面來嗎？』

『試試看。』

『那麼——』在我耳旁輕聲地講，我看見他手下有一把斧頭。

『他們不會醒來嗎？』在他說完後我問道。

『不會的，全都吃飽老酒了，再不會醒來了。』

★

★

★

我溜下了艙背，老人在船尾用力地靠在舵柄上，對我笑着，喝了一口山薯燒。兩個黑影在身旁跑過進到艙內。我在艙口躊躇了一下。『攪舵馬斯』俯過身來，摸摸我的手說：『你不害怕嗎？你的手還暖，很好——鎮靜些，這是你一生一個重要的時候呢！』

我答應了進入艙內，那兩個夥伴已跑下廚房去了。我躺了下來，拉過毯子，對那守夜的日本兵說：

『你——沒有睡？』

『你也沒有睡不是？』他平淡地回答，『剛才那兩個到那邊去做甚麼？』

『瞧，』我指着睡着的日本兵說，『地方都給你們睡去了，他們祇好睡到廚房裏去了，你知道外面的風是多麼大哪！』

海上的夜風，即使在仲夏也是寒冷的。這時一聲不響却又悠長的喊聲，從波濤聲中很清晰地分別出來，隨着寒冷的海風流進了艙。這寒流使我戰慄了一下，雖然我知道這是甚麼。

那日本兵問道：『這是甚麼？』

『也許水手們在海面發現了甚麼。這樣烏黑夜是說不定的，也許是盜船，也許是美國的潛艇，或者——』我頓了一頓，故意漠然地說，『或者祇不過是一羣漁船而已。』

他跳了起來，向艙口走去，又回過來向我問道：『會發生意外嗎？』

『我怎麼知道呢！』

他走到艙口，我閉上了眼；又聽見他聲音說：『到外面去嗎？月亮——有？』

『沒有，烏黑夜那來的月亮！』

他躊躇了一下，回到我面前，蹲了下來，手放在我肩上說：『我知道你討厭我，仇視我，因為我是個日本人。我知道這一次的戰爭，使得每一個正直的中國人都痛恨我們。但是現在我請求你，將我當作一個朋友，一個朋友，這幾天來，我們談過那麼多的話了，難道你還不信任我？現在我們同在一艘帆船中，孤零零地飄在大海中，將來誰也不知道會遭遇些甚麼。我希望你能放棄了仇恨的界限，給我一些友誼。你讀過

書的，你一定懂得我的話。」

那雙愁苦的眼睛瞧着我。我想起前一天他說：『我離開學校還沒有多少時候呢』的時候，他望着灰色的海天，那正是東方，眼中也露出同樣的表情。我又想起，當我在船面上被繩絆跌了的一次，我隨着船的傾斜向船沿滾了過去。我想抓着些甚麼東西，可是甚麼也抓不着，突然一隻手緊緊地拉住了我，他把我懸在船外的半個身子拉上來。

『謝謝你，』我說，『雖然我不喜歡日本人，但是對於你救護我的行爲，我是感禱的。』

他對我瞧了一眼。現在這雙眼睛又對我瞧着，我不得不垂下了頭。突然一陣竦笑響起在我的腦中，我似乎還很清楚地看到幾天前，兩個日本兵把一個夥伴擲到海中去，拿起了槍往水中開射。

水面上留下一些黑色的血跡，那夥伴沉下海去。我望着對船的龍頭，它的眼睛似乎也正發出憤怒的光來，瞧着水面那一堆血跡，漸漸地被波浪衝散。然而，在我的腦海中，這血跡依舊存在。我的頭又昂了起來，冷冷地對他瞧着，『友誼？你——對於你個人，我感激你。可是我是中國人，在今日的中國人民，嚙够了你們所賜與的戰爭底殘酷了。雖然我不是一個兵士，我們並不相遇在戰場上。然而每一個中國人民都有爲祖國起來抵抗的責任。每一個中國人民都不能讓任何一個日本人安然站在他面前去展開侵略的陰謀。何況你要使一個中國人對日本人反敵爲友，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他——』情感激動得我的聲音發抖，我想起『攪舵馬斯』的囑言，我頓住了。

他似乎感到失望，嘆了口氣低聲地說：『我們同是人類，我不喜歡戰爭，也不喜歡殺人，但是——。』外面又是悠長的一聲叫喊，打斷了他的話。他整一整腰上的手槍，站了起來向艙口走去。我張着乾澀的眼，望着他爬上梯，我重複想起他的話，『我們同是人類，我不喜歡戰爭，也不喜歡殺人。』不禁輕輕地喊着：『你——你叫甚麼名字？』

『井雄。』

『我不會忘掉你的。』我喃喃地對自己說着。他沒有聽見，轉過身去，推開了艙門。

海風吹得緊了，海濤的聲音嘈雜，已不復像剛才那麼平靜了。却像一羣暴動的羣衆，向無限的四方喧囂着奔騰開來。井雄跨出了艙，他的背影正停在黑雲怒滾的夜色中，頭上好像撞着甚麼似的；接着，無聲地倒了下來。『攪舵馬斯』拿着斧頭從艙背上跳了下來。我輕輕地跑出了艙，他將我拉開，向艙內吹了一個口哨，再從井雄身上解下了手槍握在手裏。

預伏在貨艙和廚房內的夥伴進到艙內，艙內發出重物相擊的聲音。但是我沒有心思去想像它的情形。當我看見井雄被斧劈了的臉，我全身麻木了。他張着口，血從額上流了下來。『攪舵馬斯』把他拖到船旁，我沿着那條血痕看過去，井雄的手動了一下，眼睛無神地張了開來。

『他還活着！』我喊着，跑了過去。

他對四圍看了一遍，對我輕微地說：『你們殺我？』

我點點頭，說不出話來。

他無力地說：『我不怪你，兩國間的戰爭，將我們從人類的整體中分隔開來。使我們互相仇恨，猜疑，和不信任。但是現在你總可以信任我了，我也不喜歡戰爭的！』

『可是，』我的聲音從口中迸了出來，『我對不起你，你是這麼地好，你還救過我性命。』

他勉強笑了一下，『你總算替你祖國殺了個敵人了。』

艙內傳出一聲尖銳恐懼的慘叫，直刺入我的耳中。井雄顫慄了一下，問道：『這是——？』

『你的同伴們。』

他痛苦地痙攣了一下，就昏了過去。淚珠從合上了的眼縫中流了出來。

『攪舵馬斯』拿着槍指着井雄的心口說：『讓他少受些苦痛吧。』

我緊閉上了眼，突然一個思想飄過我的腦子，我不顧船家的譴忌問道：『還要多少時候到溫州呢？』

『大概明天中午吧。』『攪舵馬斯』說。

『能救他嗎？』



『攪舵馬斯』撫摸一下井雄的胸，又翻開他的眼皮看了一下，放下槍搖搖頭，淒然地說：『他已經死了。』

★  
★  
★  
五個在酒後甜夢中被擊斃了的日本兵，從艙中被拖了出來。夥伴們手中還拿着他們的武器：粗重的木柴和一把菜刀。

『把他們身上的東西拿下來，再擲到海裏去。』『攪舵馬斯』命令似地說。他自己把井雄的屍體擲下海去，海面發出一聲巨響。夥伴們搜解下日本兵身上的槍械等，一個個地把他們擲下海去。最後一個被出海用力地拋了下去。

『你們的槍有甚麼用呢？』他說，『那個說大砲之前勇敢是無謂的？雖然我們赤手空拳，可是我們忠誠堅強的意志抵擋得了任何厲害的槍砲！』

接着他突然咒罵了一聲，拿起竹篙來，把一個被擊得半昏在水中游着想從船沿旁攀上來的日本兵擲下去。那日本兵大聲地喊着饒命，緊握了竹篙不放，一個夥伴拾起手槍對他瞄準開了一槍。那日本兵放了手，絕望地喊了一聲，翻到海裏去了。

那夥伴大聲地笑了，我感到一陣可怕的震顫。突然遠處一聲槍響，子彈嘯的一聲從船頂上掠過，『攪舵馬斯』把我一推說：『進艙去，快！』接着就轉過身去，舉起槍來擊熄了船尾那盞紅燈，把它擊落海去。

海上起了暴風，海水衝擊着，瞬息間變成了一片怒濤奔騰，海嘯山鳴的戰場。船被狂風吹着，顛簸得很厲害。老人在喊着落篷。夥伴們又開始另一次的鬥爭，用力地扯下了篷。我回到艙內，槍聲斷續地又響幾下，就被狂風怒濤的聲音所掩沒了。

★  
★  
★  
我踏上自由的國土，我像一個久病的人重復得了康健似地快樂。這兒的陽光是多麼地燦爛和光明，這

兒的空氣是多麼地清馨和新鮮。我重重地踏這土地，我的心興奮地跳着。我注視着每一件事物：那綠色的大地，山崗，白色的海鳥在青空飛翔。熱淚滿盈在我的眼中，我回過去看背後的海洋，海邊祇泊着兩艘帆船。

『還有一條船呢？』我對『攪舵馬斯』看着，在他臉上我想起昨夜的槍聲。

他搖搖頭說：『怕沒有希望了。』

我悵然望着那帆船上的龍頭，它的眼睛也黯淡了。我聽見有人在哭，一個夥伴正在勸着一個哭哭啼啼的老婦。在他們的話中，我知道這是那被日本兵擄到海中打死的夥伴的母親。

我心頭掀起一陣矛盾的痛苦。我握着井雄的鋼盔，這是我上岸前在艙角發見的。我向海邊走去。

『你不要爲這些難過，』『攪舵馬斯』說，『但是我們却要記在心裏。看，至少我們已經爲他們復仇了。』

『不，』我說，『我是在想，那個被我們劈了的日本兵，也許他的母親也正在盼望着他有一天能安然回家，可是現在永遠不能了。』

『難道你忘了在艱難中的祖國，』他說着，似乎在激勵着一隊兵士，『我們有多少同胞正在爲這一個侵略國而受到痛苦。父母失去他們的兒子，妻子失去她們的丈夫，多少航海的人被他們槍殺，多少船隻被他們焚毀。我們的國土被踐踏，我們的同胞被殘害。我們忘掉這些，你沒有聽見一支歌說：「不共戴天仇未報，殺盡敵人恨方消！」我們應該殺盡這些賊兒才報得這些仇恨呢。』

『但是他是個好人呢，』我不禁喊了出來：『他不是會救了我的性命，他也是有血有眼淚的人，他也有一個希望和平自由的靈魂。祇不過在人爲的旗幟下，和我們在整個人類中被分割開來。他還說過：「我們同是人類，我不喜歡戰爭，也不喜歡殺人！」的話。』

『戰爭，殺人，當然不是件快活的事情。世界存在一天，戰爭也就應該永遠地廢除。從前我也打過仗，我會親手殺過多少敵人，也親眼看過多少弟兄仆倒在戰場上。我不願意打仗，更不願意殺人。但是爲

了我們自己的生存和自由，我們不得不去殺掉要來殺害我們的人。這會使我們感到痛苦，但是我們應該接受這痛苦，這是一種苦難，是爲了將來不再會有人來受這種痛苦的代價。因此，戰爭一不停止，我們要繼續奮鬥一日，直到消滅一切贖武者，和平的日子再臨。」

熱烈的光芒重復回到我沮喪的眼中。我在海邊採集了些野花，紮了起來擲到海中，手中拿着鋼盔，默默地說：『井雄君，我們都是希望和平的人，但是你站在錯誤的旗幟之下。我們爲了自己的生存和自由，我們不得不殺了你和你的同伴。這使我感到苦痛，使我感到戰爭的殘酷。我將永遠不能饒恕我自己，除非我繼續向侵略者反抗，消滅一切要引起戰禍的野心家，使世界上人類不再因殘酷的戰爭而受到苦痛。』

另一綫花從『攪舵馬斯』的手中擲到海中。

『讓我們紀念我們中華民國的人民海軍。』我奇異地抬頭對他看着，他在海風中微笑地講下去，『他們爲了自己的生存和自由，而與敵人反抗，不幸自己犧牲了。但是我們要紀念他們而更堅定我們的信仰和意志，繼續抵抗下去，直到我們得到和平與自由。』

那兩綫花並肩地隨着潮水漸漸漸遠。我抬起頭來正接觸着那帆船上的龍頭。我看見它是那麼嚴肅而鎮靜，帶着一種堅韌的意志引領人們走向目的地。



# 姍姍

史鶴琴

——九週紀念徵文中選第三名——

每當我眼睛閉着的時候，眼前就好像有一對美麗的大眼睛向我注視着，眼眶裏是充滿了熱淚和光輝。她好像在向我哭訴，又好像在激勵我。這一對如怨如訴的眼睛，在我痛苦的心靈中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她是我的妻姍姍，是她犧牲了自己，幫助我脫離淪陷區，回到自由祖國的懷抱裏來，是她使我得到新生命，使我能够在遙遠的異國——印度担任一些抗戰的工作。這個值得敬愛的她，却被我辱罵為『賤貨』，是『無靈魂的女子』！

我寧可毀滅我的生命來換取她的寬恕。我憤恨，懊喪，痛哭，懺悔，可是這一切怎能補償我的罪惡？唉！我錯怪了她。她為我而犧牲了，也可以說是為國犧牲了。

姍姍是一個舞女。我認識她是在七年前的一個春天，在當時抗戰的陪都，漢口。

八一二神聖的抗戰在上海爆發後，我原在上海前公共租界專辦一家小規模的出租抗日書報雜誌社。因為國軍的後撤，小小的書報社就被工部局巡捕房藉口『有礙治安』而停閉。在一個初春的早上，我不顧父親的勸告，離開了故鄉上海，流浪到抗戰的陪都漢口去。到了漢口，因為旅館租金的昂貴，就在特三區的崇正里裏面租了一間前樓，二房東就是姍姍的假母。姍姍就住在我右面的廂房裏。因為鄰居的關係，我認識了姍姍。

在一個仲夏的晚上，我突然染了急性傷寒症。在異地患病是人生最痛苦的事，可是在當時却有人看護

我，侍候我，安慰我，給我以只有孩子在慈母的懷抱裏才能體會到的溫情。

病勢來得很凶，溫度總在一百零四度左右，我有一星期神志不清。嫻嫻放棄了伴舞的工作，不顧假母的辱罵，衣不解帶的日夜在床畔侍候我。

一星期後，我的神志比較清醒了一些，熱度也退了許多。一天晚上，已經是深夜十二時，當我從睡夢中醒過來的時候，張開眼看見嫻嫻還坐在我床旁的椅子上在看抗戰畫報。

『文，你醒了嗎？肚子餓不餓？我在洋油爐上給你煨了一些稀飯，你想不想吃？』她聽到我翻身的聲音，回過頭來看見我醒了，就柔聲的向我說。

一股熱氣直衝入我的心頭，兩行感激的熱淚幾乎湧了出來。

『嫻嫻，你這樣的待我，我也不知該怎樣說，才能表示我內心的感激，就是我的親妹妹也未必肯在這麼夜深人靜的時候還在侍候我。你爲我放棄了工作，挨罵，受氣，並且你看你自己也瘦多了。』

『文，不要說這種話，同是流浪在外邊，應該互相愛護，互相幫助。並且你平時不因我是一個舞女而看不起我，教我讀書，看報，現在我盡這一些小小的義務是應該的。』

一月後，我的健康漸漸的恢復，我對嫻嫻由感激而生愛，由愛而訂婚。當時我的境况很壞，根本沒有力量可以和她結婚。可是我們訂婚後，她就放棄了伴舞的生涯。並且在我倆微小的儲蓄中，還提出五百元給她的假母，脫離了假母女間的約束，恢復了嫻嫻整個的自由。

由朋友的介紹，給我有一個機會代表一家鋼鐵廠到香港去向兵工器材公司的採辦處接洽一筆兵工器材的買賣。要是這一筆交易成功，我就可以有和嫻嫻結婚的費用和到重慶去的旅費。

快到中秋的季節，在太平洋治世，正是家家都忙着過節的時候。在這亂世景况就大大不同。國軍正從徐州節節後退，武漢的形勢一天一天的吃緊，人心恐慌非凡，大家小戶都忙着逃難。可是我爲了要獲得和嫻嫻結婚的費用和到重慶去的旅費，也就顧不得一切，冒險赴香港一行。

臨走的前宵，我倆在中山公園的河畔話別，在月光之下，我緊握着她的手，兩人默默相對。

「姍姍，明天早晨我決定動身到香港去，最多一個月就可以回來。倘若此行成功，回來我們就可以舉行婚禮，萬一我走後，武漢發生變故，無論如何，你得在這裏苦苦的等候我。無論怎樣的艱苦，我總要設法回來看你的。」

「文，我知道，我信任你。」她說着這話，淚珠滴在我的手背上。我曉得現在我是她在異地唯一的知己和親人。要是我走後武漢發生變故，一個孤獨的十七歲的女孩子，在這舉目無親的異地，她的前途真是不堪設想！

臨別的時候，我交給她法幣三十元，作為她一個月的費用。萬一武漢發生變故，這區區三十元不知要做她多少月的費用了。

命運的作弄人，真是無微不至。我到香港不到一星期，將要代表鋼鐵廠和採辦處簽訂合同的時候，敵人突然在大鵬灣登陸，廣九路就此斷絕，接着粵漢也就相繼淪陷。我就坐困在香港，而姍姍是被困在武漢了。

因為粵漢的淪陷，貨物無法由港內運，訂購兵工器材的談判就此擱淺。在香港住了一個多月，鋼鐵廠給我的旅費漸漸的花完了，住在香港簡直是無法可想，進退兩難，結果只得悄然地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後，心亂如麻。在這武漢淪陷之後，兵荒馬亂，不知姍姍在武漢如何度日！我想把我和姍姍訂婚的經過告訴父親，可是他是一個守舊的人，要是他聽到我和一個舞女訂婚，必定會堅決的反對，心裏更使我起了一層黑雲。

到上海快到三個月了，可是姍姍的音訊仍是石沉大海！一天晚上，我正在自己的房內苦思姍姍的時候，從外面回來，喜氣洋洋地跨進了我的房間。

「三兒，今天我有一件事要和你談談。今天晚上我在新華錢莊吃飯的時候，王經理對我說，他很想和我結為親家，看他的意思很看重你。你今年已經廿一歲了，年紀也不輕了，也應該成家了。」

「爸爸，我不想結婚。」我想到在漢口為我受苦的姍姍，使我心裏更痛苦。

「王經理的二小姐今年才二十三歲，才貌都很不差，並且她家裏有一百多萬的產業。你和她結婚後，對於你的前途非常有幫助。要不是我和子翁有十多年老朋友的交情，他也決不肯這樣爽直的和我說，有少人家向他二小姐說親，都給他拒絕了呢。」

「爸爸，我不願意娶有錢人家的女子，我……」想把和姍姍訂婚的經過告訴他，可是總鼓不起勇氣。「人家看得起你，你不要不識抬舉，我是爲你着想，我已經答應子翁了。」這好像晴天一個霹靂，形勢像火山一般，一觸就要爆發！在這嚴重的狀態下，不允許我不把事實告訴他了。

「爸爸，我已經和一個女子訂婚了。」

「爲什麼沒有徵求我的同意隨便訂婚？她是誰？」

我就把我和姍姍在漢口認識的經過，以及她在我患病時如何盡心盡力侍候我的情形，據實的詳細地告訴他，希望能博得他的同情。

「我不允許你和一個舞女結婚，我們家裏不允許一個下賤的舞女做我們的媳婦，你一定要娶她的話，你不要認我做父親，你給我離開這裏！」

父親的個性我是知道的。他是守舊的，專制的。他的意志決定後，就無法挽回，要是我的生母還在，或許還有辦法可以補救，可是生母早已去世，繼母決不會幫助的。

第二天我就負氣離開了家，暫時住在一個朋友的家裏。

春又降臨到人間，我離開姍姍已經六個月了。一天晚上，從朋友那裏收到了漢口姍姍的來信。

親愛的文：

我不知道這封信能否到達你的身邊。你離開漢口後的情形一言難盡！聽說長江船已經通航了，我希望你接到信後立刻到漢口來看我一次。我住在呂欽使街八號張博生伯伯這裏。

你的姍姍章上

接到了姍姍的來信幾乎使我歡喜得發狂，雖然經濟的情形不允許我到漢口去，可是我終於變賣了訂婚戒指，在第二天下午就搭了日清公司的輪船到漢口去。

在漢口上岸的時候，身畔只剩了三塊大洋。在電話裏我通知姍姍我已經重返漢口。  
在法租界的安安旅館裏，我們闊別半年，歷盡艱苦的一對未婚夫妻又得破鏡重圓。

『文，我永遠不願再和你分離了，我的苦是受够了。爲了你我願意忍受一切的苦，可是你不要再離開我了。』她說着話，熱淚滴在我的衣襟上。她告訴我自從我到香港去後，因爲敵人在大鵬灣登陸，粵漢路就告中斷，多少人對她說我是沒有辦法回去了，也決不會回去了。他們勸她嫁給陳將軍，一同到重慶去過安樂的日子，不必再守候我了。可是她執意不肯，相信總有一天我會回去的，決不會拋棄她的。

『文，當漢口陷落的時候，我身邊只剩十塊錢。起先我寄住在法租界的一個女朋友芬的家裏。那時候難民都擁擠在法租界裏，物資發生恐慌，尤其是菜米的一類東西頓時暴漲了二三倍，芬的境況並不好，所以我也不忍吃她的飯，每天就在湖北麵館裏吃兩碗麵充飢。她們勸我出去跳舞，以維持生活，可是我不肯。文，我已經和你訂婚，我決不能再過那種生活，丟你的臉。所以我願意忍受一切的痛苦守着你，等候你回來。文，我沒有做錯嗎？』

她說着那話時是那樣的嬌憨可愛，我被她感動的流下淚來。她在那種艱苦的環境下，雖然沒有錢花，可是我給她的訂婚戒指還戴在手指上，慚愧的我已經因買船票而變賣了。結果她還是把她的訂婚戒指交給我，叫我變賣了暫時做零用。

『我住在芬的家裏有二個月，身邊十元錢已經都花完了，可是你還是音訊杳然。長江船還是沒有通航的消息。那時我的心真如油煎一般！幸虧在那個時候，張家伯伯看我可憐，認我做義女，叫我到他姨太太家裏幫做雜事。到他家裏後，張家伯伯待我倒還不差，他那位姨太太可真不容易侍候。她是抽大烟的，每天晚上叫我在她烟榻旁侍候她，拿茶拿烟，搥腿搥背，直弄到早上三四點鐘還不給我睡覺，這種生活一直使我過到今天。可是我還是感激他們，要是他們不收留我，恐怕更不堪設想了！』



她一口氣把話說完，還是笑容可掬。我靜靜的聽着，簡直沒有辦法可以安慰她，心裏只感到慚愧和痛苦。很明顯的，她所受的痛苦完全爲了我，可是我父親却說：『我不要下賤的舞女做媳婦！』這使我內心更悲痛。

我到漢口後，因爲經濟沒有辦法，還是不能和她結婚。她依舊住在那個姨太太的家裏，過着牛馬般的生活。我暫時住在難民區一個朋友家裏，等候機會謀事。幸虧在漢口不到六個月，我就找到一個職業，在一家香烟公司裏做營業員，經理先生很仁慈。經過四個月的勤苦操作，我已升爲副營業主任，待遇提高，於是我就有了結婚的力量。

在二十九年國曆元旦，一對歷盡艱苦患難的未婚夫妻，終於能够在漢口的天星飯店舉行婚禮了。

婚夕，天空飄着大雪，大地一片銀色。洞房裏點着熒熒的花燭，大盆裏燒着溫暖的炭火，新房裏是一片柔和的綠色。新床上鋪着粉紅色的綉花被，桌上放着四盆精美的菜肴，酒杯內盛着淡紅色的葡萄酒。我們面對面的坐着，良辰美景，我倆真好似飄然在仙境裏。

姍姍已經脫去了銀紗色的禮服，換上了一件粉紅色的綉花旗袍。她坐在我對面，微微的向我笑着，我把她拉到我的身旁坐下，輕輕地向她說：

『姍姍，我不知怎樣感謝你待我的一番情意。』我說了這句話，不知爲什麼熱淚突然從眼眶裏流了出來。她用手絹替我揩去了淚珠，把臉偎着我。

『文，我現在是太興奮，太快樂了！你爲什麼難過？我的辛苦已經得到今天的收穫，我是心滿意足了。只要你答應我從此永遠不離開我，天長地久，我們永遠在一起，生死相共，患難相共！我祈禱上帝使我們世世成爲夫婦。』我覺到她心裏在跳，淚珠含在眼眶裏。

我把她拉到花燭的前面，我倆並肩的站着，我低聲的祈禱着：

『海枯石爛，願上帝永遠使我倆在一起，在上帝面前我立誓我永遠愛她，保護她，不離開她，我倆雖非同日生，願在同日死，我們務必生死相共，患難相共，倘有違背誓言，願受天神任何懲罰。』

「姍姍聽到我立誓，紅暈的臉上含着笑容。

『文，你待我太好了，我不知配不配做你的賢慧的妻子？』

『姍姍，我們不要談客氣話了，今天你也够累了，我們在床上慢慢的談吧。』我拉她坐在床上柔聲地對她說。

那天晚上，姍姍顯得格外的嬌艷，格外的天真可愛。她告訴我她童年時代的情景，祖母怎樣愛她，父親早亡，母親改嫁，她怎樣被騙到漢口來。她的假母逼她學會了跳舞，到舞場裏去當舞女，在舞場裏，爲要保全自己清白的身體，是怎樣受盡舞客們的嘲弄和欺侮。在舞場裏，不管生張熟魏站在她面前，就得陪他們跳，跳到脚尖上都是泡還得陪他們跳。倘若不肯順從舞客們的意思陪他們出去玩，就會遇到種種的嘲弄和侮辱。他們在舞女身上花錢，無非是想她的身體，誰是真爲跳舞而來！她在漢口是舉目無親，在假母的壓迫下，只得含着淚珠陪着笑臉去應酬那些有錢的舞客們。可是她爲了寧死不賣身，受盡了人間的嘲弄和痛苦。舞女真不是人幹的！她說到那裏，熱淚濕透了我的內衣。我柔聲的安慰她，現在既已脫離苦海，何必再去回憶它，將來也決不會再上火山。我並且答應她以後必定帶她到故鄉北平去尋訪她的祖母，使她重叙天倫之樂。經我再三的勸慰，她才慢慢的止住了哭泣，漸漸的倒在我的懷裏睡着了。

結婚後的小家庭生活是非常幸福的，我除辦公外，我倆簡直是形影不離，深居簡出，在家裏我彈琴，她唱歌，過着琴瑟之好，畫眉之樂的日子。沒有一個朋友不羨慕我們，稱贊我們。可是敵人在漢口的殘暴，狠毒，橫行無忌，使我倆小小的心靈中，總是感到莫名的痛苦。

不幸最後惡鬼的魔掌終於伸到我們的頭上來了！我在香烟公司裏工作了兩年，營業一天一天的發展，敵人的烟業大受影響，簡直無法可以和我們競爭。敵人在莫可奈何的情形下，就用他們最毒辣的手段來『收買』。

在敵人的區域裏是沒有『營業競爭』四個字的。統制，收買，封鎖，是他們最能幹的手段。我們的烟廠就在敵人強迫收買之下犧牲了。而我也再度遭到失業的打擊！

失業已經六個月了，還是找不到職業。微小的儲蓄漸漸的用盡了。漢口沒有辦法再住下去。在一個仲春的早上，只得變賣了傢具，帶着珊珊重返故鄉的上海去。

春又降臨到大地，要是春帶給人間溫暖的話，至少淪陷區的春是淒涼的。春光雖依然，可惜江山已變色。不願做順民的人，無論春光多好，只好在暗無天日的下面，過着痛苦的生活。

回到上海後已經八個月，我還是找不到相當的職業。既不願做傀儡政府的走狗，又不願向專制家庭求婚，我寧可在飢餓線上掙扎。

寒冬到來了，珊珊身上只穿一件單薄的襪絨旗袍，而我身上只剩了一套破舊的西裝。每天我垂頭喪氣回來的時候，珊珊總是笑臉相迎。在這殘酷的世界裏，她是我痛苦心靈中唯一的安慰。

一個下雪天，我足足跑了一天才由朋友的地方借到一百塊錢。回家的時候，已是萬家燈火；雪下得更大。飢火在肚中燒，想到珊珊已經兩天沒有吃飯，使我熱淚和雪片溶化在一起。跨進亭子間的房門，看見珊珊坐在床上垂着頭在流淚。

『文，這樣冷的天氣，下着這麼大的雪，你爲什麼這樣遲才回來，把你凍壞了吧。』她聽到我的脚步声，立刻抹去了淚珠，用笑臉來迎接我。

『珊珊，你肚子餓壞了吧。』看見她那種強顏歡笑的神情，更使我傷心。

『不餓，今天我已經買了一些菜，飯早已燒好了，我還給你燒了幾隻你喜歡吃的菜，我等你回來一同吃。』

『珊珊，你那裏來的錢買米和菜？』

『文，你肚子一定很餓，我們吃了飯再談吧。』她以懇求的口吻向我說。

『我們家裏的東西都質當完了，你上海又沒有朋友，我要知道你的錢從什麼地方來的。』

『文……』她沒有說，淚已滴了下來。

『珊珊，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有些着急了。

『我不忍你爲了我再過着這種痛苦的生活，我覺到我也應該盡一些力。今天我在路上碰到徐先生，他是我以前在漢口做舞女的時候的舞場老闆。他看見我衣服單薄，形容憔悴，他……他勸我在他南京新開的舞場裏暫時幫幫忙。』

『你答應了沒有？』

『是他借給我的錢。』

『你明天把錢退還給他，我不要這種不清白的錢。我寧可死也不願你再做舞女！』我說着這話，把借來的一百元鈔票丟在桌上。

『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恐怕不容易兩全了呀！我不願你再在這惡魔的區域裏過這種非人的生活。』

『你忘記我們洞房花燭夜的盟誓嗎？我們應該生死相共，患難相共，永遠不能再分離。』

『我現在感覺這是我的自私，在這國難時期，一個有爲的青年應該貢獻給國家，不應該留在女人的懷抱裏。』

『姍姍，我不願意聽你的高調。你窮昏了嗎？看見了錢就願意出賣你的靈魂嗎？唉！舞女究竟是舞女，沒有靈魂的女子，賤貨！』

姍姍聽到我的辱罵，並不反辯，一對美麗的大眼睛向我注視着，眼眶裏充滿了熱淚和光輝，好像想向我哭訴，又好像激勵我，可是終於倒在床上泣不成聲。我不知自己爲什麼發這麼大的氣，或許是我太愛她吧。奇怪的是我覺到我的理由很對，不願意向她道歉。

時間已經夜深十二時，晚飯都沒有吃，姍姍在床上好像是睡着了。我把一條破薄被替她蓋在身上，自己也和衣倒在床上昏昏入睡。

第二天早上醒來的時候，大雪已經停止，陽光從窗外照到我的臉上，有些耀眼，發覺破被已經蓋在自己的身上。我後悔昨天晚上的話太激烈了，我想向姍姍賠罪，回過頭來發覺姍姍已經不在我的身邊。急忙從床上跳起來，突然發現桌上放着一封信。我急忙拆開來看，只見上面寫着：

親愛的文：

命運注定我們應該暫時再作分離。在這個大時代裏，應該把每個青年都貢獻給國家，不應該把他留在女子自己溫暖的懷抱裏。以前是我的自私，幸而我能及早醒悟，我決不應該因愛你而害你，所以我情願犧牲我自己，成全你回到自由祖國的懷抱裏去，做一些對國家有益的工作。

請你放心，我決不會出賣靈魂的！在武漢淪陷的時候，我爲了你什麼苦都忍受了，難道我今天做了你的妻子，還有什麼苦不能忍受的嗎？無論你在海角天涯，我的靈魂永遠是縈繞在你的身畔。我們的身體雖然暫時分離，我們的心是永遠在一起的。

去吧，文！等你跟國軍一同回來的時候，我一定在碼頭上放開雙手來迎接你，那時候才是我們幸福真正的開始。

信裏附有五千元支票一張，這是我簽訂一年合同的定洋，請你拿去做到重慶去的旅費吧！

祝你

爲國珍重！

永遠愛你的姍姍淚上

看完了信，我心中雖如刀割，感到無限的悲痛，可是已經沒有酸淚，只有熱血。我所傷心的是我錯怪了姍姍，我感到光榮的是我能够得到這樣賢慧的妻子。姍姍，一個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舞女，竟能這樣犧牲一切，赤心愛國！我身受大學教育的一個青年，難道還可以醉生夢死而不忠心爲國服務嗎？受了姍姍的激勵，由於她的資助，使我能够脫離魔窟，回到祖國自由的懷抱裏來。可是她爲了我，也可以說爲了國家，含恥忍辱的又跳上了她所最痛恨的火山。國恥家仇惟有拿血才能洗去！

當我眼睛閉着的時候，眼前就覺到有一對美麗的大眼睛向我注視，眼眶裏是充滿了熱淚和光輝，她好像在我哭訴，又好像在激勵我。

『去吧，文！等你跟國軍一同回來的時候，那時候才是我們幸福真正的開始。』這個美麗的聲音永遠是縈繞在我的耳邊。是她使我得到新生命，是她使我能够萬里長征到今天。



恩平和我 麗芳

——九週紀念徵文中選第四名——

今天是九月二十八日，我倆結婚六週年的紀念日。

天是陰陰的，整天下着苦悶的雨絲。從窗口吹進來的風，帶着一點涼意，顯然的，秋已來到人間。小明在他的小床上，睡得很甜，當我抬頭望見壁上恩平的遺像，聯想起以後一串漫長的悽苦的歲月，心頭一陣酸疼，淚珠兒一滴滴從我的面頰上流下來，落在小明的嫩臉上……

恩平和我，是在同一個山城中長大的孩子，兩人的相識過程，是十分自然而有趣的，不會受到一點外力的撮合。八年前的春天，我們共在風光綺麗的杭州唸書，我們的友誼，隨着時間的進展，不久，我們無條件的深愛着，我們為純潔的愛而高歌。我們相信，愛不是罪惡，它會給我們帶來了幸福。

我愛恩平豪逸的心情，良善的心腸，他比我大兩歲，中等的身材，平平的貌容，我為甚選上了他，我說不出一點主因，也許是他蘊藏着的豐富的熱情吧！我的美麗，我的風度，會引得多少的男同學向我癡心的求愛，說也奇怪，恩平沒有向我獻過媚，沒有贈我什麼紀念品，信上也只談一些平淡的話，除說我性格和聰明外，並不會讚美我的漂亮，我們經過一年的友誼，我發見了我的秘密，我的心愛上他了。

一些微小的因子，往往給一件美滿的事帶來許多的阻撓。照理說，我們的相愛，不應該有甚麼不如意的的事，事實上，我的爸爸是我好夢的破壞者，恩平的媽媽也不贊成我們的結合。我的爸爸說恩平的人材不出衆，他的媽媽却說我的樣兒太時新，太小姐氣，做不了家事，吃不下苦。我們的愛苗，在當時是經過幾度摧殘的。

恩平的父親死了好幾年，家中只有一個固執的老母和一個小妹妹。他這個在風雨中飄搖的家，是需要一人去支撐它的。他的媽媽希望他高中畢業後，在家中守家。恩平自己非常堅決的表示，他不願意做一個和平的家鴿，他酷愛着大海洋上翱翔的海燕。我，暗地裏鼓舞他去完成他那遠大的懷抱。誰都是自己燦爛前程的創造者，年青，正是創業的時候呵！

一九三九年的秋天，我們在金華旅行中結了婚。我們簡單的儀式，受到許多人們的非議。結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尤其是我們女人家，應該熱鬧一番才是。爲了節省一點錢，我們沒有請過樂隊，不會在禮堂上舉行過華麗而隆重的婚禮。我們結合時，我的爸爸仍在江西，沒有寄一點錢來，恩平的媽媽顯得不大快樂，因爲恩平熱愛着我，一切不快的景象，我倒也釋然。

在新婚熱愛中，只有兩個月的光景，恩平就別我去內地升學了。我在恩平的家中，我會下過很大的決心，要把這個家穩定下來，我對婆婆非常的孝敬，一切都尊從她的意思，我願在這裏面獲得雙方的諒解，讓她知道她的媳婦，不是她想像中的人物。因爲恩平的媽始終不肯相容，我只得痛苦的離開了她，自己懷着一種新的希望，爲了求自己將來的獨立，我考進了醫專。

恩平走後一年，故鄉淪陷了，我在逃亡中過日子，受了戰爭的影響，我們會一度失去了聯絡。等我醫專畢了業，算起我們的分別，已經四年了。恩平的媽媽因受不了苦，兩年前在鄉下病故，他的妹妹不知下落，我的家裏，生活也十分艱苦，爸爸媽媽蒼老了，弟弟失學了，一切的一切，都不能和以往的日子相比了呀！破碎的家，已失去她留戀的價值。在愛的鼓勵下，經過半年的準備，我終於完成了內來的心願，在那炎熱的七月天，我獨個兒帶着兩件行李，風塵僕僕的，在路上整整的走了一個月。

當車到了K地車站，天色已漸漸黑起來了，我的心跳得很厲害，下車後，我在人羣中找到一張最熟悉的面龐，我不自主的跑到恩平那面去。我們在綠蔭下緊緊的依偎着，兩人暫時都說不出話來，只用洋溢着火一樣的熱情的眼睛對望着。在路上，我們談着別後的一切，談着談着，爲了過於激動，我的熱淚不斷的流了下來，恩平的眼睛也濕了……

殘暴的敵人蹂躪了我們的家園，流落在異鄉的遊子，在外面得不到一點家的溫暖，日常所遭遇到的難題，都要靠自己來解決。總算是幸運的，我來後不久，就在恩平學校不遠的一個醫院中找到工作。我們相隔八華里，每星期作一次富有情趣的歡聚，兩顆心心相印的心，給我們帶來無比的慰藉。

真所謂別時容易見時難，歡聚不久我們又要離別了，恩平告訴我他要加入遠征軍。我能不能鼓勵他去？苦難的國家，正需要大批的青年男女去担負起歷史所賦予大家的使命。我是他的愛妻，他是我的丈夫，我們是苦難中的夫妻。當初，我捨不得恩平去印度，但仔細想想，我覺得我太自私了。爲了來日更大的歡樂，爲了恩平的前途，我應該安慰他，我更應該去鼓勵他。我想，這不過是暫別，抗戰一結束，我們就可以重見的。

恩平出發前，他特別請了幾天假，我們一起同居了一個星期，我們歡愛的幸福的度着每一刻鐘，我們談論着我們的不久將來的計劃，我讓恩平在我身上獲得心靈的滿足。有一個夜裏，當恩平溫柔的擁抱着我，我們的唇像火花一樣的接觸在一起，我覺得我渾身在他的臂上顫抖，陶醉在他的懷裏，我曾滿心歡喜而含羞的告訴恩平，說我已經有了三個月的身孕。當他的手在我的小腹上感到似乎有嬰孩在跳動的時候，很驚喜的說，他希望生一個像我的男娃娃。我呢，我說希望生一個像他的小妹妹。兩人在床上談得很興奮，說到一些會心之處，兩人却不自禁的吃吃的笑了。

去年七月，衡陽淪陷後，湘西的時局突然的緊張起來，我由K地到了貴州的鎮遠不久，敵人又在獨山方面發動攻勢。那時我像是熱鍋中的螞蟻似的，急得要命，經恩平一位朋友的介紹，很幸運的搭到不花錢的車子到了重慶。因爲身體受了震動的關係，路上就開始了陣痛，當車到了市區，我已有臨產的現象。在



夜色蒼茫中，經同車的人趕緊把我送進市民醫院，不到四個小時，我就分娩了，小明就是聖誕節的產物，我和恩平的愛的結晶。

英是我醫專的好友，她特地從北碚來接我出院，出院後，就住在她的家中，休養了一個月，又經英的介紹，我和英成了同事，共在一個醫院中工作。滿了月，我和小明合辦了一張相片就寄給遠在異國的恩平。我的信裏說，小寶寶滿了月，有十磅重，身體很健康，生得很可愛。他的輪廓像我，有一張很好看的小嘴，最有趣的是他那兩個像他爸爸的小酒窩……。

我常常從綠衣人的手中，取得一封封恩平的信，裏面寫得甜蜜極了，熱烈極了。他那進取的心，耐苦的生活，使我更敬愛他。我愛讀他充滿異國情調的文字，軍中趣聞的隨筆。我高傲，我有一個軍人的丈夫，我在夢中，會看到恩平成爲一個新時代的戰士，駕着坦克在原野上奔馳。

八年的艱辛，帶來今天勝利的狂歡，我們的民族，已經走盡了黑夜的盡頭。黎明了，太陽就要出來！我和恩平的相會日期也快到來了。當恩平想到這歡聚的一天，該是多麼的快樂，見了可愛的小明，又該是多麼的快樂。

一天傍晚，恩平從雷多奇來一封信，說他們就要返國，在待命中。當我看到報紙上，畫刊上刊出首批車輛由史迪威公路安全的駕抵昆明的消息，我興奮得幾夜睡不着。真的，我在天天想念着我的恩平。

我微笑的愉快的期待着。爲了恩平的來，在醫院附近另租了一間雅緻的樓房，四周的環境很幽靜，我想恩平見了這帶詩意的境地，一定會歡喜的。我在工作之餘，或在夜裏，當小明安睡後，我趕做兩件小明的新衣，一件恩平的睡衣，我去理髮室重新燙了一次頭髮，我添了幾件傢具，預先還買了一些吃的東西。這一切，都是爲了恩平。這次恩平一路上來，精神上一定是很困頓的，我要他在這風景秀麗的地方，過幾天幸福的日子。我要他好好的休養一下。

英和同事們都愛開我們的玩笑，我表面很尊嚴，暗地裏實在是高興得很。嬰孩長得多快，不到十月的工夫，小明長得很可愛了，醫院裏的人，沒有一個不愛抱他。當恩平一旦見了，一定有說不出的歡喜的。

上個月，小明會張開一張可愛的小嘴喚爸爸和媽媽了。那幾天，人家逗他玩時，總是說：『明明，你爸爸回國了，爸爸來抱你，買糖給你吃。』小明也像欣聞他爸爸回國的消息，小臉笑得多麼的甜；兩隻小手，兩隻小腳不停的在揮舞着，嘴裏喚着爸爸，睜着一雙明亮的眼睛，樣子是多麼高興哪！

像一個晴天的霹靂，我的手拿着一張電報紙在發抖，我受不了這樣大的打擊，恩平真是覆車死了嗎？不，決不。我身體支持不住，倒下了。醒來的時候，我床的四周都是慈祥的友情的面龐，他（她）們在勸慰着我，當一個人在絕頂痛苦的時候，言語的安慰所產生的效果真是微小得可憐。沒有恩平，我的精神沒有了寄托，六年來在外到處流離顛沛，爲的是甚麼？恩平去了，我活着有甚麼意義？想着想着，我的心兒片片的碎了；我狂了，我瘋了，我抹去眼淚從床上掙扎起來，我要立刻去恩平覆車的地點，去看看他的屍體。讓我一起去吧，主意打定，心兒覺得輕鬆了許多。院長牧師怕我發生意外，叫她們來看守我。

夜半，我偷偷的起來，燃了一支燭，懷着沉痛的心情，在這淡黃的燈光下，給陸牧師和英們一封信，我希望他們爲了我們幾月來的感情，請他們把小明好好的養着，不然，誰要，就送給誰好了。心太難過了，我的淚水遮住眼簾，迷亂的心，不知手在紙上寫些甚麼？我彷彿在黑黑的角落裏，看見恩平躺在血泊中，眼前一片黑暗，我無力的倒在床上。

天微明的時候，我提着一隻旅行袋，茫然的走向大門，當我經過英的窗口，聽見小明的哭聲時，心中不覺酸痛起來。他不是在想念他的媽媽嗎？我想進去抱他一抱，餵他一頓飽，並且讓我在他的嫩臉上，親最後的一次嘴，但同時，我又怕因此走不成。心一橫，低頭走了兩步，淚兒像潮水般的湧出來，母親的心腸畢竟是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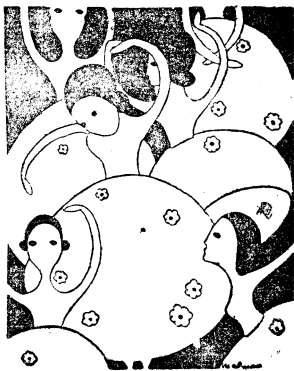
我終於被英她們從車站拖回醫院，經院長和陸牧師們的一番勸，我不自覺地起了一點心理上的變化。我答應他們不出走了，英她們好像表示不信任的樣子，整天守在我的房裏。這天是星期，禮拜堂聖潔的歌聲，深深的感動了我的心，使我在歌聲中記起了耶穌救主的一句話：『忍耐的人們呵，你們是有福的。』我病了二十幾天，我的臉失去了少婦特有的鮮豔的色彩。我照照鏡子，像是老了十年，爲了我的以往

的深愛，爲了小明！我死不得，我要活下去，勇敢的活下去！

可愛的小明，是我唯一的安慰者了，每當我每天把他抱在懷裏，輕柔的接觸着他那鮮嫩醉人的肌膚，我似乎在他的臉上，嗅到自己本質上最純潔的氣息。我要把這個不幸的孩子，撫養成人，我這一生的希望，就在這上面了。我要利用我的力量和母愛，去幫助小明來日在生命上得到成功和幸福。

謝謝各地具有母親心腸的友人們給我的同情，慰勉和友情的溫暖，但我拒絕了他們和她們物質上的援助。我年青，我有工作，我的目前生活並不艱苦，我也不怕生活的艱苦。我不願依賴別人，我要做一個自由的人。唐吉訶德說過這樣的話，自由是人的最寶貴的財產，能不依賴別人，而有上帝賜給他一片麵包的人是幸福的。我相信這話，我要做一個這樣的人。

當我和恩平熱戀的時候，我會這樣想過，像我倆這般的相愛，即使人生的旅程是悲苦的，我們的心中有着快樂的園地。愛神的羽翼，會遮住烈日的光芒，猩紅的吻，會醫治生命的創傷，甜蜜的擁抱會忘掉人生的愁苦。一對真情的配偶，正是人羣中的好花朵，美麗而芳香。我和恩平結合後，我覺得我們的生活異常的豐滿，在我們的心裏，充滿着熱愛，和生命的活力。我們期望着未來的幸福和光明，誰會料想到美滿的開端，命運却替我們安排下這一幕人生的悲劇呢？



# 戲劇人生

朱棣

——九週紀念徵文中選第五名——

和小妹一起從市場回來，看見路口有幾個工人，扛着梯子，提着漿糊桶，拿着一捲花花綠綠的紙張，正預備往隔壁高高的院牆上刷廣告。小妹說：

『你看，又是××劇團！』

這是一個成立不及半年的藝術團體，實際只是一個由偽方支持的宣傳機構。曾以重金在某機關報上公開徵求劇本創作，內容限制自然離不開那一套『中日親善』，『共存共榮』！入選的劇本公演了，成績如何可想而知！若沒有後台，這劇團早已壽終正寢，支持不到今天。這次，主持人突然聰明了，新聘了幾位程度較高的演員，改變作風，革新陣容，首次公演雷雨。這些花花綠綠的紙張，就是爲它宣傳的廣告。

『我奇怪他們爲甚麼演雷雨。那些徵來的劇本呢？』

『大概鎖在箱子裏都嫌佔地方。』小妹說。

我笑笑，回頭看看他們剛剛刷上一半的廣告。

『這次的廣告上還有相片。』

『聽說那女主角很漂亮，我們去看一看。』小妹一面回過頭去看着廣告，一面說。

『等這幾個工人走了再去。』

『不，不對！』小妹索性站住了，仔細看着那相片說：

『我覺得那人有些面熟……』

她一直跑到那廣告前面，我也只好跟過來。

『這就是他們的台柱子，文娜。你看，像不像培華？』

培華？我立刻想起了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大大的眼睛，腮上淺淺的兩個笑渦，兩條黑黑的辮子，活潑，天真，是小妹在小學時的同班好友。她常和小妹一同回來，玩到晚飯後由我送她回去。小妹喜靜，她可正好相反，時常作弄我和小弟。後來，她隨着父母遷居青島，到現在有七年多了。自事變後，不通音問，也有四年了。看相片中人的年齡和她相近。只是培華的性情，怎能適於演繁漪？

『眼睛和臉龐都像，』我說：『只是神情不對，沒有培華那樣活潑。』

『這是演戲啊！』

『也許她已經轉變了，否則也不會到這樣的劇團裏來出風頭。』我淡淡的回答了一句。

我突然想起青島淪陷後，她的父親也曾煊赫一時的做過什麼偽組織的要員，後來又沒有了消息，說不定她的思想也隨着父親的行動而轉變了，這很有可能……

『我想去看一看。』沉默了半晌，小妹突然說：『雖然我沒有興趣去看這樣的一個劇團上演。』

『入場券兩元，未免太冤枉。』

『我去找欣如，她和凌風很好，他們話劇界的人，一定能有辦法。』

『就是知道了真是她，又能怎麼樣呢？』

『我不信她肯給敵人做走狗。她和她父親向來是不和的，她大哥現在又在內地。』

『這會兒的世事，可是說不定的。』

『你對她認識不清楚，不能這樣說。』

『長過，多少在事變前抗日最激烈的人，現在一樣做了爲政府要員！就像××，我不知道他現時寫着中日親善的文章，與當年發表擊滅倭奴時的心理，是否相同？』

『有好多人是爲了經濟問題，家庭的牽累……』

『可是也有好多人是毫無理由的！只是做漢奸，物質享受上充裕些！』

『培華的家境還壞麼？』

『所以我才說她思想轉變！否則，憑她的聰明和才幹，做甚麼不可以呢？』

『若果然是她，我一定要把她拉出來。凌風他們的劇社才是真正的藝術團體！』

『那就要看她進這劇團的真正動機何在。』

小妹沒有回答。

距離出演日期還有兩天，小妹居然從欣如那裏找來了一張包廂票，一定叫我陪她去。好在雷雨不過是雷雨，既沒有建設東亞新秩序，又不宣傳中日親善，看看也無妨礙！要是演員技術不够水準，我也只當做去拜訪朋友沒有見到，反而和旁人談了半天閑話，空耗了我一晚上的光陰。

到了這天，我們準時出席，劇院中人却不多。在一個唱京戲的園子裏演話劇，自然不易得到好效果。觀衆，侍役，小販，都本着一貫的作風，吵啊！鬧啊！虧得我們坐的是包廂，否則連看都無法看。

上演了，觀衆還陸續的來着。

小妹聚精會神的只等候繁漪出場，我則因爲討厭飾四鳳的那位小姐的動作，回轉頭去在觀衆中找尋熟人。樓下的人，我看不清，樓上人數較少，正在找着，有人說：

『只你們兩個人來嗎？阿梅？』

我和小妹同時回過頭來，却是欣如，後面是凌風。

『坐在这裏好嗎？』小妹問。

我把位子讓給欣如，自己和凌風坐在後面。就在我們忙於寒暄的時候，繁漪已出場了。聽她一開口，

我記起了那熟諳的聲調。小妹只默默的注視着台上，沒有理會欣如和她說話，欣如回過頭來對我說：

『人都說文娜漂亮，果然把阿梅都迷住了。』

我笑了笑，凌風接着說：

『她本人比化裝還美。』

『你見過她嗎？』我問。

『嗯，見過兩次。』

『她表情不壞。』

『不錯，她本人就很沉靜。有人說她神秘，因為她有時候也很活潑，健談，平日可總不聲不響。這裏沒有人知道她的身世，她也沒有一個親密的朋友。』

從小妹的神情，我見到的事實，以及凌風對她的一段描寫，都令我不能否認她是培華。不過，培華姓李，為甚麼改作文娜？隱姓埋名，不提往事，轉變性情，都必有原因在，我也沉默了，而開始感覺到她的轉變的與我的吸力。真正被迷住的是我，不是小妹。

文娜是全劇中最成功的演員，其次是飾樸園的劉奇。第二天，各報上都登滿了對文娜的頌詞。有一本畫報上還登了一張她和劉奇的合影，在另一本上則登了張她在東京念書時的相片，穿着和服。如此看來，她是去過日本的了，則在這劇團裏原不足怪。受過日本教育的人，思想自然容易轉變，小妹也不再堅持她的意見，又加以各方面關於文娜的風流韻事的傳言日多，小妹漸漸的把她忘了。相反的，她在我腦子裏的印象却隨着她的成就與日俱增。

一天，和兩位同事在新月食堂晚餐，她姍姍的和劉奇自對面走來。我注視着她，她却毫不理會的過去了。我睨視着劉奇，突然感覺到一陣失意，『為甚麼我不會演話劇呢？』

其實，我儘有機會和她接近，只是我自己把它們都放棄了。每月一次的××招待會，××雜誌的文藝聯歡會，都有不少劇人出席，只是我太羞澀，不敢在衆人面前出現，惟恐人會給我介紹：『這是朱棣，×

××的作者。」那篇東西簡直要不得！人却偏說它是我的傑作！真不懂當初我爲甚麼要把它發表？不過，現在却幸而有這篇發表過的要不得的東西，這是我接近文娜的一級階梯啊！

我比較從前活躍了，雖則在所有的聚會中，我仍是默默寡言的。凌風劇社公演日出，有和××劇團挑戰的意思。公演之前，招待故都全體劇人，文化工作者。我懷着激動的心情出席了。

文娜和劉奇一同來，她剛一出現時的態度是活潑而愉快的，和每一個熟識的人說着笑話，天真地笑着。我在一個冷靜的角落裏向她注視，想着她是否還記得我。將近八年，我的人或許有些改變，名姓還是一個。她却是人和以前不同，名姓也完全不同了。

我始終在遠遠的地方向她注視，却沒有勇氣走前去和她招呼。看她和人每說一句話，展開一次笑靨，都增加我一分痛苦，爲甚麼我不是他們之中的一個呢？我躲到圖書室裏隨手拿起一本書來看，屋中沒有旁人，靜得很，却有大廳中不斷的笑語聲傳來。半晌過去，我不知道我看的書是甚麼。這簡直像個囚犯在等候宣判，誰知我能否和她見面？會見之後又是如何的情景？爲甚麼我不能一直走到她面前，告訴她『這裏有一個人這樣的關心你！』告訴她『你所處的地位只能獲得暫時的榮耀，而且僅只是表面上的，將來會永被人摒棄於藝術圈外！』我只能懷着激情，躲在一邊，『機會是不能自己找上門來的，你這懦夫！』我想着，毅然地扔下書本，走了出去。

我又進了大廳，廳中人有新來的，有離去的，文娜仍是一個小羣的中心，凌風也在那裏。我看了看這邊，心中仍有些怯懦，不敢走向前去，却聽見人羣中有人叫：

『二哥，來聽我們的詩人講笑話！』

說話的是小妹的同學林英，她是作家羣裏年歲最小的。詩人是我的同班景迪。我走過來，這十多個人中，倒有四五個人不是熟識的。林英的介紹方式很簡單，不致令人難堪，她只提到每個人的名字，不下任何註解，因此也免去我的侷促不安。

文娜冷冷的向我點點頭，我却用眼睛告訴她：『我還記得你。』



直到茶會終了，文娜一直保持著沉默，沒有人再聽見她說一句笑話。

離開那一小羣，我立在後窗前，看着院中盛開的丁香，想着一些往事。一個輕輕的聲音在我旁邊說：

『我在聽候宣判。』

我頭也不回的說：『那是我，不是你。』

『只要你略作表示，我……』

『你以為我那樣卑鄙嗎？』我接過來說，仍是看看那樹丁香：『只要是你的意旨，我們可以把往事一筆勾消，對於我，你永遠是文娜。』

『謝謝你。』

那輕輕的聲音去了，悄悄的離開了人羣，沒有一個人知道。多少日子的痛苦，被這一絲安慰遮住，我帶着勝利的微笑，看着迷惘着的劉奇，和他們握手道別。這將是我永不能忘懷的日子，為我自己的前途，有了一條新開關的路線！

雖然人們對於文娜的私生活是極端蔑視的，尤其因為和她來往的那些中日要人，新舊名流，數目是那樣的多。他們有的是金錢，勢力，和名望！各方面論起來，我都沒有滿足一個虛榮心的條件。可是，我有一顆熱誠的心！就憑這一腔熱血，我要拯救文娜脫離這罪惡的生活。

不顧朋友們和小妹的勸告，我仍是盡力使我自己成為文娜和她的朋友們之間的阻礙。文娜覺察到我的痴情，而對我發生了好感，給與我一個和她單獨暗面的機會。我計劃着如何利用這寶貴的日子，預備好一篇講詞勸告文娜。誰知這暗面的機會真正到來，我又變成默默無言的了。我是一個拙於言辭的人，雖則我能用筆寫出十分流利的句子！

『阿棟！』仍是她先開口：『你簡直是我工作上最大的阻礙！』

『別夢想着救我脫離苦海，這是我自己情願跳進來的。因為你的痴心，我不妨對你直說。你總該記得我父親的行爲吧？就是流盡了我的血，也洗不淨他留給我的恥辱！他後來被日本人害了。我並不難過，那

是做漢奸的下場！爲了這羣日本人，我決定獻身爲國，開始我的秘密工作。這就是我所以更改姓名，在這紙醉金迷的場所中鬼混的原因。我知道這工作不易，危險，可是一想到這多少在敵人鐵蹄下受苦的同胞，我再不肯脫卸我的責任，父親的債，是要兒女歸還的。

『你這樣和我接近，於我們雙方都沒有益處，說不定你有一天也會受了連累！多麼冤枉？你若愛我們的國家，也愛我，就不要妨礙我的工作。這裏沒有甚麼可留戀的，趕快的全家內遷吧！後方有多少工作等着你們，你是不能做秘密工作的。』

我無話可說，而對於我往日對她所有的誤解，深深的感覺慚愧。

『暑假中走好嗎？我將給你幫忙一切。不要搖頭，也別拒絕，設若你承認你是愛我的。』

『好。』我無可奈何的答應了，雖則我不願離開這裏。

我辭了職，準備啓行。行前到天津住了十二天，料理私事，和明綏——我的摯友——話別，然後回來，進了家門，小妹的第一件報告就是：

『文娜被人刺死了，還有一個日本人。報上都沒有登，只知道她們剛下汽車，兇手先刺死了那個日本人，文娜一跑，兇手追過去砍了兩刀，日本人當場斃命，文娜是過後死的。』

『兇手呢？』

『沒有捉到。』

『那日本人是誰？』

『不知道，有人說是個高級軍官，是便裝的。』

我對於這裏，再沒有留戀了。

明綏來送行，也提到了這件秘密而公開的新聞。

『你知道兇手是誰？』

我搖搖頭。

『就是劉奇。』

『爲甚麼？』我很驚訝的問。

『醋海生波。』

『這個糊塗鬼！和日本人往來，原是文娜的工作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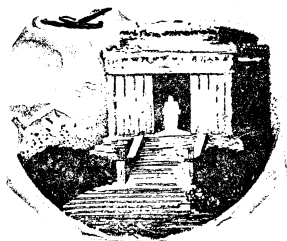
『怎麼講？』

『文娜是個受有命令的情報員。她的工作全被劉奇毀了，她的名譽也被這一刀斷送了！也許因爲她把戲演得太像真事，不過，我沒有見過像劉奇這樣鹵莽的人！』

『怎麼知道的？』

我苦笑着搖搖頭。

一個極有價值的生命，就這樣輕輕的斷送了。我們有多少事情，就壞在自己人手裏。我不恨劉奇，我恨這個紊亂的社會！人生如劇場，何必把事情看得這樣認真呢？



# 匪窟餘生記

何經恕

——九週紀念徵文中選第六名——

## (一) 懺語象徵了厄運

當我意識到大劫數快降臨貴州，要敲打人們生命之門的時候，我正在獨山担任中學的教師，學校裏正鬧轟轟地舉行二週年紀念，我們同學催促爲校刊寫了一篇文章，現在還記得最後的一段話：

『算一算，兩歲了！孩子究竟會不會成人呢？每個人都想問的！誰保得住獨山，誰保得住黔桂！才可以大膽地說一聲：孩子會成人的！』在當時這幾句話，大家都認爲寫得太不吉利了。

『國慶校慶的雙重慶典中，爲什麼還說些懺語呢？』幾個孩子在質問着我。

『孩子們：你們怎麼會知道呢！』說完了這句話以後，我悄悄地離開了學校。

半個月以後的深夜，我安靜地躺在草棚裏樓上的一角，嘖嘖很急的搥門聲把我從夢中驚醒，進門的是舅母，她以和婉的語調關照我：

『經恕：走吧！獨山不要留戀了！犧牲一切，走吧！隔壁的人都走了，敵人一來，你不是白白地犧牲了嗎？』

『不；獨山如果淪陷的話，貴州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國也完了，又逃到何處去呢？我不走了，舅

母，敵人來了，我就拚死吧！」

『經想：不要執拗，你還年青，你還有前途，國家還要靠你們的！』

談談說說，舅母幾乎嗚咽得不能成聲了，她像慈母一般地關切我，感動得我也流下淚來，這是我十年以來第一次的流淚，然而這那天也亮了。

### (二) 逃 難 的 伙 伴

大批老鼠在馬路上跑來跑去。

『世界不好了，老鼠滿街跑！』

不知是誰這樣叫了兩句以後，接着成羣的難民攜着行李，挑的挑，推的推，向貴陽，向重慶，向生之路逃去。

我和舅父，買了兩部板車，邀友人明之，僕人劉斌，束好行李，着上武裝，保衛着舅母和兩個表弟，將年幼的表妹也裝上板車，拋棄了數年珍藏的書籍，離別草棚，在暮色蒼蒼中，踏上生死線掙扎的征途。

馬路上已排滿了各式各樣的汽車，可說是中國近百年來的汽車大展覽，難民也擠得水洩不通，這行列聽說自南丹至馬場坪都如此，要算是我國空前的大遊行吧！我敢相信將來歷史上決不會漏掉了這一頁！我們常常將板車從汽車空隙中抬來抬去，大家同心協力，將板車推的推，拉的拉，眼皮微微的倦了，還在推，有時也在半眠半醒的狀態下拉車前進，這麼一夜的工夫，好容易盼望到黎明。

『四方井到了！』聽一個表弟叫着說：我才發覺這一夜的成績是如何渺小——僅僅六公里。

### (三) 落 荒 走 吧 ！ 到 鄉 村 去 。

轟隆一聲，如天崩地裂，原來是獨山飛機場爆炸了，大砲一門一門源源地向後方撤退，隆隆的砲聲也

響個不停，黑煙升入雲霄，遙望獨山城是火葬了。突然從人叢中叫出一聲：

『來了！來了！敵人來了！』

人們都驚得面色蒼白，一部分倒臥馬路兩旁，引頸待斃，我慚愧有着不能捍國禦侮的軍事學識，我向舅父建議：『這樣的步行，怎趕得過敵人的騎兵和快速部隊呢？說不定敵人會超越我們，這樣的步行，難道不是和敵人賽跑嗎？太危險了！我們不如落荒走吧！到鄉村去。』

舅父同意了，我們爬上高山，判斷了方向，偵察過地形，也作了一次敵情的推測，解除武裝，拋棄板車，挑起行李，向鄉村進發。

在距馬路三里地的瓦房，安宿一夜，天明被軍隊驅逐出來，登上高嶺，遙望馬路人羣如蟻，人喊、馬嘶、呼爺喚子之聲，以及汽車的喇叭聲，交織一片，響澈雲霄，鬚鬚湊成了一聲向祖國的呼嘯。

#### (四) 驚魂甫定，又遇兇神。

轉過山坡，一切的聲音全消失了，像一支孤軍深入寂靜的荒山，大家的面龐上重新泛起笑容，我們正慶幸着自己有幸運兒，談笑自若。

遠遠的嶺上突然出現幾個人頭，朝這方面急進，這時真如驚弓之鳥，大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概。我們一齊放下担子，準備以目前僅有的武器——木棒、短劍向土匪迎擊。按前哨、中鋒、後衛、將人員也分配好了，此時却有一個信念：『寧死於匪，不死於敵！』

看看近了，更近了，我們嚴陣以待。這班凶神惡煞的三條匪棍，看我們有了戒備，竟從我們身邊擦過去了，大家都捏了一把冷汗。

#### (五) 丙志河間水滔滔

行行重行行，遙望山麓間一條綿長的小河，輾米聲也傳入耳際。這真是空谷傳音，喜形於色，我們向

附近居民打聽，才知道到達了丙志河，距丙志僅十里。據說那兒老百姓多居山洞，土匪出沒無常，時常屠殺外鄉人。這時大家又躊躇了。我們這羣有家歸不得的落難的異鄉人，更不知何時葬身虎口。滔滔的流水呵！你是否將爲我們最後的歸宿？

爲了大雪紛飛，於是跑到丙志的火柴廠安宿兩夜。然而震耳的砲聲，仍在傳來，難民在鄉間被劫被殺的消息，也如雪片飛來。身歷其境，也祇好以酒澆愁了！

### (六) 幾疑身入梁山泊！

『雪小了，前進呵！』舅父仍像他在北伐時代司令官一般地發號施令。

縱龍潭虎穴，也得去探一探，還怕什麼？這天好像得着一種什麼靈感啓示似的。

揉一揉朦朧的睡眠，各人都收拾好行裝，可巧又收容一個落伍的砲兵班長，又連絡了六七個難友結成伙伴，胆氣更豪壯起來。

步行卅餘里，聽土人說是平浪鄉，一條江水環繞，一座山勢險峻的村莊，水底游魚是那樣自如，山間古木都是青翠的，形勢又是意外的雄壯，門聯也寫得挺秀而文雅，這祇有用水滸傳中的梁山泊才可以形容它。但就山林和門聯看去，却像一個隱居不仕的高人寄居之廬。我估計這莊中總不下二十戶的人口吧！

又是暮色蒼蒼，天上刮着風，也下起毛毛細雨。大家在歇息着，舅父和我在談着，欣賞着，評論着。猛抬頭見一個長鬚老者手提旱煙管從莊中蠕蠕地走下來，和藹的面容中流露着殺氣。這時我不知道自己底心情是快慰呢還是心悻！

### (七) 羅馬寨中險象環生

『得低頭處總低頭。』我與舅父向老頭子鞠躬爲禮，求他容許我們這一羣落難者住宿，用言語打動了他的同情心，於是他笑容可掬的引着路說：『挨我家！挨我家！』

登上三百四十七級的石階，到達了羅馬寨門前，男女老幼包圍着我們，交頭接耳議論着，我雖聽不出他們小聲言語，瞧瞧他們的神色，好像在說：『又起來了一羣肥羊！』

看見刀，看見槍，看看面色，我的心無時不在卜卜地跳，心中暗想：『入寨容易出寨難！』何日寨主願意洗我的胸膛來剖下心肝下酒哩！想到這兒，又置生死於度外，爽然若失了。

僅有七個指頭的二寨主，應我們的要求，撥了一間黑暗的樓房作寢室，還說了些少招待的客氣話，然而在火爐旁他的兒子就來抄了我一次口袋。

第一夜，我們送了些新毛巾和香皂給二寨主的押寨夫人，引得她笑咪咪的。

第二夜，我們聯合設宴邀請五個寨主大飲一場。

第三夜，我從門隙中偷偷瞧見二寨主的兒子抬回一箱少女的裝飾，腿子上還沾着血。

第四夜起，二寨主用催促和命令的口吻：

『靠覺！靠覺！』（是睡眠的意思。）

『不管！不管！』（叫我們不要管閑事之意。）

爲了自身安全，輾轉不能成眠，我不時仍在偷看他們的行動，他們究竟在幹些什麼呢？

堂屋中的地爐，燒着熊熊大火，三脚架上的鐵鍋，煮着香噴噴的肉，各寨主依次列坐，腳跟前擺着大碗的酒，財物分好了，好漢們舉起酒杯，痛飲而散，又各自逕行他們的行徑去了。

夜夜如此。白晝呢？有的趕牛，有的是莊稼老（他們自稱），有的是賣油翁，祇要他面孔上不刻起字來，誰會曉得一個純樸的商人、工人、農人，就是綠林豪客啊？

第五夜一直到第十夜，也沒有什麼特殊事故發生。

後來我逐漸和他們混熟而有情感了，我得以在他們的聚義堂上分賞一杯。他們對我僅認爲是一位老師的身份而無忌諱了，而我在寨前寨後二十里以內祇要提起寨主的威名，就可以自由行動無虞了。

十一夜，莊外槍聲密集，原來是莊外的另一寨主有意向我們行劫，但被莊中寨主喝住了。我的情緒整



夜都未安寧。

十二夜，二寨主告訴我：一個團長騎在馬上，扛了一挺機關槍領着他的太太和勤務兵，逃到寨子裏來了。他愛惜那挺槍，恐怕他的生命逃不出二層坡呢！次晨，團長的死訊傳來，他的太太是不是成了押寨夫人，已不得而知！我慚愧不能挽救一條愛國將士之命。

十三夜，三寨主強迫我們伙伴中的年輕婦人充押寨夫人，幸虧善於說辭的舅母爲她解了圍。

十四夜，二寨主的大兒子腿部受傷歸來，我調了傷藥爲他治愈了，這叫做以德報怨吧！

全寨中最可敬愛的是大寨主。他真個三教九流，無所不知，五經四書都讀了，因此與我最健談。最够交情，也最重義氣。他今年六十歲了，頭髮沒有白，精神尤抖擻如少年，可惜美中不足的是壞了一條腿。一個月的時光匆匆度過，獨山勝利的消息傳來，那夜，我興奮得喝了過分的酒，我向寨主們說：

『我要去了！』

二寨主堅留我這一生一世不離開，在莊中教育幼寨主和嘍囉們，並願供給我一切以及優厚的待遇。最後我謝絕了，因爲我還年青，我也不願入山落草，我還有一個可愛的祖國。

臨別前夕，寨主們爲我餞行，請我寫幾幅字聯留作紀念，我應允了，在純潔無疵的道林紙上寫着：

上聯是——持槍驅海寇。

下聯是——握管治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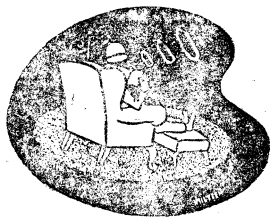
此外又成打油詩一首：

『風雨瀟瀟羅馬村，綠林豪客夜來迎，千人血淚萬人恨，暫作桃源好避秦。』

次晨，兩個嘍囉奉命護送我到三十里外，一切的驚怖，危險都置之腦後。當我踏到自由的天地裏時，

我不自覺地狂叫了一聲：

『好危險的羅馬村！』



## 爲了祖國

魏咏泉

——九週紀念徵文中選第七名——

——從一位友人的口裏，我得知了一位已故少女的秘密，爲了悼念她愛祖國更勝於愛戀情的純真的靈魂，我記下這篇因祖國的抗戰而學生的血淚故事——

那正是五月榴花照眼明的初夏，我在醫院裏休養，我私自慶幸着我割治盲腸的安全度過，我幻想着出院後對再次生活的新鮮與傾醉。

在我隔壁的小房間裏，單獨地住着一個養肺病的少女，有時我好奇地倚窗內窺，大大的眼睛，細緻的織眉，在因久病而削瘦了的面龐上，却凸露着兩朵如夕陽裏的慵醉的彤雲似的酡紅的兩頰，一排潔白而整齊的牙齒，時時會因痛苦的呻吟而在翻身的頃刻呈露出來。

看樣子，彷彿認識，也似乎未曾相識，因之使我暗暗地惦念着她。

偶而兩次裏，我窺見她摺上幾張複寫紙在寫甚麼，是那樣痛苦地。這更增加我的迷惑，我悵惘地自忖着我有結識或是知道她的必要。

從護士的口裏，我得知她的家，也是遠在海邊的江南，她沒有親友在後方，『她着實需要友人的慰藉哩！』伶俐的護士偏頭笑語我。這更使我困惑。因爲我們同是來自江南海邊的人。

時日遲緩地過去了，我的健康日見恢復，而隔壁少女的病却聽說日益嚴重。

於是我爲着另一個人就憂着，不知爲甚麼。

在一個月明之夜，病人的呻吟與呼喚使這月夜並不靜謐。我像被幽靈盪惑了般輾轉反側，不能入眠。叮叮噹——幾下短速的鈴聲。「哎呀！渴啊……。」

我聽清了這是隔壁少女的呼喚與呻吟，我決定不放過這次機會，我急忙端起一壺開水，匆促走過去。「喝水吧！小姐。」

就是這樣一句話，便啓開了我們相識的門扉，也或者我們同是天涯淪落人而同病相憐的緣故罷！不過這不能不使我感謝她的落落大方。

她是個流亡的學生，黃宜之，一個雅秀的名子。她有着青春底熱情與幻想，然而幾次談話裏，她都失望地預言着她底病所帶給她的不幸和幻滅。

『我真怕呀！像夢一樣。』她嘆息着，迷惘懷念的眼睛，像在回憶着一段秘密的過去。日子，像駱駝拖着緩慢的步子走過，病人們用忍耐與期待消磨着時光。

## 二

一天夕陽斜照的時候，我散步歸來，順便買了一束夜來香給她插在床頭的桌上，以慰藉她深夜失眠中的寂苦的心情。

『謝謝您！』聲音低微到只能叫我體會到她說的是這個意思。許久，無言的沉默控制着美麗的黃昏。

正在我向腦海搜取安慰的語句以打破這沈默的氣氛時，她忽然近於命令似地說：『你打開那個抽屜。』『你要什麼？』我說着打開了那抽屜，在裏面凌亂地放着許多遠地的來書，我立刻意識到對於一個女孩子的信件，不能隨便翻動，因爲它有保守秘密的尊嚴。

『你檢出那封自雷多寄來的信。』

『我可以動嗎？』我惶惑，我遲疑着。

『那信封是淡藍色的。』

我檢出來了，很快地遞給她，然而她推開了，『你——拆——開——看——罷！』於是她翻了個身，把臉對着白色的牆壁。

『我有必要看嗎？』

『是的，——。』

我真不敢相信我的聽覺了，我的腦子和在五里霧中迴旋，『這是怎樣一樁事呢？』我疑慮着。

爲了遵從一個病人的命令，也是爲了好奇心，我抽出了信，在一張薄薄的信紙中，夾着一張四寸照片，背面寫着『贈給我們共同的愛人——宜之。』在正中更寫着兩行秀雅的楷書：

『爲了愛情。我們獻身給祖國。』

爲了祖國，妳貢獻出妳底愛情。』

我真迷惑呀！爲了消除我對於這事不解的煩惱，我毫不遲疑地打開那張信紙，如同飢渴的饕餮，我狂吞着這信中的字句：

『宜之——我們共同的愛人：

這樣的稱呼，對於妳該不會驚訝罷！這是喜劇，也是奇蹟，以一個遙遠的愛，聯繫了我們五顆戰鬥的心，我們慶賀，我們敬佩，妳把這幕景佈置得這般周密，瑰麗而偉大。

是在一個禮拜六的晚會上，我們以一個偶然的機遇，交換了妳給我們五人用複寫紙寫來的一樣的書信，妳可以想像到在當時的情形下，我們各自的心情，是在怎樣的一個情緒支配下而跳動着，在悲憤失望的無言沉默裏，我們可以聽到各自不寧靜的心跳。感情，像石沉大海般凝固在悲憤的失望中。

不過，宜之，那只是一時感情的激動，在冷靜理智的蘇醒下，我們睜眼於這偉大的現實，我們祇解妳愛祖國更勝於愛友情的高尚靈魂，我們對於我們那自私的愛情寄以懺悔，我們沒有埋怨，我們祇

有以更堅強的戰鬥，去熱愛妳高潔的靈魂，熱愛苦難中的祖國。

不久後，我們將向密芝那進軍，願勝利的號角一直把我們送向黃海之濱。

這像片是我們五人的合照，它可以象徵着在未來的戰鬥中，我們將向兄弟樣牢固地結合在一起。最後，祝福妳，宜之——我們共同的愛人，為祖國妳獻出了妳的愛情，妳是值得驕傲而快樂的。

妳所愛的戰士——鴻，志冰，江濤，天民，振民於雷多軍營。

我再翻過像片，五個頭戴鋼盔全副戎裝的青年戰士，臂挽着臂，肩并着肩地站在一起，在一抹平沙的廣場的背景前，氣宇軒昂地并立着五個青年戰鬥員。

這更叫我迷惑，這是怎樣的一回事情呢？雖然我可以猜想到這其中一定包含着不少的曲折與秘密。

『密斯黃！』

她並沒有翻過身子來，從她微弱的嘆息裏，我聽到了她抽泣的嗚咽。『我欺騙了他們啊……！』

『妳能讓我知道得更多一點嗎？』

『可以的，請你先回去罷！在必要的時候我會告訴你。』

『好吧！我走了，妳安靜點罷！珍重身體。』我摺好原信，放在抽屜裏，迷惘地走出來，在撩開竹簾的頃刻，昏朦的暮色裏，送來一股夜來香的芬芳。

### 三

次日的下午，護士遞給我一個小紙包，說是那個養肺病的黃小姐叫她送來的。

我接了紙包，我立刻猜到這裏面一定是包着她的秘密，爲了要知道她這個人及那樁事情的全部，我又急迫地打開它，像礦工搜取礦苗。

在裏面，我只拿出了三張普通信箋一類的白紙，白紙上歪曲地留着不整齊的字句，從那失去秀娟意味的字體裏，我可以想像到她是在擅抖中執筆的。在這非書信而近於紀事的敘述裏，她表白了她的一切。

她說——：

『我因為容貌美麗，使多少青年男子向我投擲青睞，而我的父母却傳給我命中要沉淪的疾病身體。爲了免除自己未來的徬徨和痛苦，我曾經決定在肺病未全愈學業未有成就前，決不接受任何人的愛。於是我曾經毅然地拒絕過許多人的追求，然而，這也加予我內心不少的不寧靜。

是一個初冬的季節，當反攻緬甸的風雲熾烈時，『參加遠征』，對於許多沈悶中的青年，是一個激動的號召，是一個新鮮的刺激，於是風起雲湧的從軍運動，激蕩在西南大後方的每個角落，激蕩在年青人的滾熱的心裏。與這從軍運動相伴而生的是一個瘋狂的對於異性的伴侶的追求。

我，免不了的，在這狂飈的氣氛裏在感情上要受到激動與騷擾。有五個從軍的同學，向我求愛。這使我異常苦惱。

而這五人對於我的追求緊得復，像迫在眉梢的火。一如從前的態度，拒絕他們罷，我想。

然而，他們不久便是執干戈的英雄，是祖國勝利的保證，我不能叫他們傷心，至少要鼓勵他們。我蹣跚，在午夜失眠中，感情和理智在天秤上，得不到合度的平衡。

學校裏老師和同學們，都宣稱我們要予從軍同學以精神的鼓勵和安慰，人人都爲從軍同學服務奔走。學校裏在籌備歡送的節目。

女同學們洗了成打的像片，繡了成束的花，準備送給遠征的勇士們。

是個熱烈的日子。白天開會聚餐，晚上出演雷雨，爲了給勇士們送行，同學的熱情抵過冬日的嚴寒。星花錦繡天壁之夜，在歡送會進行中，我用了最巧妙的方法，以輪流的方式，和他們五人分別地會了面，是一個戀祖國的感情，叫我允諾了他們的愛，爲了掩飾我虛構愛情的內幕，我答應他們和他們通信時，是爲了保存的完善與便利，我用複寫紙寫信給他們。

就是這樣，我欺騙了他們，以一個誘惑的愛情把他們送向了遙遠的異國。

然而，可憐他們都還不知我是個肺病的患者。肺病鬼只是一副美麗的容貌便迷住了他們的心。

如今，讓他們洞穿了我的虛偽，他們說他們瞭解他愛祖國更勝於愛友情的高尚靈魂，然而我的靈魂是高尚的嗎？我欺騙了他們，如今，我在病危痛苦的掙扎中，我是帶罪的囚犯，我已走近了生命的末尾，這是上帝給予我的懲罰啊！

好友！假若我有了不幸，願你念我們生前會有過這短暫的友誼，轉告我遠在異國的五位戰士，說我已銜恨而去，並信告我崇明島上的家庭（城內南街一二三號黃宅）說……」

## 四

三天後，黃宜之，一個純潔的靈魂歸去了。

悼念她，在人前，我的淚向心內流，我是以對待故人的友情的心，收殮了她，檢點了她的遺物。

桌上的夜來香，被棄落在地板上，花瓣雖已焦黃，而芳息未泯，我心裏惋惜地悼念着：『到死未消蘭氣息，他生宜護玉精神。』

遺物中，多是友人贈與的像片和信札，他檢了她自己的一張二寸的全身照片，以留我作永遠的憑弔，其餘的，我打成了一個包裹寄往遠在長江口的崇明島，因為留存着友人的遺物，如同捏着一把火。

對於她那五位遠征在怒江邊的戰士。我也簡短地寫了張書簡，並把那三張她寫給我看的她自己的表白，一併寄了出去，這是爲了叫他們知道一個少女的純真的靈魂，已獻給了祖國爭取解放的戰爭。

## 五

兩個多月以後，蘆葦白頭的初秋，我接到一封遠從密芝那寄來的一封信，水漬後，字跡顯得模糊而寒愴。語句也彷彿是因爲慌亂而顛盪：

『朋友，來信收到，感謝你通知我們黃小姐的死訊，我痛哭，但我流的是血還是淚呢？先生，我能告訴你的也是個「死」字，我們五人中現在只有我一人活着了，在密芝那的攻奪戰裏，江濤他們四人倒下去了，他們五人倒能在地下聚會了，我呢？如果可能，請先生把我們五人的名字一併刻在宜之的墓碑上吧！先生，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啊！先生！這一切，全是爲了祖國的緣故。』



# 倔強的孩子 林紆

——九週紀念徵文中選第八名——

五月天的醫院中，到下午總是寂靜無聞，只要能走動的，都從這悶熱的籠子裏逃開，各自尋找一點涼意去了。五號病房中只剩下我一個人，腦子昏沉沉地睜開眼睛，被寂寞苦惱着，無意翻開一本書，突然看見一張蕭如半年前的寸半照片。凝視他那英爽年青的遺姿，想起從 P 校一道出來的淒涼情景。幾年來像親兄弟一樣地同甘共苦，而今他竟異域孤魂，我則隻影獨釣。面望艱長歲月，不禁黯然！

戰爭把他孕育成人，他又在戰爭中倒下去。他是那樣快樂，活潑，有時又是那樣沉默，倔強。他一生的歷史，就像告訴人們，他是為戰爭生長的。可惜倒在戰爭裏面，他沒有看到戰魔的逃逸，沒有看到大時代的翻身。他的屍體被安放了下去，而他的靈魂却在英雄的行列裏面站了起來。從這個瘋狂的世界，到另一個肅穆的漩渦，在於他是那樣短短的一霎那。而在我們心中却留下一個不滅的波紋！

他十幾歲時跟隨年老的父親渡過海峽，回到自己的家鄉，第一次嘗到自由的快樂。那時他是那樣地興奮着告訴父親：『爸！我們不要回到台灣去，好吧！』老年人知道孩子的委屈，於是他就在那鄉繼續進學，享受着自由的快樂，儘量發揮他多年潛伏着的天真與聰明。六歲那時死去了母親，十九歲的哥哥又因與人爭鬥死於台灣牢獄。年老的父親在悲憤中看淡了一切，以母性的慈愛，看護他這孤零零的孩子。可是環境的壓迫，使他變成一個沉默憂鬱的孩子。回到祖國後，在他同年的孩子們中，漸漸地喚回他童年應有的天真！

『七七』的烽火瀰漫到南方的海岸，戰魔叩着海濱的大門，那時他在高小剛剛畢業。年老的父親又默默地帶他離開砲彈生活下的榕垣，父子倆帶着惆悵的心，踏上艱苦的旅途，走盡了閩江源頭，跨過武夷山



脈，小獸在昔日的赤色都城——瑞金。數月後沿着贛江西去，飽嘗着贛南風光。但在人地生疏，言語阻隔的異鄉，孩子的心又沉了下去，沉默和鬱憂又爬上他的面龐。年老的父親感觸到孩子的厭倦，於是他們在贛南的心臟——贛州，停了下來。

在那裏孩子在附近補習學校裏進修中學課程，放學後陪着年老的父親散步和閒談，有時父子練習英語會話，或用日語閒談。寂寞的日子是那樣的平淡，因此那時孩子對音樂深深地感到興趣。常常在寂寞的時候，以高歌暢吐肚中的積鬱，或者讓自己忘懷在口琴吹奏中！

時間在寂寞的氣氛裏偷偷地爬着，在父親臉上加着皺紋，在孩子心中添着沉鬱。那是一個初夏的早晨，孩子臉上顯出興奮的光彩，手裏拿着一張晨報，跑回家來，走到父親跟前攤開報紙，指着一段廣告說：『爸！我想去試試看好吧？』

父親默默地看完廣告，望望孩子興奮堅決的面龐，年老的心黯然了！『孩子爲什麼想獨自遠離呢？』父親的手有點顫戰，報紙嘩嘩地抖着。但爲了孩子的前途，孩子的快樂與幸福，年老的心爲不安的預兆戰鬥着！當天他們從招生辦事處拿到一份空軍幼年學校的招生簡章，第二天父親默默地帶着孩子參加體格檢查。在醫官讚美下孩子勝利地拿到『體檢』及格證，興奮地找到他的父親，他發現年老的父親，凝坐在招待室中，悵悵地流下寂寞的眼淚！

筆試過後，孩子接到錄取的通知，年老的父親不再以難過來苦惱即將遠離的孩子。他沒有挽回孩子倔強的意志，眼看着最後一點溫暖，即將消逝。在他老年平淡的生活中，激起辛酸的波紋。可是他在孩子跟前常常顯着愉快的面龐，讓悲苦在他臉上皺紋裏隱藏起來，企圖在別離日子裏，構造快樂的痕跡，一絲平靜的回憶。

半月後，孩子接到集合出發的通知。翌日父子倆默默地趕赴集合地點。在路上他倆爲別離痛苦着，兩顆心和足步一樣的沉重，哽咽使他們不發一語地走着……汽車的喇叭使別離的人們從悵悵的悲痛裏喚醒出來。孩子警覺地跳上車子，回頭看看對他凝望的父親，用力喊了一聲『爸……』

車子蠕動了，孩子看到晶瑩的淚水，在衰老父親的臉上閃耀着。車後揚起一陣模糊的灰塵，一羣悵悵的孩子，被載上遼遠的旅程。

在遼闊的平原邊際，幽美的環境和良好的培養，孩子的身體進步很快。他愛好運動，愛好音樂，他的聰明使他的成績常列優等。在那來自各個角落的孩子們中，他又喚回了活潑與快樂。他受到官長和同學的愛戴，他能夠說着流利的英語和日文，他的籃球技術不久成爲校隊選手，而且他又能用他的手指在鋼琴上彈出愉快的樂曲。因爲他是海濱的孩子，而使他成爲一個游泳的能手，而且常常有着驚人的表演——由於這，他第一次嘗到了失望的痛苦，他的意志被迫走到另一條道路上去！

那是一個初秋的黄昏，西向的太陽射出清爽的光芒。他興奮地站在高跳台上，游泳池周圍的看台上坐滿了官長，同學和來賓。盟國的記者們把攝影機緊張地對着跳台爭取位置。他站在那離水面三丈多高的跳台上，聽着下面一陣陣熱烈的歡呼，臉龐紅得簡直像發燒，心卜卜地跳着。幾千隻眼光聚在他身上，警鈴聲使羣衆安靜下來，大家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他的每一動作，甚至像在傾聽他的心跳。這時台上的他，被這突然的寂靜驚醒，他環視人們渴待的眼睛，像在焦急地催促他。他向下看看那平靜的水面，微笑的波紋像向他頻頻招手。他趕忙把眼光收回，集中在那狹長懸空的跳板上。剎那間他不由自主地提起雙腳，用輕鬆的步伐向那狹長的跳板跑去，當他到達高聳的板端時，熟練地往上一縱，板的彈力，把他拋出空中。他努力表演他優美的姿勢，迅速地改正他身體的每一部份，他聽到攝影機連串的軋軋聲響，纏着羣衆怒吼，狂呼……他指尖接觸了水面，他發覺自己的面頰已吻着清涼的水。他小心地保持入水的姿勢，竭力避免身體的某一部激起多餘的水花。當他潛入水中時，他得意地興奮着，今天他的『燕式』，確比任何時候跳得好。不幸正在這得意當兒，他右耳受到重重振動，使他的心一緊，迅速地潛出水面，右耳嗡嗡地嘶鳴着。他馬上被許多人包圍着，各方面送來讚許和恭維，可是他臉色却變得驚惶與不安。直到會場散後，他急忙到醫務所告訴醫官，像罪人陳訴自己的罪狀似的。經過嚴密檢查後，他恐怖地等待判決，而醫官却冷冷地告訴他：『噫！耳膜穿孔，』『呵！什麼？』他幾乎不信任自己的聽覺，失措地望着醫官。醫官却無情地

重覆宣布他的罪狀：『耳膜破了，聽到吧！』他沒精打彩地走出醫務所，他沒有看到太陽已經躲了起來，也沒有聽到那嘹亮的晚鐘號角，甚至沒有發覺到自己只穿着一條潮濕的游泳褲！

學期考試完畢，他的淘汰命令也跟着下來。山谷裏沸騰着這個消息，每一顆心爲同情激動着，大家都爲他的不幸而嘆息着，而他卻鎮靜地接受別人的慰問，心中決定他應走的路程。當他被當局召去作個別談話時，他堅決地請求送他進陸軍軍官學校。人們都用懷疑的眼光看這站在他們面前的十七歲孩子，但終於被他的倔強所感動而答應他的請求！

由於他身體的健康，和學科的優異，沒有困難地攻進了軍校。他接受那成人的訓練，起先那嚴格的訓練會使他痛苦，但他努力地鍛鍊自己，不久漸漸地習慣了。他渡過最困苦の入伍時期，又經過二年的艱苦學習，他成爲標準的青年軍官。畢業後，他出校見習，不久被派出國參加駐印軍受訓，準備反攻緬甸。他流利的英語，愉快的心身，和那英爽的體格，爲許多盟友所愛戴，和上官同事所羨慕。他常常在盟軍聯歡會裏，用口琴吹出悠揚的音調，在鋼琴上彈出悅人的樂曲，而且不久也學會了盟軍的舞蹈，常常參加他們的友誼球賽。在游泳池中作攻打水球遊戲，又在跳台上以他優美的『燕式』跳水，博得更多羣衆的喝彩。他很快地被上峯，被盟友，被弟兄們所熟識，而且爲他們所稱頌！

那是一個迷人的黃昏，人們都沉醉在週末的狂歡中，他乘着一匹駿馬在廣野中遊遊，時而縱轡疾馳，時而緩緩踟躕。慢慢地太陽向大地吻了茄色的別，在地平線後面偷偷隱沒去了，留下紫雲發出金光的閃耀。西方像幅光怪陸離的彩畫，紫雲不斷變幻而漸漸散去，月亮高高地照着朦朧的廣野，夜威脅着大地。他沉醉在這靜靜的月夜裏，迷戀那陣陣的印度洋和風。他忘記了來路，他想起遙遠的祖國，敵騎蹂躪下的故鄉，和那漂泊異鄉的年老父親。他激動地流下辛酸的眼淚，一隻夜鳥像窺透他的心事，匆匆地劃過長空，『哇』的一聲，向他投下哀怨的尾音。他驚醒似的望望那在茫茫逝去的夜鳥殘影，傾聽那月亮籠罩下的寂靜原野，他想起祖國的『游子思鄉曲』，他激動地高歌起來。伴着馬蹄緩緩的拍節，儘情使它變得哀怨，變得激昂。他的聲音幾乎有點戰慄，在涼風中震盪而抑揚！

那夜他迷路了，他焦急地跑了許久，可是找不到自己的駐在地。疲倦使他決定到前面村子投宿。於是他刺一下馬腹，向前疾馳，看那熒熒的燈光，在他跟前明亮起來。那是一座很大的獨立院子，燈光從菩提葉間隙中射出來。他的馬從窗前閃過，在一個大門前停了下來。他小心地上前叩門，裏面出來一個高大的印度僕人。他用英語敘述來意，而對方却漠然不答，示意請他稍等，轉身進去。一會出來一個老者和一個高大的少女，那少女用流利的英語問他：『需要什麼？』他趕忙把來意重述一遍，那少女用土語向老者說明，那老者立刻點頭歡迎，於是他被邀進一個華麗的客廳。主人似乎對這陌生的異國軍官感到興趣，由於少女的翻譯，使他們談話毫無困難。經雙方介紹之後，他知道那老者是個退隱的酋長，那少女曾經在英格蘭讀書，英文名字叫莎麗。他們對中國抗戰似乎也知道一點，而且詢問甚詳。他興奮得幾乎忘記了疲勞，傾訴祖國抗戰的偉大與日寇的殘忍無人道的事蹟，使他們深深地感動，而更表欽慕之忱！

當他們互道『晚安』時，已是午夜了。

第二天他起得很早，整一下服裝去看他的馬。當他匆匆地跨出房門時，走廊的那頭走來了莎麗。她用熱情的口吻向他送委婉的『早安』！於是他們輕輕地談着，在院子裏漫步着，一會他們並肩坐在菩提樹下，談着天氣，談着鳥兒，談到祖國的風光，談到個人的經歷。他拘泥於她的親熱，而且發現到先前沒有注意到的，她的美處。她那貴女的風度，他的心為不安迷戀着，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和女性接觸啊！

老者為他特設着豐富的飯食和鮮果。早餐後他向主人告辭謝擾，老者慈祥地為他祝福，莎麗頗顯依依之色。他倆緩步出來，可是他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只默默地羈過那棕色的馬，遲遲地跨上鞍韉。他向她揮手說：『再會！莎麗！』她笑着望着他，委婉地說了一聲『再會！』當馬蹄緩緩地移動時，他回頭看看亭亭玉立的她，她倆的眼光中交換着愛慕之情。

不久他參加了緬甸反攻，在叢林中不斷和頑強的敵人戰鬥着。他的弟兄曾經在胡康河谷被困，堅持了三十一天的戰鬥，終於勇猛地突圍。他的聰明與警覺，甚得上峯與部下的信賴。有一天，他奉命突襲密芝那，越過罕有人跡的野人山，迂迴到達目的地，使我們突然地出現在敵人前面，不讓敵人事先有一點準

備，他愉快地參加這個空前的戰役。他們艱苦地完成這個任務。當他們出現在敵人前面時，敵人倉惶失措地來不及毀壞軍火庫，而完整地落入我軍手中。適當地配合盟軍傘兵作戰，佔領了密芝那機場，當他指揮攻擊一個樹根工事時，他迅速地完成任务，可是腿部受傷，因流血過多而軟弱了！

當他在野戰醫院裏醒來時，他發着高燒，使瘡口惡化。剛剛注射一針，似乎安靜一點，濃厚的碘酒氣味，頻頻刺鼻。他睜開沉重的眼皮，朦朧中看到床前站着一個高大的白衣女郎，向他靜靜地注視着，好像在等待他醒來。他無力地閉上疲倦的眼皮，在彷彿中搜索一個熟識的面孔，可是他總是記憶不起來，他在煩悶中睡去。第二天他輸血，頭痛也停止了。午后清醒過來，他靜靜打量這小小的病房，明亮而新鮮。他覺得口中乾苦，按一下床邊的電鈴，進來的是那個高大的白衣女郎，問他『需要什麼？』他說口渴，那護士遞給他一杯開水。他靜靜地喝着，看那護士神秘的笑容，心理疑惑着。他想說什麼，可是又沒有說出來。『你今天好多了，心裏舒服吧？』他又看到那神秘的笑容，和那近乎熟悉的委婉聲音。『嗯！』他疑惑地笑着點頭，『你還記得我吧？』她又笑了，而且笑出聲來。『啊！你！』他的心卜卜地跳着，是的，這是多麼熟識的面龐，可是他竟追憶不起來，只用一種疑惑的眼光望着她。『噢！你真善忘，我就是莎麗！你記不起吧！那晚……』她似乎有點不高興，但還是溫良地笑着。『啊！莎麗！你！』他興奮得臉上感到一陣紅熱，他緊握着莎麗的手，一種親摯的友誼，在他們之間，跟隨着每一分鐘在增添着。

半個月後，他因功升為上尉了，傷口已經平復，這是他回到前線的前晚，莎麗從外面進來，手裏拿着一封信，那是營長給他的，告訴他隊伍的去處和希望他早日回隊。他看完信微笑地說：『莎麗！我明天回去！』

『啊！』你爲什麼不願意多休息一些時候呢？』莎麗知道他倔強的性情是不能挽回，而且這是國家間的戰爭，她更不好多說，只默默地望着他，帶着無窮的戀意。他們緊緊地坐在沙發上，他拿起她的手撫摸着，心裏卜卜地跳個不住。『莎麗！你喜歡中國吧？』半晌他才問出這麼一句話。莎麗激動地說：『噯！我喜歡中國，我更喜歡中國的戰士！』說時她眼睛射出熱情的光芒，他們的肩膀靠得更緊……』

翌晨，他武裝整齊地站在吉普車旁，和許多送行的人握別。最後他緊握着莎麗的手，心中感到七年前同父親離別時同樣的悵惘。『莎麗！等我們趕走了鬼子，再來看你！』他向衆人說聲『再會！』躍入車廂，車子向前蠕動，他回頭看着一直向他凝望的莎麗。他們的眼睛都充滿了晶瑩的淚水，他趕忙把着頭掉向前方，而兩顆熱淚已滴在他的手上。吉普車向前線疾馳。

他去了，沒有給懷念着他的莎麗來信。他再不會乘着車子穿過前面的叢林。他沒有回來，他是永遠不會回來了。那豪爽倔強的孩子，在戰爭裏面倒了下去，那是他在八莫佈防時，遭遇狡猾的敵人狙擊手，而被殺害！

雷多路旁，遠古的巨林中，有一堆新土堆，一塊木板上寫着：陳上尉蕭如之墓。  
呼呼狂風，辟辟驟雨，他安靜地聽那巨林的怒嘯，受那暴雨的浸淋！



## 老瘋婆

高揚

——西風九週紀念徵文中選第九名——

那是一個落着冷雨的晚上，我在一所茶肆裏見到一個奇怪裝束的婦人。電燈只吐着淡黃色的光輝，使我不能驟然看清她的面孔。她那短小的身材，走動時似男子的步武，並不引起我的注意；倒是她那頭上裹着像個帽子的紅布腰間纏着像是戰帶（註一）的紅巾，和她頸下掛着一隻白色哨子的特殊打扮，勾起了我的驚奇而不由地使我注意了。晚上茶肆中擠滿了各色各樣的人，嘈雜的聲音，使你的神經不能休息片刻。我還記得清楚，當暗昧的燈光，忽地映出她的紅頭巾時，不管茶肆的人們在高談甚麼，都直覺地瞥了她一眼。同時他們的臉上便閃出一種表示他們的神經已受到這個人物的特殊的刺激的色彩；雖然，那種色彩只是淡淡地在他們面上掠過，但，那也是象微出這個人物的特殊了。更有幾個鬆嘴唇的人，輕輕地吐出了『瘋婆』兩字，然後再繼續他們的高談闊論。

沒有人和她打招呼，甚至自從別人受了她紅頭巾的刺激而直覺地瞥她一眼後，再也不睬她一下了。但她不在乎地坐在一張空桌旁，用握成的兩隻拳頭在桌上輕輕地捶着。彷彿是：語言對於她已失效用，她的話只能用拳頭說出。她的兩眼直睜着屋外的黑暗，我隱約地看出，她的眼睛裏已沒有了『生命之光』，不過也許有一種熱烈的期望（天知道她在期望甚麼）在壓榨着她，以致當她搜索着黑暗的時候，她的眼中

有另外的一種光輝在閃爍着。

她從『腰』裏掏出來一個布包，慎重地解去外面的繩子，從布包中拿出來三個旱烟袋鍋兒；大概她是時常撫玩而且很愛護那三個令人好笑的小東西。旱烟袋鍋躺在她的手裏，亮晶晶地吐着輝煌的光。她一個個地拿起來湊近鼻子深深地嗅着；又把它們擺在手心裏細心地端詳着，恰像一個科學家正在審視他的研究物；然後再把它們包裹起來，用繩子紮好，塞進口袋裏。她很安詳，彷彿這個茶館裏只有她自己。她從沒有把眼光掃及別人一下——也許她把別人已看作是桌子樣子的傢具，不需要再用眼睛『光顧』了。

不知怎的，對於這個婦人我有點驚懼。彷彿我會做過甚麼特別對不起的事情一樣地令我自己惴惴不安。是的，她不會注意到我，但我像一隻被獵人追逐的雛鹿，躲在叢林中窺着馳騁着的獵人地盯着她，生怕她會取去我的甚麼一般。我自己也不明瞭，爲什麼我有這樣可笑的奇怪的念頭。但，當我看到她的黝黑的臉，低凹的鼻子，滿堆着皺紋的前額，向下墜垂的嘴角，碩短的脖子，纏着紅布的頭部，尤其是她那兩隻枯澀的而仍在掙扎着最後的光輝的眼睛時，我便莫名其妙地背上感到冷麻。我不知道爲什麼她用紅巾裹着她的已經被歲月拔去了不少的烏髮的頭部；更不明白，她爲什麼在腰裏拴着紅布，在脖子裏掛了白色的小哨子，還有她『腰』中的烟袋鍋；我真有點幻想她是一個蠻有魔力的女巫了。但，別人清楚地說，她只是個『瘋婆』，一個神經失常的女人而已。我爲什麼這樣地想入非非呢？我終不敢再看她了，只好把眼光投進屋外的黑暗裏！

忽然她朗聲地喊着那個擺在茶館簷下的小販：『來碗麵！要鹹（音舍）一點。』接着便從口袋裏掏出一捲零亂的鈔票，隨便抽出三張放在桌上，仍舊用眼睛搜索着屋外的黑暗。

『唔！』蒼老的聲音答應了她。停一會便有一個老頭子端了一碗麵條放在她的面前。

『錢拿去！』她像一個軍官在發號施令：『從正午到現在我還沒吃啥子哩！』她又自言自語地說：『不管那個站在她面前拿着那三張鈔票發怔的小販，（看樣子是多給了幾塊錢）她用筷子挑起碗裏的麵條，吹着熱氣；順便喝了幾口湯。』



屋外突然投來一陣較重的浙瀝雨聲。人們嚷着：『下大了！快喝喝回去！』我也跟着人羣走了出來。外邊黑得很，雨滴打在我的面上，涼冰冰地。

★

一個正午，我在北碚街上遇到正在擁擠着的一大堆人，看情形又有什麼值得人們嘻戲嘲笑的新鮮事情了。好奇心使我翹起了腳跟，我從人際裏看見『他們的』中央有一個紅頭巾在前後幌動。很快地搜出那個雨夜的茶肆中的記憶，我想怕是那個『瘋婆』真在發瘋了。

★

看清了那纏在頭上的紅布，我便想起了那雙已沒有『生命之光』的眸子。特殊的情感要我看看她到底在做甚麼——果然是她！她手裏拿了一個小銅鈴，又用一個小木槌輕輕地敲着，口裏唱着新詞舊腔的本地小調。大概她是不懂得拍子節奏的。但，她只是機械地敲着小鈴而又能控制她的歌調快慢，乍聽起來，也有點流浪歌者的風味了。不過讓一個稍懂音樂的人聽起來，她只算在『唸』詞罷了。

人們不顧得說話了，眼睛和耳朵的享受已笑開了他們的嘴片。縱不管他們是狡譎的或笨愚的，污垢面孔的或油膩衣服的。他們的臉上都堆上了像看猴子戲一樣地笑容。

鈴聲和她的唱聲，我能清楚地聽出她的詞句：

『三月裏來桃花紅，男女老幼笑盈盈；

俺家的兒郎長得壯，

唉喲喲！撇下老娘去當兵。

河裏水來清又清，條兒白魚游水中，

俺家的兒郎當兵去，

唉喲喲！老娘哭得兩眼腫。

四月裏來暖洋洋，四個孩兒上戰場；

聽說日鬼砲火兇，

唉喲喲！吉凶二字實難防。

日頭（註二）出來滿火光，四個孩兒打東洋，

一去三年沒音信，

唉喲喲！老娘整天想斷腸！

她前前後後地走動着，搖着頭，唱出了這樣的歌詞。也不知道是誰順合了她的心事，贊她編下這些詞句，配合着極通俗的民謠調曲，使她吐出自己的焦急苦惱。（顯然地，正是這種精神上的壓迫，趕走了她的理性）。或者是她自己因為受了那些民間唱本（註三）的教育而『比葫蘆畫瓢』地說出心裏的話，我也不能斷定。但是只從那粗淺通俗的唱詞中，也能辨出這位老太婆正是由於強烈地思念她的當兵去了而沒音信的孩子而瘋狂的！雖然我不大清楚於她的孩子們當兵的詳細經過，雖然她不是詩人也不是音樂家不能熟嫻地恰當地發洩她的情感；但很明顯地，從她癡狂的態度上，我們就會抓到那些比詩人們的詞片、音樂家們的歌喉更有力更使人感到悲哀的情緒。根據幾年來下級行政人員的跋扈，尤其是在役政方面的橫行不法，說不定她的兒子們，或有被逼迫或像綁票似地被拖進兵營裏去的。不然，儘管『母親的心』是如何地偏愛自己的孩子，她也不會瘋狂到這種程度的。——不要小覷了這位瘋婆只是她個人的神經失常，不要輕視了她的瘋狂只是由於思念她的當兵的孩子。天知道，那是我們這一代未臻完善的兵役制度所釀成的悽慘的悲劇的結晶的代表呢？是的，一個擁有四個在前線作戰的孩子的偉大的但也是瘋狂了的母親，頂多使我們掬一把同情的眼淚，但是我們能担保在廣大的羣衆裏只有像這樣的一個瘋婆嗎？再沒有比這個瘋婆更使人難過的悲劇的演員嗎？

我簡直不忍再聽她那失了音調的控訴了。從人隙裏我只看出她那黝黑的面上雕刻下飽受世事擊打的皺紋，我又看出她那失掉『生命之光』的眸子。從紅布中露出一縷灰白的長髮，我想她已經吞嚥了不少苦難的日子。她的少血色的口脣一開一翕地吐出她的歌謠，像一個無知的小孩子被私塾的先生逼着背誦三字經

一樣地沒有情感，不過這個瘋狂的母親並不是如稚子的無知，而是她的知覺，她的理性，甚至她的靈魂已被那殘酷的煎熬攫取了去。假如她有一絲理性，假如她的靈魂還在她的身上停留着一刻鐘，我想她不會站在街衢上領受『人們』的訕笑和嘲戲的！只是苦難對於她毫不憐憫，似乎是一種魔力擺佈了她，使她忘記『自』，甚至忘記了『死亡』地苟活在人間，等待着她的『三載無音信』的孩子們！安知以前她沒有強制過自己的感情？安知她沒有接受過那些善意的安慰？但，一種比這一切還強烈的煎熬佔有了她，使她乖張的行徑換得『瘋婆』的譏嘲，於是在別人的眼中她只是一個失掉理性的女人而已。

我不願再看人們給予她的蔑視了，再不忍聽她那實際是血淚的言詞了。悄然地我走出了街道，獨自坐在嘉陵江畔的草地上，對着東流的江水呆呆地望了半晌！

★

★

★

第三次見到那位瘋婆（我該這樣地稱呼她嗎？）是在一所旅館兼茶肆的屋裏。我在陪着一位老鄉喝茶，他是一個順道來看我的煤炭商人。那是個清早，大約有六點半鐘，茶肆中的茶客已慢慢地增加了。瘋婆比我們還早地坐在一張桌子前。看起來，她已『起床』很久了，黝黑的臉上，沒有一絲睡意。我的老鄉向我使眼色，又低聲地說：『你看那個瘋婆！』其實我早已看見她在那裏坐着了。那天早晨，她的頭上纏着白布，腰間仍是圍了紅布，脖子下仍掛了她的哨子，我看出那是用白鐵片做成以供孩子們玩的小東西。另外有一條白布帶子像軍官們的武裝帶似地斜披在她的老藍粗布衫子上。她身旁放了一根有三尺長有大姆指粗的白木棍子。她不喝茶，也不說話，只用了那無『生命之光』的眼睛搜索着屋外的早晨。

突然，她像有訓練的兵士聽到集合號一樣，抓起那根木棍，把哨子啣在嘴裏，雄糾糾地跑了出去。我也不由地跟到門外，我的那位老鄉却一動也不動地仍舊啜茶；他看了我一眼，嘴角上掛了『管她則甚』的微笑。

她站在那個旅館外的曠場上，把木棍拿在右手裏，貼附在她的身旁，大概她已認為那是一枝步槍了。她又不停地急促地吹着口哨，於是從那不遠的菜場上，從那些開着門的屋裏，跑來了不少的大人小孩。也

許他們已很習慣於聽到她的哨音了，但他們不能放棄任何一次欣賞這瘋婆的『把戲』的機會；我聽到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孩跑着笑着說：『又是這個瘋婆。』便一頭鑽入人羣中了。這時衆人不像聽她的『音樂』地把她緊圍起來，我們只遠遠地簇擁在一團，表示他們是欣賞瘋婆的人羣。

她吐出口裏啣着的哨子，把木棍高舉在腦前，大聲地喊着：『一二一』，兩腳雜亂的『原地踏步』，木棍也隨着她的手上下幌動。她不管別人的嘲笑，甚至她似乎沒有看見站在旁邊把她看作瘋婆的人們。

『向右轉！』

『開步走！』『一二一！』『一二三四！』

她對着空閒吶喝着，好像她是個軍官在教練士兵。

她又把木棍順手貼在身旁，不停地吐着『一二一』的口令伴着那些旁觀者們嘻笑的寂寞。只是，我發不出笑聲來，就在臉上堆點笑意也不能夠。反而，我覺得口乾，背上像澆了一桶冷水地令我難受。我再也不能看她了，無言地退回屋裏。頹然伏在桌上抬不起頭來。我的老鄉以爲我是疲乏了（他自然不懂我的心情），向我慢慢地說：『她是住在距北碚不遠的小村裏的一個寡婦，四個孩子。三年前，老大老二被抽籤去當兵，接着老三是一萬五千元代價頂替別人當兵去了，二年前老四又因得罪了保長而被強拉進兵營裏去』

我抬起頭來，望望我的老鄉的淡然表情的臉，又聽見了『一二三四』的呼喊和輕薄的笑聲。

『那麼，她是因爲想念孩子而瘋癲了罷！』我說。

『當然。』我的老鄉輕鬆地答道：『如果她的孩子全出於自願當兵，我想她不會瘋到如此地步了。你還不知道哩！她常向別人說，她的紅頭布是她大兒的鋼盔，她的紅腰巾是她二兒的子彈帶，身上的白布帶是她三兒的武裝帶，那哨子便是她小兒的降敵法寶了。——她還說哨子一吹敵人便被『定』住不能行動了——不止一次地她在黑夜裏坐在街上痛哭，有時眼中也會哭出血來，誰也勸她不住。……噢，更可笑的是

你見過她的烟袋鍋兒嗎？』

『是不是三個？』我反問：

『唔！是的。那都是她的兒子們的東西，她常常用布揩擦，愛如至寶。有一次，我見她把那些小東西擲向天空，眼看着烟袋鍋兒墜地，她大聲喊着：「炸彈！炸彈！通！通！」』

我無言地向外望望，口會和哨音已聽不到了。瘋婆從人叢中穿過來，把棍子斜靠在桌旁喊道：

『茶！茶！口渴了！』

許多人仍不捨地攏在近旁望着她。茶房連『唔』一聲也不肯，給她送了一碗茶。

她也是用嘴唇湊近茶杯地慢慢啜飲，人們大概覺得沒有什麼好看了，漸漸地散開了去。她很快地『乾了杯』，又喊道：『開水！開水！』

茶房提着茶壺走了過來，一對眼睛仍在向街心尋覓，沒有看她和她的茶杯一眼，不經心的只倒下半杯水便走開了。

我的老鄉說：『有一次，北碚一家商店老闆的外甥（在軍隊裏作了連長）的靈柩運了回來，北碚幾位科長先生都參加了祭禮。瘋婆不知從那裏得了消息，連哭帶嚷地坐在靈柩前喊她的兒子，弄得祭禮也無法舉行，好容易勸住她說她的兒子已做了官快要得勝轉來，她又哭着向科長們要兒子。科長們見她實在可憐，便由公家撥給她一筆款子，好維持她的生活。不過她需要的倒不是錢，瘋成這個樣子，誰還忍心問她要茶飯錢呢？……』

街上走過兩個燙髮抹了口紅的少婦，瘋婆忽地站了起來，開口大叫：

『你們兩個獅子頭紅口唇的爛貨喲，現在是什麼時候你們還在裝妖精！我的兒子已爲你們拚命打死了，你們……』

一直到兩個羞紅着面孔吶吶說着『瘋婆瘋婆』的少婦匆匆地走出她的視線時，她才『餘怒未息』的坐下來。

『走吧！快些！』我催促了我的老鄉，他也不知所以然地跟我走出來。

『爲什麼？』他問：

『那個瘋婆。』我輕聲地回答：

『哈哈！』他乾聲地笑了笑，『她會非難你嗎？我們是不燙髮不抹口紅的男人啲！看你……』

『她如果問你爲什麼不去當兵呢？』

『我是孤子。』

『然而她僅有的四個兒子已全當兵去了呵！』

我的老鄉不回答我了，他轉了話頭：『茶館裏有麼多的人哩！她會拉住你？』我們走出了街道，我的老鄉拍拍我的肩頭向我說：

『再見！有空我就來找你！』他笑了笑又說『喂！你大概不知道近來煤炭的子金（註四）大得很，只是私運太難，不過我們是有辦法的……』他似乎忘完了那位瘋婆的一切，向我談起生意經來，我看看他的得意的笑容，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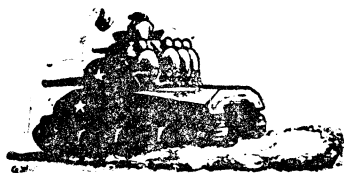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五、四、二十作 七、十重校

（註一）即是有半尺寬的布帶，北方的農人工人們習慣地把它纏在腰部衣服的外邊，藉以取暖和湊勁。大槓沿傳自刀戈爲武器的祖先們的裝束，還有點保護腰部的作用的。

（註二）即太陽。

（註三）一種有韻的律詩式的敘事詩，多以發揚忠孝大義爲目的的特殊形式的小說，在民間流傳最普遍。

（註四）即利息。



# 無名英雄

莊作

——遠征軍中悲壯史實——

——西風九週紀念徵文中選第十名——

(一)

我患眼病已經很久了！可是總沒有機會去就醫。這次從遙遠的前方回來後，爲着不要錯過機會，我毅然地向警官拿着入院證，匆匆地帶着自己的簡單日用品，攔着紅十字車子一直駛向醫院去。

到達登記處，經一位眼科上尉檢查後，填寫了准許入院證，並分配我住C字第八號外科病房。

這醫院，自從我軍攻克此地後，即從後方跟着遷來了。現在敵人已離這裏很遠，雖然是戰地野戰醫院改組的，除掉幾間簡陋的油布病房外，其餘都還不錯。像電燈，自來水等……，應有盡有。

在登記處，被指定坐一輛救護車運送到病房去。從踏板跳下來後，隨即有一位護士領我直至C字第八號的一間護士室，室內有一位年輕的護士小姐正在辦公。我把剛才眼科警官給我的檢查證交給她，她很和藹地告訴我：

『你的病床是十九號，被褥都是現成的，這邊貼着一張院規，如果你需要看的話。看後可以睡在你的

床上休養。如果需要甚麼，你可以叫我，或者等我檢視你的時候——。」

聽了她這番話後，我異常欽佩她服務的週到。躺在床上，回憶起三年前在昆明，有一次我們總算衣冠整齊的逛大街，有些少奶奶並不怎樣像貴婦，像摩登小姐並不怎樣是名媛的女人們，見了我們掛着這塊丘八的招牌，老遠地就用手帕掩住鼻子，似乎惡性病菌快傳染到她身上似的！我真奇怪會見到今天這樣溫柔的護士小姐，誠懇及和善在她每一個動作裏表現出來。她像慈母照顧孩子似的熱情。並且她還是一個美國人。我們這些丘八病人接近她的時候，爲什麼既不帶防毒口罩，又不用手帕掩着鼻子呢？或許她的衛生常識不豐富，可是她的職務却是醫院中的護士。

醫院生活頗使人感覺到寂寞，尤以這樣爲甚。中國書報雖然能見到幾張，然而該輪到我看的時候已經不能再看，祇有每日輾轉在病床上，覓取甜蜜的夢。

傍晚，我散步在醫院旁的公路上，順着路走了約十分鐘，公路右邊莊嚴的陣亡將士紀念塔，高高地聳立在公墓中，吸引我的注意。信步走去，一堆堆高底起伏不平的土堆，整齊地排列着。土堆上長着不同類的野草，使人見了，肅然起敬。

『噢！怎麼又添了一堆新的泥土呢！』

土堆前而立一塊『無名英雄之墓』木牌。我頓時悲從中來，爲他滴了幾滴眼淚，並且還爲他默默地唱了一曲戰士哀歌。

歸途上，使我總感覺到這塊『無名英雄』的木牌不妥。爲什麼不調查清楚他的名字。管理該項事務的人，可以說不失職守嗎？他如果有很多可歌可泣的英勇悲壯故時，不也被抹殺了嗎？還有誰能找到他的坟墓來憑弔呢？也許他的老母還在依門盼兒歸，是不是要永遠地望穿秋水呢！我不忍再想像下去；匆匆地跑回病房，一片呻吟聲更襯着悲哀的音調。



隔床的十八號病床，是一位善於擺龍門陣的四川老鄉——上等兵王英。他是在南坎受傷的。傷勢雖然不重，然而需要長時間的休養，才能恢復健康。我在無聊的時候，總是同他天南地北的聊天。因為我們彼此都是站在士兵的階層上，無所拘束。於是我把傍晚所見到的事，在黯淡的電力不足的燈光下，像向他發牢騷似的訴說這新土堆『無名英雄』的不合理。

『同志！你說的是公墓裏的一塊新土堆嗎？那是我們同連的一位弟兄呢！』王英忽然很鎮靜地一字一字地吐出來。

『怎麼！你知道嗎？爲什麼還寫着「無名英雄」的木牌呢？』

我這一問，似乎激動了他無限的心事。他緊緊地把頭轉向窗外，凝視着空中的皓月，半晌不會回答我。我從黯淡的燈光及月光交織下，偷看王英的臉，兩眼早成淚湖了！我失悔不應該盤根究底地追問他。他漸漸地拭着眼淚從新轉向我。

『傷心的往事已過去了！本想絕口不提，你既然殷勤地問我，倒不能負却你的盛意。但是我又應該從那裏說起呢？』

停了一會，他繼續說道：

『你說的那堆新土，使我猛然地惦念起那堆土裏的人。他是我的小同鄉。我們是一同抽壯丁出來的，他的名字叫張娃子，因爲到軍隊裏來，連長說他的名字不好聽，就替他改了一個什麼張勇。我們在師管區裏訓練完，就被調到國外來了！你想，我們這些莊稼漢，還能够跑到國外來，這是多麼够高興了！家裏人都說我們是出洋了！他們都說我們是「中國的洋兵」。

『娃子！（我們不叫他張勇，還是娃子好聽些，）他是一個硬漢。我記得他時常向我說，他聽到什麼指導員說的，我們是遠征軍，開到國外來打仗是光榮的，如果誰不打勝仗就對不起祖國。你說是不？真的，從前我看到洋人高鼻子，綠眼睛就認爲了不起，現在呢，這些老毛子見到我們都把大姆子豎起來。你想，我們要不要打點勝仗給他們看看呢！』

「在藍姆伽我們出發的時候，都是很興奮地唱着義勇軍進行曲。到了雷多休息了幾天後，我們就奉到命令去攻新平洋，于邦，孟關，沙都楚。這幾個地方都很費勁地攻克了！雖然我們傷的有，亡的也有，可是打起仗來我們都像小孩子過新年似的快樂，誰都不會說出一個「苦」字出來。」

「我記得有一次，排長派我同其他的一位同志當搜兵，娃子報告排長說，他要同我一道去！排長允許了他。我們各帶搜兵應帶的物品，拿着一枝上了刺刀的步槍，像小偷似的在森林裏摸索着。他老是想同我說話，我輕輕地告訴他說：「娃子，我們當搜兵不應該說話，如果給敵人聽到了可要送命的。」他說。『管他媽的什麼送命，他打倒老子是他的本領好，要不然來試試娃子的本事。』他仍然是這麼一股牛脾氣。要如果真打倒……我正在這樣地想的時候，忽然看到前面一棵大樹上的樹葉在動。我想天未會起風，樹葉爲什麼會動呢？對，一定是鬼子的瞭望哨。我拉着娃子，把這情形告訴他，同時把我們身上的偽裝增加了一些樹枝。我輕輕地向娃子說：「我們應該想個主意才對。」娃子說：「我只知道打，不會想主意。」後來我告訴他說：「現在我先回去報告班長，你在這裏等着不要動。」他說：「你要快點來呀。」

「我繞了幾個圈子，到了我們的搜索班，把剛才的情形報告了班長。班長說：「不要隨便開槍，最好能够接近那裏看個究竟。」回來，我把這話向娃子說後，同時告訴他從那邊繞向大樹的後面，我從這邊也繞過去。在後面我們可以設法找到樹上是什麼東西。我們兩人各自摸索過去，到了大樹後面，我已看到娃子比我先到。我覺察到地上有兩個紙烟頭，判斷這樹上一定有敵人，並且恐怕祇有兩個。我輕輕地把這情形告訴娃子，娃子說：「對。」娃子說完這話，忽然拍了我的肩膀一下說道：「你看！那兩個傢伙不是在那邊樹上嗎！有一挺機關槍，還有一個皮盒子。」我順着他的手瞧去，不錯，正是兩個鬼子在熟睡着。娃子說：「我一槍一個省得麻煩了！」我很快地制止住他，告訴他開槍是不行的。「你看！那個皮盒子是電話機呢！我們一定先找到他的電話綫，割斷了它以後……你會爬樹嗎？」「當然會！」「那麼然後你爬上樹去把鬼子攆下樹來就行了！」

「我們找到了電綫，用刺刀割斷後，娃子便像猴子似的攀登上去。我看得很清楚，這兩個鬼子正睡得

那麼甜，真是該死了！娃子爬上去後，用槍托對準兩個鬼子，就這麼一掃，傢伙們都咚咚地摔下來了。我急忙提着刺刀裝好的槍跑上去刺，可是這兩個鬼子已動不得了！我想還是捉活的好！於是我收回刺刀。

『因為敵人的前哨被我們活捕了，所以我們的部隊一直攻到了鬼子們的戰壕前他們還不知道。結果這場戰鬥很順利地結束。敵人因為措手不及，以致全軍覆沒。』

『當天，我們得到連長的誇獎，並且升了我們爲上等兵，一個人還獎了三十個盧比。真是喜歡得不得了！從這次起，更增加了娃子不怕死的精神。』

(三)

『又有一次，我也記不得什麼地方了。總之，那地方有很多的小山，小山上還有幾座紅綠的洋房。他媽的！鬼子們的工事建築得十分堅固，說是完全用什麼鋼骨水泥做的，我也不知道鋼骨水泥是什麼東西。××師攻了多天，都沒有攻下。後來我們這連也調來了，擔任正面攻擊，真有些棘手。我們接連攻了三天，都沒有攻下，連長也沒法子，倒傷了很多同志。後來連長主張選派敢死隊，一共有三十幾名弟兄報了名，我與娃子都是其中的一份子。可是連長祇選了二十名，我被擯棄了。他們各帶了滿身的手榴彈，由一位排長率領。連長叫我擔任與敢死隊聯絡。天剛剛拂曉，他們就悄悄地走了。我也跟着他們稍遠的後面。』

『廿分鐘後，我接到排長命令，敵人主要陣地已被我敢死隊佔領三分之一，叫我趕快地跑回報告連長。約莫半小時內，我們已佔領了整個敵人陣地。』

『因為勝仗打得太使人興奮了，一股勁地把娃子都忘掉了。我急急地找到敢死隊的一位李班長，他把娃子的事告訴我了！』

說到這裏，他的喉嚨好像嘶啞似地哽咽着。

『娃子太興奮了！他時常不聽我指揮。第一次他跑到敵人的掩蔽部旁邊，就大聲喊道：「鬼子：你不要死不要臉地待在裏面，有種我們就出來拼一下。」我喝住他，他也不管，他拿着手榴彈對準掩蔽部的射

擊孔投進去。轟！一下，把鬼子都報銷了！他又跑到第二個，第三個，冒着雨點似的機關槍彈。他一共破壞了六個掩蔽部，可是他也被其他掩蔽部的機槍子彈射倒了。待我們佔領陣地二分之一時，我就跑去看他，我摸摸他，尚未斷氣，人是昏迷了。我檢查他的身上，見到上身中了五顆子彈。後來我馬上派担架抬到後面的紅十字車去了。他或許還不要緊呢！」李班長把他一口氣說完。

「總是菩薩保佑他沒有死。我離開他已二個月了。半月前，我在南坎受傷，當時被送往施貴醫院治療，在前星期纔轉院到這裏。誰知道他也在這裏，並且在一個病房裏。他的傷口確實有五六處，已經開了好幾次刀，都還沒有完全好。人已瘦得像一根枯柴。他以前是睡在你這張床上，爲着照顧他，我要求護士小姐纔准我伴他在旁邊的床睡。可是……。」

他很傷心地哭了起來，我也覺得有種不幸的先兆來逼迫我，一陣陣不寒而慄。恰巧電燈也熄了，天上的月亮也被烏雲遮住，愈覺得令人淒楚不堪。他休息一會才含淚說道：

「五天前，醫官來檢查他，說他乾血，因爲流血過多，說要明天輸血。那天夜裏，也像今天這樣黑黝黝的，他就……雙眼閉得緊緊地。」

「他死以後，你想，我怎能對得起他的家裏？我們是一同出來的呀！他還有一個七十幾歲的老娘，還有一個老婆，一個孩子……。因爲我傷心過度：一直都昏迷着，我們兩人，都是同親兄弟一樣的，所以等到我身體稍好些時，去問問葬在那裏，也沒有人曉得。後來有一個伙仗告訴我說葬在公墓裏，我才放心。本想去買些紙錢燒給他，他媽的這裏又沒有賣的，很多人勸我不要去看他的坟，他們都說出院以後，待我病好了再去不遲，所以我就沒有去過。倒不知道他坟上連名字都沒有一個，真是氣人。」

聽完了王英的一夕話，真使人悲恨交集。這場悲壯的史事，即使鐵石心腸的人也會感鬱鬱的吧！輾轉反側，決定明日去向管理組交涉重新替他做塊牌『有名英雄』的碑，並且寫信告訴他的家屬，也可以領到些撫卹。同時表揚他英雄事蹟，作這堆新土裏的民族英雄也會瞑目，更使得社會上一般奸商，污吏，見了丘八掩鼻子的摩登小姐們，知道丘八們的肉體是爲誰而斷送的。



## 烽 煙 九 萬 山

吳無天

——抗戰中國的一個故事——

我們這支隊伍輾轉在敵人的後方，已經有半個月了！這幾天的行軍老是在高山裏盤旋，沿途看不見一間破爛的茅屋，更沒有碰到一個老百姓，弟兄們都煩躁得亂鈎槍機，他們脫離了戰場就感到非常寂寞。

我們十個人是軍部的前站，除了兩個伙伙挑行李糧食之外，其餘的都是一些參謀、副官、指導員、政工同志。大家都沒有武器，爬行在彎曲的山徑裏，望着陰森森的天空，心中未免有些害怕，尤其是兩位年輕的女同志，更是提心吊胆地緊跟着我們。

走完了一段山路，兩旁呈現出一片茫茫的田野，原來田裏的水都結成冰了！桂北的冬天是來得那麼地早啊！我們一面走一面用手杖刺破田裏的冰塊；薄薄的冰塊像鏡子一樣地發出破碎的悲鳴！兩旁的老樹已光禿了枝條，四週圍都是峯巒起伏的山崗，山的尖端繚繞着漫天的白霧……

不知道什麼時候，我們已經脫離隊伍很遠了！兩個伙伙因為挑担的關係，也跑在前面去了。我們祇剩下八個人，憑着一張簡圖和一個羅盤，在煙霧蒼茫中摸索前進、大家互相開玩笑來減輕心裏的恐慌，正在

高興的時候，忽見右面山坡上，慢慢地走下一個老頭子來！他似乎挑着一担東西躲閃閃地在草叢中蠕動。大家都以為是土匪來了，女同志們嚇得嘴唇發青，祇有蘇參謀擺出軍人的姿態向他高喊：『站住！』這簡短的命令居然發生效力，老頭子顫抖地對我們哀告說：『傳……傳爺！我……我不是土匪……』我們的心鎮定了！祇見他的担子是一頭掛着血淋淋的牛肉，一頭掛着雪亮的大鐮刀。大家又向他威嚇道：『你不是土匪，好的，把你的牛肉分一點給我們。』

『這……這……傳爺！這幾斤牛肉是走四十里買來的……是老虎咬傷的囉……恐怕吃不得……』

『媽的！你吃得我們也吃得，快點分一半來！給你錢。』蘇參謀掏出一張十元關金給他，大家又用好言勸解一番，這老頭兒才遲遲疑疑地拉下那雪亮的鐮刀，祇一刀便割下一塊四五斤重的牛肉來遞給我們，然後很畏怯地向左面山坡走去。臨走時他還回過頭來向我們說：『傳……傳爺！請你們小心一點，前面土匪很多，專門搶你們傳爺呢！』

『哈哈！管他媽的，今晚總算有肉吃了！』蘇參謀快活地笑着，正想叫伙子在路旁摘一點青菜，誰知道兩個伙子早已離開我們了。

『糟糕！這兩個笨豬是不認識路的！』大家亂嚷着，剛轉了一個彎，忽然看見兩個伙仗從路旁山溝裏鑽出來！他們的面孔發黃，雙手亂舉着慌慌張張地喊道：『……報……報告官長……行李丟了！』

『怎麼！丟了！是土匪嗎？』

『是……是的……有六七個……還有鳥槍……步槍……』我們來不及盤問，蘇參謀馬上喊着：『跑步！跑步！』但全指導員却竭力反對，他叫大家鎮定些，把手插進褲帶，披着棉大衣，加快速度走着，幸而土匪不再下來，使我們安然地通過了這危險地帶。

走不上三里路，前面就是王洞了！我們的心還卜卜地跳着，團部的弟兄，都坐在路旁休息。看看這地帶上寫着四十餘戶的王洞鄉，這時已成一片瓦礫場！燒焦的木頭，夾着大便秘的臭氣，不時吹入我們的鼻尖，這據說是我們國軍的成績啊！他們遭到了土匪的搶劫就遷怒到無辜的老百姓，這樣軍民間的仇恨就愈來愈

愈深，敵後的工作也愈加困難了。當兄弟們知道我們被搶時都憤憤地罵着：『靠他奶奶的，老百姓真可惡，我們在前方打生打死，到了後方還要被老百姓殺死，真他媽的太不值得了……』

『媽的，我主張把這些老百姓統統殺光。』

『喂！指導員！報告團長派一連人去把你們的行李拿回好嗎？』

兄弟們亂嚷着，都很同情我們，但因為上面的命令，今天要越過九萬山宿營。所以我們也不告訴團長了！休息廿分鐘，我們便緊跟着團部趕路，大家的行李、書籍、油、鹽、米，都完了！心裏很覺懊喪，伏老羅肩上還中了一刀，他一面走一面講述着被搶的情形，這些粗魯的大兵，都罵他不中用，一路他開玩笑，並且還告訴我們：昨天在××宿營時，有一個難民也遭到厄運，他的行李，老婆都被匪徒們擄上山去了！他自己祇剩一件短褲，抱着一個吃奶的小孩子來向團長哭訴……『唉！真慘！』全指導員在搖頭嘆息，接着繼續向那個講述的兵士問道：『後來呢？』『後來團長派了一連人去搜索，因為地形不熟，到處都是深山密林，連土匪的影子都看不到……』正講到這裏祇見路旁拋滿了牛皮，牛骨頭，忠實的牛腦殼埋在污泥裏似乎還在掙扎。龐大的牛的軀幹被寒風吹送出陣陣的腥臭，這骷髏的屍體的展覽一直延長了一兩里路，看樣子不下四五十匹！『這又是我們國軍幹的好事啊！』大家的心裏在感嘆！走在這荒涼寂寞的無人地帶，誰也不知道應該同情沒有飯吃的士兵，還是無辜的老百姓！我們望着土牆上『軍民合作』的標語都不覺把頭低垂下來！

又走了十多里，路更難行了！一層層的山峯，遮住了太陽，像是在地獄裏行進，我們感覺到世界上從未有過的陰森！曲折的山徑不但一高一低窄狹難行，且路上淌流着澗水，隔不到五分鐘一次『卜通！』『格啦！』的人、馬滾跌聲！嘻嘻哈哈的笑聲在山谷裏回響着。走了一段石階路又是一段爛黃泥路，驃馬的鐵蹄被深深地陷下泥漿裏拔不起來！前前後後都是馬的嘶鳴，人的呼嘯，整齊的隊形也混亂了。

好容易才走至平地，有名的三十六條河又橫在我們的面前，走不上半里路又是一條淺淺的溪流擋住去路，沒有橋樑，沒有渡船，弟兄們都解下腳綁，撩起褲管，一面罵一面走下水去。我們也照樣實行，冰冷

的水一直浸到我們的膝部，冷的刺激震顫着我們的心弦……我們咀咒着這一些溪流爲什麼這樣彎曲，故意來阻礙我們的行進。

走完了三十六道水，像是經過了一場苦痛的疾病一樣，大家的腳趾都浸白了！眼睛也花了！不管有沒有休息的號音，凌亂的隊伍像一羣受傷的野獸，一個個疲乏地倒在地上。

時光已過了中午，太陽老是不出來！天空依然堆擁着深深的雲層。兵士們都從乾糧袋裏掏出飯糰，死牛肉乾，津津有味地吃着。這些『三月不知肉味』的人，今天佔了老百姓的便宜，就要『過屠門而大嚼』了。

平地的行程終止了，這一條偉大的巨蛇，又在山徑裏擺動着他們浩長的影子。團長騎着馬雄立在隊伍的中間，他把望遠鏡舉到眼上，向前面山崗瞻望，好像什麼都看不見似的頹然地放下來！

前面煙霧瀾漫的便是九萬大山了！

走了許多亂石子堆成的凹凸不平的山路，奇怪得很這裏的樹木却沒有落葉，十二月的太陽也居然微露面孔，使我們都脫下棉大衣，看看兩旁解凍的冰田，和樹上亂飛的小鳥，真使人想到那明媚的春天。

遠遠的一片黃色的山峯展現在我們的眼前。

『這是九萬山啦！』弟兄們都喊了起來！

『不！這是標山！』

『媽的，你曉得個鷄巴，地圖上明明寫的是九萬大山。』

『呸！你才不知道呢！老百姓說的這叫標山又叫朝上吻。』

『放你媽的屁，你幾時夢見老百姓，這地方的老百姓都是土匪。』

『哈！你也是老百姓來的，連你也是土匪啦！』無知的丘八們在亂鬧着，互相調笑，有人檢了笨重的石塊放在別人的揹包上，等到發覺時便是一陣哄亮的笑聲……漸漸地接近山脚了，祇見山頂上一片白色花朵，遠遠望去像太太們大衣領上的白絨毛。大家仰着頭又發出這樣的疑問：『這是雪吧？』



『太陽這樣熱，那裏還有雪，這一定是煙霧。』

『不，這是山上的野白花！』

『這樣高的山，怎麼爬得上啊！』

所有的人都發出同樣的聲音，在埋怨着。看看上山的道路，在半山裏就轉了彎，蔓草湮沒了路線，『也許不經過那白色的地方吧！』這樣的希冀從每一個人的眼睛裏可以看出誰知道越走越高，上了一坡又是一坡，有時看見那白色的東西，有時又看不見了，壁直的黃泥路使得許多人都站不住脚跟，一個個在表演『跌交的藝術』。兩位女同志更是人們嘲笑的對象，在這裏祇有尼采似的英雄才使人崇拜的。例如全指導員雖然是個文縷縷的大學生却一交都沒有滑跌，團長還是照樣地騎着他那匹烏黑的駿馬。騾子和伙子簡直伸不起腰來！在這時候恐怕是他們平生最苦難的一天了！隊伍像一條被割成了幾節似的，前後的距離拉得長長地，山間的水流，像我們額上的汗一樣地淌下來！漸漸地路沒有了，往上一望到處都深印着凌亂的足跡和馬蹄。

正在嗟怨聲中，清澈的機關槍聲，在我們的後面有節奏地響起來！

『我們在和土匪開火了！』有人大叫着，隊伍又呈現出一陣忙亂和騷動。但團長却滿不在乎，他跳下馬來叫大家上好子彈，抬着重武器爬上山去！一會兒一個傳令兵氣急敗壞地跑上來：『報告團長……我們的落伍兵……被土匪搶了，……打傷一個。特務排已在開火……』

團長望一望四週圍參天的密林，眉頭一皺依然叫大家警戒前進，後面的槍聲也由稀少而無聲了！我們都舒了一口氣，轉了幾個彎在前面的山峯上又出現那一片白色的花朵！

『啊！還有那麼高啦！』

我們長長地嘆息着拿出最後的力量往上爬行。好容易走到那白色的地方！原來真是積雪。除了中間一條濡濕的小徑外，四週圍都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草上，樹上像垂掛着一球球新彈的棉絮，冷風直刺進我們的骨髓，使我們的心感到一陣緊縮似的顫抖。皮膚鼓起了寒冷的小粒，脫去的大衣，棉襖又重新披在每

個人的身上。

這是整個大山的最高峯，隊伍到了這裏自然地靜止了，兵士們都掏出飯盒，口盅，到樹上、草上、裝了滿滿的一碗雪花，用筷子挑着吃，他們的牙齒在得得地顫抖，然而面上都露出笑容，像吃着很香甜的白米飯。

騾馬、輜重，也在雪地裏喘息着，往下一望人們像螞蟻似的爬上來！到處都是堆一樣的山崗，沒有落葉的樹木却阻擋了我們的視線。

飢餓與疲乏在催眠着我們，但寒冷的風却使我們合不下眼，弟兄們正在貪婪地吃着雪花。

忽然四面的槍聲又響了起來！

樹上的雪球紛紛飄墮，密林裏亂飛着倉皇的野鳥……子彈好像在我們的心裏呼嘯着：

『比、比！比比……比……』

『爬！爬！爬……』

『散開！』

『趕快佔領高地！』

團長發出簡短的命令，久經戰場的老兵這時也忙亂起來了！機關槍，小鋼砲，槍榴彈，在半空裏奏着雜亂的交響樂。

兩位女同志躲進山谷裏，用冰冷的腐草蓋在頭上，馬匹輜重也趕進有蔭蔽的地方，全指導員和團長站在一顆大樹下，他們用背貼住樹幹，指揮着弟兄們發射子彈。

一陣忙亂過後，大家都沉着了。因為土匪究竟沒有日本人那樣優秀的武器，但猛然間：『吟咿！吟咿……』一陣連續放聲好像是敵入重武器的聲音。接着又是一陣：『咩咩！咩咩！咩咩！咩咩……』

『咩！咩！……』的機槍連續放射聲。

我們的機槍也『布嚕嚕……』地一陣急放聲音非常好聽，但卻沒有看見一個敵人。

『步槍組向右延伸一公尺！』團長的手一揮，何排長馬上就下了一個命令。

『報告排長：我想變換陣地。』

『不，火力不能間斷！』但那報告的兵士馬上就中彈倒下了。

『狗鷄巴日的，退下！等我來！』何排長爬到他的旁邊：『嘩嘩嘩……』一陣槍榴彈打得陰森森的樹林都照亮了！

團長的身上沾滿了雪花，他的手槍也掏出來了『媽的！土匪那裏來的武器啊！』他的眼睛迷惑着，望着雪地裏散亂的行李，和一片煙霧的天空，大聲地喊叫着：『快放！』

『轟咣！轟咣！……』

『嗒嗒嗒……吐吐吐！……』

小鋼砲，擲彈筒，在空中亂號！分不出是我們的還是敵人的。

『你狗日的注意啊！那邊山好有人在嘍咕嘍咕地講話。』何排長高叫着同時準確地打出一排子彈，聲音立刻停止。同時槍聲也漸漸稀少了！祇剩了幾聲步槍在『劈拍，劈拍』地哀鳴！團長下令搜索前進，險峻的高山和參天的古木都冒出了濃煙，這場惡戰，我們始終沒有看見一個敵人，而我們的担架上已經躺了十多個人了！

大家從雪堆裏，亂石裏，窄狹的山谷裏鑽出來！一切都恢復原狀帶着勝利的笑聲走下山去。

『媽的，這些老百姓真野蠻呀？』

『土匪那裏有這些武器，恐怕是敵人呢？』

『不，這裏距離甚遠，聽說前半月敵人進攻宜北在這裏會被土匪截擊繳械，敵人死傷近千。』全指導員，在解釋他們的發問。

『未必吧！老子打仗十多年還沒看見這樣大胆的土匪。』

『真是的，今天我們是早有準備沿途配備行軍，不然早就完了！』

『太陽這樣熱，那裏還有雪，這一定是煙霧。』

『不，這是山上的野白花！』

『這樣高的山，怎麼爬得上啊！』

所有的人都發出同樣的聲音，在埋怨着。看看上山的道路，在半山裏就轉了彎，蔓草溼沒了路線，『也許不經過那白色的地方吧！』這樣的希冀從每一個人的眼睛裏可以看出誰知道越走越高，上了一坡又是一坡，有時看見那白色的東西，有時又看不見了，壁直的黃泥路使得許多人都站不住腳跟，一個個在表演『跌交的藝術』。兩位女同志更是人們嘲笑的对象，在這裏祇有尼采似的英雄才使人崇拜的。例如全指導員雖然是個文縐縐的大學生却一交都沒有滑跌，團長還是照樣地騎着他那匹烏黑的駿馬。騾子和伙子簡直伸不起腰來！在這時候恐怕是他們平生最苦難的一天了！隊伍像一條被割成了幾節似的，前後的距離拉得長長地，山間的水流，像我們額上的汗一樣地淌下來！漸漸地路沒有了，往上一望到處都深印着凌亂的足跡和馬蹄。

正在嗟怨聲中，清澈的機關槍聲，在我們的後面有節奏地響起來！

『我們在和土匪開火了！』有人大叫着，隊伍又呈現出一陣忙亂和騷動。但團長却滿不在乎，他跳下馬來叫大家上好子彈，拾着重武器爬上山去！一會兒一個傳令兵氣急敗壞地跑上來：『報告團長……我們的落伍兵……被土匪搶了，……打傷一個。特務排已在開火……』

團長望一望四週圍參天的密林，眉頭一皺依然叫大家警戒前進，後面的槍聲也由稀少而無聲了！我們都舒了一口氣，轉了幾個彎在前面的山峯上又出現那一片白色的花朵！

『啊！還有那麼高啦！』

我們長長地嘆息着拿出最後的力量往上爬行。好容易走到那白色的地方！原來真是積雪。除了中間一條濡濕的小徑外，四週圍都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草上，樹上像垂掛着一球球新彈的棉絮，冷風直刺進我們的骨骼，使我們的心感到一陣緊縮似的顫抖。皮膚鼓起了寒冷的小粒，脫去的大衣，棉襖又重新披在每

個人的身上。

這是整個大山的最高峰，隊伍到了這裏自然地靜止了，兵士們都掏出飯盒，口盅，到樹上、草上、裝了滿滿的一碗雪花，用筷子挑着吃，他們的牙齒在得得地顫抖，然而面上都露出笑容，像吃着很香甜的白米飯。

騾馬、輜重，也在雪地裏喘息着，往下一望人們像螞蟻似的爬上來！到處都是堆一樣的山崗，沒有落葉的樹木却阻擋了我們的視線。

飢餓與疲乏在催眠着我們，但寒冷的風却使我們合不下眼，弟兄們正在貪婪地吃着雪花。

忽然四面的槍聲又響了起來！

樹上的雪球紛紛飄墮，密林裏亂飛着倉皇的野鳥……子彈好像在我們的心裏呼嘯着：

『比、比！比比……比……』

『爬！爬！爬……』

『散開！』

『趕快佔領高地！』

團長發出簡短的命令，久經戰場的老兵這時也忙亂起來了！機關槍，小鋼砲，槍榴彈，在半空裏奏着雜亂的交響樂。

兩位女同志躲進山谷裏，用冰冷的腐草蓋在頭上，馬匹輜重也趕進有蔭蔽的地方，全指導員和團長站在一顆大樹下，他們用背貼住樹幹，指揮着弟兄們發射子彈。

一陣忙亂過後，大家都沉着了。因為土匪究竟沒有日本人那樣優秀的武器，但猛然間：『吟吶！吟吶……』一陣連續放聲好像是敵入重武器的聲音。接着又是一陣：『咔咔！哄哄！咔咔！……』

『哄！哄！……』的機槍連續放射聲。

我們的機槍也『布嚕嚕……』地一陣急放聲音非常好聽，但卻沒有看見一個敵人。

『步槍組向右延伸一公尺！』團長的手一揮，何排長馬上就下了一個命令。

『報告排長：我想變換陣地。』

『不，火力不能間斷！』但那報告的兵士馬上就中彈倒下了。

『狗雞巴日的，退下！等我來！』何排長爬到他的旁邊：『嘩嘩嘩……』一槍榴榴彈打得陰森森的樹林都照亮了！

團長的身上沾滿了雪花，他的手槍也掏出來了『媽的！土匪那裏來的武器啊！』他的眼睛迷惑着，望着雪地裏散亂的行李，和一片煙霧的天空，大聲地喊叫着：『快放！』

『轟！轟！……』

『嗒嗒嗒……吐吐吐！……』

小鋼砲，擲彈筒，在空中亂號！分不出是我們的還是敵人的。

『你狗日的注意啊！那邊山好有人在嘍咕嘍咕地講話。』何排長高叫着同時準確地打出一排子彈，聲音立刻停止。同時槍聲也漸漸稀少了！祇剩了幾聲步槍在『劈拍，劈拍』地哀鳴！團長下令搜索前進，險峻的高山和參天的古木都冒出了濃煙，這場惡戰，我們始終沒有看見一個敵人，而我們的担架上已經躺了十多個人了！

大家從雪堆裏，亂石裏，窄狹的山谷裏鑽出來！一切都恢復原狀帶着勝利的笑聲走下山去。

『媽的，這些老百姓真野蠻呀？』

『土匪那裏有這些武器，恐怕是敵人呢？』

『不，這裏距離甚遠，聽說前半月敵人進攻宜北在這裏會被土匪截擊繳械，敵人死傷近千。』全指導員，在解釋他們的發問。

『未必吧！老子打仗十多年還沒看見這樣大胆的土匪。』

『真是的，今天我們是早有準備沿途配備行軍，不然早就完了！』

『哈哈！如此說來敵人太沒用了！』

大家一面罵，一面笑，得意忘形地在油滑的山徑上走着，忽然前面有人大叫起來！

『呀啊！』

許多人的目光都向前集中着：原來有人踏住了一個死屍，這死屍全身剝光，祇剩下面一條黃色的短褲。

『啊！屍首，屍首！』

『啊啲！這裏又是一個！』

『嗚！那邊還有啦！』

因爲這一發現漫山遍野都看見死人了，有些居然連褲子都剝掉，有些還被火燒焦臭難聞！有仰着的，伏着的，埋在草裏的，丟在山谷裏的……走不上一十步又是一個渾身精光，慘黃色面孔的屍體，偶然也有一兩個女屍！這使得女同志們嚇得痛哭起來！血液一點一點地滴在路上……到處都飛散着殘破的書籍，箱籠，相片，名片，破布，腳綁，軍帽……。

這一些都是土匪的成績啊！我們在感嘆着這不分敵人與國軍一律憎恨的匪徒。同時也深覺我們不能利用這一枝偉大的力量！

天空是一片濃重的灰色，地球已經旋轉到黃昏了！我們總算通過了九萬山，然而今晚的宿營，還地不知在什麼地方。



## 璇璇之死

黃文耀

——抗戰中國的一個故事——

三十四年一月，贛州緊急疏散命令已頒佈了，廣東韶雄方面黨政軍學各界，紛紛結隊經信豐集中龍南，準備向東江、興寧、梅縣與平遠一帶轉進。誰都曉得贛州保不住，妻在那裏快要生產了，在情理上應該回去看看，替她想個安全的辦法的；可是，那時我在龍南縣立中正中學充任校長，寒假結束，第二學期快要開始，教師已聘好了，正要作進一步的整頓，才不負將專員的期望；因為以前這個學校的學生被地方派別利用，向來以鬧風潮出名，政府覺得痛心；有眼光的家長實在不耐煩；有志氣的學生非常憤慨，都迫切期望加以整頓。消息一天天壞，龍南人心也動搖了，當局更作疏散的準備，如果我回到贛州接家眷，學校在羣龍無首的情況下，必然瓦解的，所以忍痛留在龍南。妻畢竟在生產後五天，攜長女璇璇和初生的幼子璐璐，過了三天貨車生活，來到龍南。

贛州失守，龍南也下令疏散，全體教職員下鄉逃難，我和妻及子女留守學校。韶、雄、贛各地來的逃難者，把我們學校佔住得沒有一塊空地，這時因為消息不好，大家都冒雪向東江方面亡命，會一度被弄得如難民收容所的學校，又冷靜下來；而且比平時更冷靜了。

難關畢竟渡過，龍南獲得偏安，二月廿二日恢復辦公，三月一日正式上課。璇璇出生一個月，便送入新贛南托兒所，過着合理生活，在所裏是最出風頭的，她的智慧發展，比普通嬰兒早一個月；記憶力也特



別強，當她只有半歲左右，一個月沒有見面的保姆，全所嬰兒只有她一個還認得；膽也特別大，所裏的小狗爬上身上，她是滿不在乎的。到龍南時有一歲半了，學校正式上課，她每天獨自到處跑，早上看升旗晨操；也常到教室看上課；禮堂開會，聽到有演講聲音，她便會從後台爬上來，站在前台看着下面五百多學生，一點也不會害怕。因為看得多了，遇着升旗她會自動立正；每天晚上未睡前，她最喜歡到父親的床上玩，這時在家人的鼓勵下，她便得意地表演；她會立正唱國歌；而且自己打拍子，小口開合着唱：『Do Do Me Me』，她還能够把『咨爾多士，爲民前鋒』的半拍裏表演出來；雖然字音含糊，但神氣是十足的；晨操也學會幾節，不但會自己做，還會發口令：『一，二』，要全家人做，若果你不做的話，她會用小手指指着你，那時面部的表情好像說：『哼，你又偷懶了！』表演得最好的要算教書；而且是教英文，她簡直把我們全家人當學生，只要給她一小段粉筆，問道：『璇璇，教書是怎樣的？她便用力在牆上劃，邊劃邊說：A，E，O，』念了幾遍，回轉身來，把兩隻小手掌輕輕地拍幾下，做出拍粉筆屑的樣子，然後豎起右手食指說：『這個……』，跟着問：『看到不看到？』最後鼓起眼睛，咬牙切齒，口裏噤哩咕嚕，做出教員罵懶學生的樣子，於是引得全家人笑痛了肚皮。

家庭瑣事她也學得很像：洗衣服，招呼小孩，和吃辣椒的苦相，都學得有聲有色。最奇怪的，沒有任何人教她，她却曉得祖父是長輩，特別恭敬，那時父親哥哥等剛從香港來，相處的時間很短；但她最聽父親的指揮，一見父親拿起煙斗，她便自動過去取紙條，向爐子裏引火，給父親點煙。有時發脾氣大哭，聽到父親說：『璇璇，給我點個火來。』她馬上止哭，接過紙條把火點着，遞給父親，然後再哭。她發脾氣誰都敢打，父親却例外，不但自己不打；而且不許任何人打，所以我父親最喜歡她，認爲她是十個男女孫中最健康，最漂亮，和最聰明的。

我和妻正高興得到一個好的學校環境，給她學習，對她的前途寄予無限希望，父親也說：『她將來最好學做電影。』但不幸的消息又來了，三十四年六月五日，第七戰區長官部接獲情報，敵軍向三南竄擾，限令於三天內疏散。縣府庫空如洗，五月份附屬機關經常名費發不出，疏散費更不消說；民仗忙於軍運，

這個全縣最高學府是顧不到的。窮則變，變則通，最後把公物分爲兩部份，一部份由隨校上方挑運；一部份交學生疏散；教職員行李由各人自理，問題總算解決了。七日晨早，敵機來城掃射，敵艦轟及眷屬加速下鄉，九日晨我自己背行李，妻背幼子，一位自僱女傭人背璇璇，到離城三十里的臨江鄉。住了兩三天，敵人到龍南城，臨江受威脅，再遷到離臨江十五里的塘口鄉，畚坑一個學生的家裏。

畚坑在山上，上下山要花一個鐘頭，地方是相當安全的。水和柴不成問題，米就要貯備，所以住下第二天，我和妻親自下山到塘口墟買米，兩人出盡平生之力，把米抬上山。爲了一家大小八口，幾斗米維持不了多少天，雖然還有幾個校工跟着疏散；但家人食米，無論如何是不應該叫公家的人去採的，吃過了中飯，我和妻又拿了扁担布袋和繩索下山買米去，兩個孩子交女傭人招呼。待我們再回到山上，璇璇牽着我們到天井，指手劃腳，告訴我們怎樣在天井跌了一交，最後說：『沒有奶奶。』因爲平日當她跌交之後，妻每次用奶水給她擦一下，這是中國的老方法，這次跌交，妻下山去，所以她說沒有奶奶。我們看着她的頭部，只擦破一點皮，沒有注意。

敵軍越過臨江墟，一直迫近到離塘口墟八里路的老鎮村，把軍械庫焚毀後便撤退，畚坑轉危爲安。每晚飯後，璇璇牽着我們到草坪上乘涼，看看牛馬，自己爬上斜坡，直衝下來，高興極了。三四天後，身體發熱，而且一天增高，也不再愛玩了，妻曾經在醫院當過會計，稍稍懂得一點病理，總覺得不是好的徵兆；但却看不出是什麼病。到溫度很高的那天，恰巧湘鑛局醫院陸院長也逃難來，他是妻的老上司，請他看了一會，還不能斷定。晚上學校的護士吳小姐來招呼她，吳小姐突然叫道：『璇璇抽筋！』於是把陸院長請來，那時璇璇的眼睛向上翻，口角頻頻上下跳動，似笑非笑的樣子。陸院長說：『這是腦子裏的病』，於是替她打『固鎂素靈』，開始一兩針，她還知道痛，後來便沒有知覺，頭和手足漸漸向後彎，抽氣的聲音，幾丈外都聽到，口唇變黑，臉色發黃，有時抽得透不過氣來，我們以爲她死了，一會兒，又呼呼地抽着，她太苦了，陸院長替她打嗎啡針，稍稍可以安靜些，不久又恢復原狀，幾經檢查，認爲她的心臟很好，完全是腦中毒，是患破傷風症，於是我們斷定天井一跌，是致命傷。陸院長說：『只有注射破傷

風血清可以有救』，偏僻山村，那裏有這種靈藥？

天剛亮，我快步下山，敲開由龍南遷來的一家西藥房的門一問，恰巧有兩瓶德國製的，這意外的收穫，高興得價錢也不問，加速步伐，上下山只花了四十分鐘，把兩瓶血清送給陸院長一看，原來已逾期四年半。他說：『不要打，沒有用處，等於水一樣，打了反而花了錢。』我和妻總苦苦要求他一試，總希望還有若干份之幾效力，可以挽回她的生命。他畢竟答應了，但說：『先在臂上打一些看看有無反應，如果呼吸突促，臂上發紅，那便是有效，你們再來通知我。』我們目不轉睛地看着，出納陳小姐也來招呼，一會妻說：『有效了。』馬上把陸院長請來，他信疑參半；但因為我們堅決請求，於是實施注射，結果一點沒有效，氣還在抽，身體向後彎成弓形。下午抽氣聲音較小，我以為是有轉機，但陸院長說脈搏不好，替她打強心針，五時許天快黑了，呼吸聲音和平常一樣，我把帳子撥開，看到璇璇很安靜，身體不再彎了，兩眼閉着，却渾滿了淚水。我總以為呼吸恢復常態是好的徵兆，把陸院長請來，他按一下脈搏，替她打強心針，靜了一會說：『你們為她準備好了沒有？』晴天霹靂，我們的希望終結！但我們的心理已起了變態，願意她早死，因為她二十四小時的掙扎太苦了！

我和妻及幼子被他們請出，坐在陸院長臥室外面，那時雖然是舊曆五月十四，可是月色特別好，高山松杉，明月如輪，一切都歸於寂靜。因礙於鄉間俗例，學生和家長動手在我們坐處右前方的菜圃搭一簡單茅棚，由吳陳兩小姐把璇璇抱出來，放入棚內，替她換衣服，總務主任梁君，吳小姐的弟弟和學校的工友星夜動工做棺材。

第二天早上，選好墓地，我親筆書墓碑『慧女璇璇之墓』，妻要我簡括地把她逃難的經過敘述一下，更把來求生非求死的意思表現出來，於是加上『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生於贛州，兩經大難，跋涉長途，原為求生而至，豈料病危藥缺，斷送天才！』下署『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黃文耀劉惠賢同立』。寫妥，由平日喜歡和璇璇玩的饒劉兩校工挑棺材，總務主任梁君，訓育主任黃君，和一位姓劉的導師，親自動手挖土，把棺材放入墓穴，他們在兩旁把浮泥推下，眼看着棺材慢慢看不見，一層一層的黄泥使我

們和璇璇相隔愈遠，我和妻都大哭了！

晚上雷雨交作，一連三四晚都是如此，我和妻都覺得璇璇運氣很好：生的時候在一個天氣晴朗的早晨；死的時候在一個月色皎潔的晚間，她真是生死光明呀！

龍南克復，六月份的經常各費停發，一連欠薪兩個月，迫得把值得紀念的璇璇遺物，忍痛變賣下山，沒精打采，拖着沈重的脚步，回到多事的龍南。

三五，四，二二於江西贛縣清水塘



# 軍隊的眼睛

逸鶴

——光學器材廠的誕生和成長——

從 頭 叙 起

民國二十六年歲杪，中國正遭過着空前無比的危難：日本法西斯主義者，以其積蓄多年的飛機，炸彈，瘋狂攪擾着中國的政治心臟——南京，最高當局爲了貫徹抗戰國策，實行『以時間爭取空間』，迫令疏散全城一切機關、人民、物資；我們一羣，也於十一月二十三日，隨了開始籌備不久的××廠，踏上疏散船。在悽厲的空襲警報聲中，懷着滿腔家恨國仇，離別了秀麗威嚴，居處多年的首都——望着那無數被擠下江去的男女老幼，望着那無數翻沉了的渡船，聽着喧天的哭聲，我一點沒有感到能坐『軍用船』的榮幸，我正受到極大的侮辱：敵機毫無顧忌地，在低空飛來飛去，殘忍地向逃難的老百姓擲彈，掃射，我忍不住哭起來了。

關 山 萬 里 到 昆 明

奉到命令：遷往昆明——這西南邊陲的重鎮。雖然地理教科書上曾經告訴我：『……拔海五千公尺，氣候四季如春，城內有五華山、大德山、圓通山……諸名勝……』，可是，對於更重要，更應該知道的：

關於當地的風土人情呢？書本，報章上沒有講過；教師，父兄們也和我一樣茫然，只好獨自閉着眼睛去猜想——我以為：城中就有那麼許多山，又不是商埠，港灣，當然不會成爲第二個香港，相反地，必然是在峯巒起伏間，約略點綴着幾間奇形怪狀的茅屋，人們操着另外一種語言，過着另外一種生活——也許竟像電影上的南洋或非洲一樣！這幻想，使我最初對昆明懷了相當的恐懼；我雖然愛那裏四季如春的氣候，憧憬着那些不同的生活習慣；我也更害怕自己的腦袋，會被人拿去裝酒，或掛在胸前作念珠項圈……。

可是，既然奉了命令，就應該毫無疑懼地，去完成使命。渡過險礁駭浪的巴巫三峽，在重慶作了短時期的逗留，會齊人馬，便又踏上川滇大路，汽車一直是打頭擋，走上坡；就這樣，浩浩蕩蕩，行行重行行，餐風飲露，倒也不必細表。好在這次民族大遷流，你也有不少驚心動魄，值得回憶的旅途經驗，這裏且就放下。二十七年四月四日，沿海一帶還是寒氣逼人的時候，我們到達了已經是春風送暖，萬花爭妍的『常春之城』——昆明——很失望，竟沒有裸體持矛的武士，沒有穿草裙跳舞的女郎，也沒有聽到噁哩咕嚕的怪話（當然，我也不必再害怕，我的腦袋會『另有任用』）。在這高空的城市——你記住：這裏是拔海五千公尺的高空——市街雖比不上南京那樣寬整，一般的房屋也比較低矮，五層以上的樓房，簡直是找不到，然而，她却也正因爲如此，而顯得古樸可愛。與南京近似的語音，誠摯純厚的民風，更使我們忘了遠離鄉井的寂寞，感到萬分親切！

春 燕 築 巢

卸下行囊後，也沒有功夫去對這新奇的山城作一次巡禮，便忙着去尋截廠址，簷下，春燕們也正設法經營它們的新居，準備安頓一家老小，更何況我們是負有軍事使命的人，怎能不急求我們生產的武器，早日走上戰場，去遏阻敵人的進侵呢！征地的問題，賴幾位地方長官，及許多地主的熱心協助，很順利地解決了，營造工人也跟着活躍起來。我們用老百姓的血汗，去換來建築材料，又再用百姓的血汗，去將它們堆砌起來。我們動用了千百萬的錢，而眼看出錢的人，却是衣不蔽體，食不飽腹！老百姓是如何地忠愛

着祖國！政府又當如何地感激老百姓！在焦急的盼望中，渡過了漫長的二百多天，先前的那片田野上，已聳起了一幢幢高大的廠房。等不得全部工程完竣，馬上開始裝置機器，對這新鮮的玩意兒，先來試試看。

### 第一架自造望遠鏡的誕生

說起磨玻璃這玩意兒，你一定很生疏。在抗戰以前，你也許有機會接近幾家眼鏡公司，可是，若想要去看看他們磨玻璃的情形，那保准要被擋駕。現在，且待我慢慢講來：嗨！玻璃這寶貝，不像銅，鐵……那樣容易對付；它慣會賣嬌，而你却千萬不能對它使一點性子。一個不小心，會弄得你頭疼三天。譬如說吧：今天用這種方法將它馴服了，可是，明天在同一情況下，它却意外地給你尋點小麻煩，憑空添出幾條紋路，或者使昨天磨得極近標準的表面，變成一團糟——這裏是以牛頓光圈 (Newton's Ring) 來測量表面準確度的，一個牛頓圈相當於一公絲 (m.m.) 的十萬分之一，也就是你一根頭髮粗細的五千分之一——這樣，在初期的訓練中，我們所遭遇到的困難，和我們克服這困難所須具有的忍耐，也就不難想像。在這裏工作的人，必須要能靜若處女，動若脫兔，胆要大，心要細，像醫院裏的看護小姐一樣：有清潔的習慣，有極大的耐性。學習、學習、再學習，瑣細問題上漸漸得了一些門徑，可是。最大的困難却還沒法解決：如何才能大量生產呢？前方的期待，內心的焦急，交相煎迫，正是所謂：『急中生智』，磨玻璃的訣竅，終在不久之後採得，第一架自造望遠鏡，於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由我們手上完成，每人臉上都發出了愉快的微笑，然而，這只是工作的開始，肩上的責任正重着呢：要使作戰的軍隊，具有超然銳敏的『眼睛』，我們應該立即埋頭努力幹，產品的數量，由每月一百架，增加到二百架、三百架、四百架……！同時，爲了滿足多方面的需要，測遠鏡、各式瞄準鏡、還有許多前所未見的新東西，也陸續由工程師們的腦子裏，跳到繪圖紙上，再到工場裏兜一個圈子，便紛紛走上火綫，去各盡它們的天職。工作在日以繼夜地加緊進行着，一箱箱的成品送上了征途；饑食的『鸞鷹』，馬上嗅到了獵物的氣味——日本空軍的轟炸地圖上，從此必多了一道紅圈，但它沒有料到，在另外一個山明水秀的地區，我們早就開始在鑿着寬大的山洞，

機器慢慢移進去，敵機的追蹤，沒有使我們感到駭怕，反而更興奮了大眾的工作情緒，就在空襲最頻繁的那些日子裏，雖然觀賞到許多驚險萬狀的轟炸鏡頭，但是，大和人民被多年壓榨出來的牛油、麵包、和血汗，徒自爲『皇軍』統統濫費掉了！

閑情逸致

出品統計的曲綫，一直在疾馳上昇，工人們每天長時間的極度緊張的工作以後，必須要有一個舒適的休息，來恢復充沛的精神，爲民族保持健康的水準——你看：在工作場所裏，沒有一個人苟於言笑，或隨便離開崗位，人們似乎也變成了機器——你也許覺得受不了這樣緊繃的折磨，然而，這並不是受了別人的鞭策，只是一個崇高的理想，在鼓勵着人：爲了贏得戰爭，贏得和平，爲了爭取祖國的獨立，應該貢獻出個人的勞力和心智；就即使這樣工作着，但在前方將士的面前，仍不免覺得慚愧萬分——一待敲了換班的信響，將工作交給另外一批人去接替，暫時放下肩上的重担，洗淨滿手的油污，抹去額上的汗珠，輕鬆的心底，由不得哼出一聲：『……一馬離了……』，慢慢吃過飯，到門外草地上散散步，乘乘涼，看看天空行雲的幻變，在另一部份工作的老陳、小李，也多日不見面了，順便去找他們聊聊天；若果愛好運動的話，那麼，現在運動場上，電燈雪亮，如同正在拍戲的攝影場，不必擔心變成近視眼，大可以去顯顯身手；到中山室的閱覽部，去借兩本新書看看，也同樣能修身養性；茶室裏，音樂播音也清晰悅耳，坐在長背椅上，暫且閉下眼睛，假寐片刻……，逢到例假日得有更多的餘暇，不妨陪了太太，帶着小天使，備上點可口的食品，到附近小溫泉去，洗一次『全家福』的澡，再去拜訪些名勝古蹟，舉行一次情趣盎然的輕便野餐；或是約了密友，找個幽靜的去處，促膝訴衷曲；或者邀了三朋四友，駕一葉扁舟，放乎中流，效蘇東坡作竟日之遊……總之，人們都知道應該努力工作，也懂得必須充分休息，這裏是一個天然的大公園，再加上許多人工的設備，已算得是一所龐大完善的療養醫院，縱然工作繁苦一些，也不會有礙於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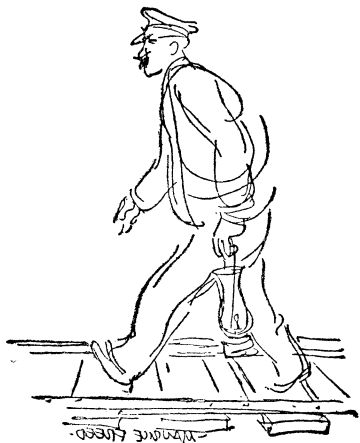


## 流動醫院

戰爭持延了悠長的歲月，戰綫越延越長，越打越廣，我們的產量，顯然還不能作充裕的供給，而一些成品已在戰場上，漫天的猛烈砲火下受了損傷，爲了珍惜物力，爲了使受傷的器材，再馬上獲得施展神威的機會，許多個遊動修理隊，被派赴各戰區，受命之初，使每個人都感到十分困難——倒不是怕到砲火連天，槍林彈雨的戰地去——因爲要適應戰地的環境，笨重的機器，儀器都不能帶，自然就說不上齊全，可是，又必得能修理各種器材，不同的傷害——工作人員仍然毫不踟躕的，馬上整裝出發，靠了他們對工作所具的信心和熱忱，及應付困難的智巧，他們竟沒有一次辱沒過所負的使命——許多傷殘的『榮譽眼睛』，從這些流動醫院裏，傷愈重上前綫，幫助士兵們去搜索敵人，指引重砲去毀滅敵人！

## 指引世界走向和平康樂的大路

晴天一聲霹靂，贖武的日本法西斯主義者，玩火自焚，終於俯首盟國脚下，領受了應得的惡果，幾年的血戰，給世界帶來了飢饉和窮困，所有良善的人們，都不忍想像這慘景的重現，羣策羣力，紛紛謀求世界的永久和平，所有一切武器的製造，必須從此停止，我們也願望今後不再穿這一身『二兵五』。光學器材的發展，也必定像『雷達』及其他許多新發明一樣，掉轉方向，齊謀人類的幸福與安全，指引世界，走向和平、富庶、健康、快樂的大路！



## 徐鎮長

張靖中

——抗戰中國的一個故事——

一九四一年的夏天，清晨的曦光射到了江縣的江家鎮。遭受過強寇洗劫過的小鎮，格外的呈現出創痕斑斑，滿目淒涼。晨風越過了東海，不時的送來陣陣的溫柔，但是它——江家鎮——總是像受過了蹂躪的少女一樣的含着慘悽的深痛……。

時候好像還早得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鎮上人們，自從鬼子來到後，日夜在淫威之下的人們也感到了一種對於工作沒有興趣的心情。所以大家無精打采的工作着，早上再也不像往日一般的起得早了。怪不得前天那個前鎮的老王不時的嘆着氣，逢人便說：

『唉！年頭不對了，如今一年不如一年了。我們辛辛苦苦種出來的東西，到頭來還不是給那些王八羔子到處橫行的東西強搶了去嗎？唉！早知道如此，反正大家餓死，就坐在家裏活活等死，還種他娘的什麼田，下他娘的什麼秧呢！』

是的，不但是老王個人如此的憤恨着，就是全鎮的人也不是有同樣的感覺嗎？據說上月趙福生的大兒

子，一氣之下就到了游擊隊裏去當了游擊隊員。那一天人家遇到了他，看他背了步槍，挺神氣的說：

『瞧，這不是比在家種田強得多嗎？×他娘！總有一天我會打到鎮上去，把他娘的小鬼殺個痛快！』

那個東街福茂雜貨店的伙計阿張聽說也在昨天溜了。臨走時還帶了二萬多元現鈔走的。據說他還留下一封信給他的店東，說是暫時借用的，到抗戰勝利時如數奉還。王老闖痛心這筆錢，所以昨天鬧了一天。有人說阿張是去當游擊隊員的，有人就親眼看見趙福生的大兒子在鎮西等他，大概去接他去的。但是人家不知道他爲什麼要帶了那麼多的錢去呢？王老太說是去享福的，到底錢家奶奶想得好，他說這是拿去當游擊隊的軍費的。但是還有極少數的人還是弄不明白，在他們的腦海裏是一個疑問。

真的，現在的江家鎮已經不成樣子了。一般的人大多在淒慘中折磨着，忍痛負重地度着黯淡的生活。祇有那些爲虎作倀，狼狽爲奸的沒有靈魂，出賣祖國的土豪劣紳們，確是抖了起來。不是嗎？那個鎮上的紳士徐志遠，現在是敵偽方的什麼『清鄉會』的會長，又是他娘的『鎮長』，還有什麼江家鎮日華洋行的副經理。所以現在是鎮上的頂頂紅極一時的時髦人物了。差不多全鎮的一切事情，都是由他決定的。他要這樣，人家不敢說那樣。上至所謂國家大事，小至私人間的糾紛，男女間的私事，一概在他公事日程表內。所以人家一見到了他，就好像見了活閻王，不敢正視他一眼。當然，要想在太歲頭上動土，那就活該自找殺身之禍的了。

太陽從東海裏爬起來了，鎮上總算可以見到三三兩兩的人了。坐落在鎮上東街一角的『鎮長』徐公館，一種威武的神態又映入人們的眼簾了。人們從那邊走過總得小心翼翼地溜了過去，不敢瞧它一下。有時斜着眼睛偷偷地迅速地溜了一下，又急急地走了過去。再不然就有人繞它一個圈子，情願不經過那門口。還有人壓根兒就沒有去過那邊。他們說非待徐志遠死了，鬼子殺光了，才再快快樂樂地到那邊去逛它一陣。

大概是快要七點鐘了，徐公館的大門給打開了。看門的沈得鏢拖着沉重的步子，帶着惺忪的睡態，從大門裏走了出來。看見門口正躺着一頭大黃狗，不覺怒從心上來，猛然一脚，踢中了黃狗的腹部。大黃狗給踢得從好夢中痛醒，帶着汪汪的呼叫一直向東邊逃去了。

沈得鏢吐了一口痰，喃喃地罵着：

『他媽的，人還不敢走上我的大門，你是什麼東西！你還配在我大門口睡覺嗎？哼！……』

他說到這裏，自覺『在我的大門口』這句話有點不對，於是就縮住不說了。

他搓了搓手，把頭上的灰布軍帽拿了下來，又往頭上一戴，兩手把帽邊整了一整，於是臉上感到了一絲笑容。他正在想着：現在我沈得鏢總算不差的了，你看多光榮，雖然是上等兵，但是現在的『官銜』可不小了，兼職也不少。我是徐鎮長的勤務兵，哦！不！不是，是衛士，又是清鄉會的傳令；日華洋行的傳達，還有徐公館的門禁，更有……於是他笑得得意了。

『沈得鏢！』這是徐志遠在裏面的聲音。沈得鏢趕緊把兩脚一靠，拍的立正，神氣而有力的回答着：

『有！』

『爲什麼不來！』

『是！』他簡單又迅速的答應着，於是急急地奔了進去。

在一間大客廳裏，徐志遠穿着睡衣，剛從臥室裏出來。那大大的腦袋，頭頂上已禿了一片，胖胖的身軀，短短的身材，笨重得像一頭大肥豬，二個小眼睛凹在眼內，閃閃有光的一付賊頭賊腦神態，二片高翹的肥唇，簡直是頭豬。

他還沒有睡足似的打了一個呵欠，在屋子內踱着。又胖又短的身體，使他的行動像一隻大豬在蹣跚的爬着。他轉眼看到沈得鏢從外面走來了，於是他又放出了一付尊嚴的神態，臉上一點也沒有笑容，兩眼格外射出了兩道閃光，兩手往腰裏一叉，高聲的：『沈得鏢！』

拍！沈得鏢老遠的又立正了。他站得那樣僵直，手緊緊地挾着身傍，又瞪着兩眼，高聲的：『有！』

『昨天叫你早就得把屋子內外，打掃一下，佈置得好好的，爲什麼你一起來又在大門口站着。哼！你不知道今天皇軍老爺們要來嗎？這還成什麼話！……』

徐志遠厲聲的說着，沈得鏢不等他說完就連口的說着：

『是，鎮長，小人該死……』

『現在還呆在這裏幹什麼？還不去趕快做哩！』

『是，小人就去，不過人手不夠……』

『混蛋！幹了多少時日的差事，這還一點不知道！你不能去把部裏的弟兄們多找幾個來嗎？』徐志遠狠狠的說着。

『去！去！去！……』他更迅速的揮着手。

沈得鏢又把右手在帽邊上揚了一揚，很快的退了下去。

徐志遠總算很滿意又滿心的高興。現在做了大官，也够威風了。但是還不够勁，將來要是升了什麼司令，那才有味呢！嘿，他不禁拍了一下大腿得意起來了。

因爲前天吉野秀夫那個狗司令對他說過：『要是再過半年，江家鎮有相當的成就的話，那麼「清鄉會」馬上可改成「清鄉司令部」，老徐，司令當然是你的了……』

他於是想乘今天宴會時把問題再與吉野懇切的談一下。他又想到不久榮任司令的光榮與威風，憧憬着不久而來的喜訊。他想那個時候，哼，我得多要幾個女人，不是『花姑娘』，唔，花姑娘！哈哈！他又大笑，笑得那麼有勁，那麼真誠。

當他回過頭來，看見那個王媽在大廳的邊門裏探出了頭來，於是他怔了一怔臉色，又瞪着眼：

『幹什麼！鬼鬼祟祟。』

『老爺！太太請你洗面！』王媽畏縮地嚅嚅地說着，大概她怕見這付尊容。

『……』徐志遠沒有說什麼，他默默地走了進去。

快要近中午了。徐志遠的公館裏忙成一片，大家好像天皇老子要來臨一般的重視着。

徐志遠也穿起了戎裝，底下還着了一雙黑皮光亮的長馬靴。這是吉野送給他的。因此他異常的珍視着，往往在人們面前躡起了二腳：

「瞧，這是吉野送給我的，多好！」他覺得異常的光榮，真把吉野感激得要流出淚來了。

他又想起吉野待他太好了，他自己也像狗一樣忠誠的去侍奉吉野。他想祇要今天好好的乖乖的跟吉野週旋一番，「清鄉司令部」準可馬上成立。至於旁的問題，都有我徐志遠一身擔當，祇要吉野在皇軍老爺們面前捧捧腰就好了。他越想越高興，把兩腳重重地在地上敲着，皮的馬靴與客廳地面上的花磚相擊，發出響亮的節拍。

他得意的把兩隻老鼠一般的眼睛在大廳上掃了一眼，又看了一看手錶，大概是十二點了吧！他噓了一口氣，在大廳上往來的踱着。

好容易，他看到了沈得鏢急急忙忙向大廳上走來，他知道是吉野他們來了。於是就不等沈得鏢走近，也就很快的迎了出去。

徐志遠像狗一樣彎腰打躬，恨不得匍匐在地上，以表示他對主人的一番效忠與摯誠。

與吉野一同來的，一個是日華洋行的經理松井次郎，一個是江家鎮「清鄉會」的副會長黃鶴齡。

進了客廳，徐志遠趕緊讓吉野與松井在上首坐下，同時滿面春風的笑着，向他們行了一個九十度的最敬禮：「唔，今天實在榮幸之至，吉野司令與松井經理，肯光臨舍下，還讀不吝賜以指示，感激！感激！」他說完了，站着專等他們的回答。吉野祇是微笑着，一付猙獰的臉上，格外使人發生一種不寒自慄，與厭惡的心意。他是日本少壯軍人，也是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現在他是日縣的駐軍司令。他的野心是要奴化日縣的每一個中國人民，像江家鎮的徐志遠一樣的低聲下氣，甘心做「皇軍」的「順民」。

松井比較和善一點，他擺出一付不在意的神情對徐志遠擺了擺手：

「唔，徐鎮長，請坐。」他說完了，又輕輕地掃了徐志遠一眼。雖然他強作笑臉，可是一付刁滑的面上，可以看出他在商業、工業、經營場中的老於世故了。他是十全十美的所謂中國通，他自小生在奉天，所以講得一口流利的東北話。同時他學會了中國的一切風俗習慣，粗看起來，他倒像中國的一個企業家。所以他被派到日縣來同徐志遠合作，也是華中株式會社的意思，更有吉野爲他做武力的後盾。他在江家鎮

的機關是專門收買一切物資，尤其是糧食、棉花等戰事必需物質，以作日寇在華作戰之供應。但大部份由華中總機關運往日寇本土。他在日縣分設了十幾個支行，自兼經理。副經理則都是當地中國的紳士或有大勢力的人，但是一切業務上的事務都操在他手裏。他是一個有政治組織的人，當然他的手段祇有把徐志遠玩弄於手掌之上。

沈得鏢送上了茶與烟來，他們於是開始交談起來了，先是徐志遠欠了一欠身：

『吉野司令，今天不遠千里，從城內趕到此地來，十分榮幸，十分感激！』他老是說來說去就那麼二句，他還以為得意十分，把『榮幸』與『感激』二句說得搖頭擺腦的一股勁兒！這次吉野總算可憐他這麼一付神態，像主人對愛犬來一次撫慰似的：

『徐鎮長，我感到足下太客氣了，以後我們合作的日子正長呢！我想你不必如此……』

徐志遠還沒有等他說完，連說：

『不敢當，不敢當，多承青睞，多承……』更把胖胖的身軀縮得像一團刺猬似的，把那黃鶴齡禁不住噙的一聲笑了出來，但是他立即想起在上官面前不得放肆的，於是又把那三角臉绷得緊緊的。

說起黃鶴齡，他是當地有名的土棍，以前是在東海邊上專門從事敲詐尋事的無賴。因為他在當地有一點惡勢力，所以在徐志遠奉命組織清鄉會時就看上了他，請他榮任了副會長。講實際勢力當然徐志遠是不及他，不過好在他的後台是吉野，黃鶴齡也就奈何他不得。可是二人之間的關係現在正在日趨尖銳化了。

三分鐘後，吉野深深地吐了一口烟。他直截了當的對徐志遠說：

『現在奉上面命令，在日縣裏需要來一次大大的澈底清鄉。不過最近人力物力方面很感缺乏，暫時當不能發動。我想你先得給我召集三營壯丁，與一萬石糧食，可以來一次大大的掃蕩……』

『不成問題……』不過他立即感到這是一件難事，一時那兒來這麼許多人，那麼許多糧食。於是他又漲紅了臉，噓了一口氣，囁囁地對吉野說：

『吉野司令，不過這件事一時不容易辦，我想……』

吉野沒有待他說下去，立即把臉色一沉：

『怎麼？不容易辦！難道我的話不生作用嗎？』

『不是，決不是，吉野司令別誤會……！好，好吧！我們慢慢再談，反正我決不使你失望的。』他囁囁地說完了，又深深地吐了一口氣，立刻又轉過頭來對黃鶴齡說：

『老黃，你聽了沒有，明天就得着手召集三營壯丁，一萬石糧食，我們只得趕快設法募捐。』

『是，徐會長，』他簡切的回答着，這是他裝的假鎮靜，事實他正要想跳起來，這是容易辦的嗎？慢說募集，就是去搶也得搶一陣呀！但是他已打定主意，這次祇有叫你徐志遠嚐嚐苦處的了。他準備不問不管，反正你徐志遠管不了我的。

吉野看到二隻羔羊已經甘心去供他的驅使了，於是他對松井來一個會心的微笑，又轉向徐志遠說：

『我想要是這次事情能順利的辦到，我担保馬上成立清鄉司令部。當然，哈哈……』他把頭擺了一下，又對徐瞟了一眼。

大家都笑了。大客廳上的空氣頓時緩和了，留聲機的唱片也響起了。他們開始用他們豐美的午餐。

當太陽的餘輝剩到最後一絲的時候，方才看見他們從徐志遠的私室中走了出來。當然他們討論了一個下午的了。徐志遠帶着興奮的神情送走了這些客人後，他才如釋重負的輕鬆起來。他不覺得意志形的擺動着胖胖的身體，是那麼的有勁，這是他生平第二次的熱烈興奮了。第一次當然是在他榮任『鎮長』和『清鄉會會長』日華洋行『副經理』的一刹那。

他又躺在客廳裏的沙發上使勁的抽着烟。抽呀抽，想呀想，他覺得他已經爲耳縣的土皇帝了。未來，哼！正是一個美麗的光明的未來……

當天晚上，他的那顆興奮的心還不能平靜下來。他在他的私室裏，不時的徘徊着，祇是感到坐也不好，立也不好，心頭怪熱辣辣的，又像醉了似的……

他想起了一星期前黃鶴齡送來的那個女孩子，不是才十八歲嗎？真好！一股勁兒真動人，尤其那瓜子



臉兒，還有二個深深的酒渦，笑的時候，真似花般的香甜與可愛。他的心坎不禁有一陣說不出的……

五分鐘後，於是他像幽靈一樣的站在那女孩子的房裏。他用獵犬一般的目光注視着她。終於一種畏怯又顫抖的聲音從她的嘴角吐了出來：『老爺……』

徐志遠沒有作聲，把那房門砰的一聲關上了。他搖着手，表示你不許高聲叫喊。於是他兩道火熱的眼光逼視着她，一步一步的向她逼了過去。

現在她才覺到局勢的惡化了。她知道一分鐘後的處境是多麼的嚴重呀！於是她祇得跟着往後一步一步的退着，她想設法來應付這眼前的惡劣環境。

三十秒鐘過去了，徐志遠已經開始他蕩漾的心意。他的眼前祇見到光潤的大腿，雪白的肌膚，……

到底他似瘋狂般的撲了過去，他把厚厚的嘴唇像雨點似的落在她的嘴上，臉頰上，臂上……

她也開始掙扎着，但是那重重的手臂，使她覺得像鐵鍊一樣的環繞住了。她想嘶叫，但是沒有出聲，已經給徐志遠的肥手掌壓住了。她祇好作堅苦的掙扎！

但是，這是沒有用的。她已經給徐志遠抱在手裏，向那張小床上走去。她祇得使勁的用脚上下的舞動着，用頭去撞着徐志遠的胸前……

徐志遠像一頭猛獸一般的沉着而有力，他以全力克制了她的反抗，最後他摸到了床邊。

她的掙扎更勇猛了！她用嘴去咬他的手，他的兩臂。她以兩腳踢他的下身。但他一聲亦沒有作聲，他強力的把她推到了床上，把肥胖的身軀壓在她的身上……

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最後她的掙扎終於變成了一種聲嘶力竭的低吼，室內盪漾着異樣的氣氛……

窗外的夜色正深，月光還是依舊微笑着溫柔地普照着大地，撫慰着夜的江家鎮，人間的悲痛，人生的

慘劇，它是沒有看到。

民族的血債！中華的恥辱！它更不能知道。好吧！讓我們記着，那瘋狂的野獸；獸性似的強寇；還有那些喪心病狂的走狗，人間的敗類，不久我們必向他們得償還這筆血債！



## 一個文化人的沉落

沐三樂

——抗戰中國的一個故事——

元秀剛在家裏吃了早飯，徒步從貴州路到了聞名全國的第一大書店——××印書館上海辦事處。走上樓，向辦公桌的椅子一躺，微微地嘆了一口氣。

幾年來精神上的打擊，使他够痛苦了：第一次是一二八的國難，他自從民國十二年考進了公司，經濟情況比較改善了，平生的抱負也得舒展了，平日辦公到下午五點鐘就放工回家，餘暇從事寫作和研讀。每月的薪水，除去維持自己生活，還有大部賸餘，他絕不浪用，都儘數存到銀行裏。過了幾年，家中替他作主結了婚，生了二個兒子，家庭裏是非常和愛，融洽。他在經濟上已經有了穩固基礎，足以自立有餘，所以傢具漸漸添置起來，儼然小康之家。但是好景不常，巨風刮來了，敵人在上海開北一帶，發動了侵略戰爭，經過一月餘的血戰，和議成功，上海復歸平靖。可是開北已被蹂躪得不成樣子。當戰爭開始，他帶了全家，倉皇由滬杭甬鐵路搭車逃到了故鄉寧波，家俱什物沒有拿出一件，損失相當重大。但是損失的只算了，雖然很心痛，他還是懷着熱忱，懷着勇氣，開始第二次的建設。

從民國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他在上海的虹口租了一間房子。這幾年中，他休養生息，努力建設，一個小康家庭的雛形又成立起來。二個孩子在隔牆的澄衷中學附小讀書，每學期的成績很好，常常獲得第一名，他精神上很感快慰。一切都在向着理想的道路走去。

突然，第二次的狂飈又吹過了平靜的原野，敵人恐怕我國強大，不能安枕，於八一三發動了瘋狂的侵略戰爭，要想滅亡我國家，我種族。政府在萬不得已得情況下，終於展開了全面抗戰，想在艱苦中成長，反攻，擊潰敵人！上海是首當其衝的要地，敵人又在這裏伸開了魔掌，經過三月餘的血戰，我軍作戰略撤退，長期抗戰的國策決定了，敵人也陷在泥淖裏，進退維谷。然而，在淪陷區的民衆是够痛苦了！

虹口陷入敵手，這使逃避家鄉的元秀受了很大的打擊，第二次建設的成就，又完全付之流水了。

但是，他還是不灰心，他有堅韌不拔的精神，此時期起，他加緊了文化攻勢，勇敢地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執筆針對着現實攻擊了。他撰文向世界呼籲，又痛憤國聯的畏懼強暴。他不善於寫小說，但是會作舊詩和論文，他曾經做了一首譏刺日本的詩，末尾一句是『夕陽又作可憐紅』。當時名人×先生看了，在旁邊加了幾個大圈。

他又帶了妻兒到了上海的公共租界住下來，手頭還有些積蓄，他仍想重建起家來，美滿的家來；同時，他加倍努力在公司做事情。對於捐款，他常常踴躍輸將，義不後人，抗戰公債他已買過不知多少次了。

抗戰初期，戰事失利，他有些懊惱，但絕不悲觀。台兒莊一役，他挽回了信心，堅信抗戰必勝。他努力工作，以爲報國於萬一。可是瑣碎的事情纏住了他，物價不斷的向上狂漲，薪水已不足維持全家生活。他寫了不少攻擊社會黑暗，屯積居奇的文章，發表報端。一方面抒發積憤和忠於祖國的熱情，一方面拿得稿費貼補生活費用的不足。

廿八年歐戰爆發，他憤於納粹的專橫，和同盟國執政者的迷途不悟，曾作了一首小詩，表示憤慨：

『休矣達拉第，愚哉張伯倫；

爲虺不摧爲，爲蛇且傷人。」

每到了秋深冬來的時候，他對於前方將士是很掛懷的，他作小詩發表報上，向社會人士呼籲：

『颯颯秋風起，菊黃蟹正肥；

當思苦戰士，猶自缺寒衣。』

一股悲天憫人的情緒洋溢紙上。

現在他正躺在椅上，默想着怎樣寫篇文章。拉過申報來，一眼看到徵文的啓事，他的文思來了。立刻草成了一篇『家庭座談會記錄』，他自己已記錄者，而事實的背景就在這裏，在這篇文字裏，他抒發了愛國的熱情，和重新建設家的希望。他要加緊工作，促使抗戰早日勝利，國民經濟能够改善，他的家也能三度建設。

他也做過一篇叫做『我們的家』的文字，發表在××印書館同人半月刊『半月瞭望』裏，歷述建家經過及摧毀及三度建設之企望。

這篇『家庭座談會記錄』竟然中了選，並且是第一名，發表申報上，得到三十元獎金，他真是又驚又喜：驚的是居然能中選，喜的是家庭生活可以貼補一下了，不禁感慨起來，寫了一首詩紀念，末尾二句是：『可憐嘔盡文人血，換得區區三十金！』

生活是這樣餓了過去，他的工作是愈弄愈繁重了（公司的薪給不够維持），早晨六點鐘起身，吃了一付燒餅油條，就到××補習農校教授國文二小時，之後又到公司辦公，一直到晚上回家吃了晚飯，又到××夜校教書，將近十時才回家，他的精神已經疲乏不堪，亟需休息了，有時還要寫二個鐘點的稿子和預備課文。

蟄居在敵偽環伺下的『孤島』，物價又不斷的上漲，一家五口（抗戰期中又生一孩），一副沉重的生活擔子，都壓在他肩上，幾乎使他不能安心工作，他又提倡讀書，子女雖在經濟拮据的情況下，絕不令之學，所以愈加捉襟見肘。他痛苦極了！

些微的積蓄也經用完了，生活問題使他日夜憂思。性格上的多愁善感，和人事物質的壓迫，使他有些厭世，不欲苟活。終於，他又踏上了另一階段——總公司調他到湖南邵陽做支館主任。

他啓程從上海經香港、柳州、桂林，衡陽到了邵陽。不久，又到了沅陵，手創支館。

履新之後，因爲人地生疏，各地方言又不同，對於公司的業務的進行上，發生了很多困難。如鎮長要捐款，他問鎮長說明公司的苦況（實在戰時文化事業是太不景氣了），並答應捐助一部份。鎮長不肯，最後決裂了，鎮長拂袖而去，他也氣憤憤的說：『捐款不能強迫啊！』那知鎮長聽見了回轉身來說，『你說我搶？』（浙江人強搶音相近）竟叫警察把他押起來，幸而有人勸開，才算了事。如此例子，不勝枚舉。他寫信到總公司要求辭職，總公司回信不准，他只得又繼續與環境奮鬥下去。幾年之後，支館已經有了基礎，他很感欣慰。

家裏自上海來信了，是大兒寫的，信上說：

『爸爸：

您身體好嗎？家中媽媽和弟弟都很好，請您放心。

上海近來百物飛漲，米已漲到八百元一石了，所以生活很成問題，乞丐增加很多，每天街上總有一二個人餓死，樣子很可怕。

您公司裏薪水有餘，請設法寄些回家，很需要。

你的大兒屋上 ×月×日

他看完了心裏很是憂疑不決，上海現在情況究竟怎樣了？信上是不能講起的，他想叫妻子等內來，又悔當初何不一起進來呢？他立刻寫了回信：

『屋兒知悉：得×月×日來書，知上海物價波動劇烈，余頗憂之，左右不得其法，後得一策，即汝等可設法內來，此地物價較低，維持生活，當無問題，且有國立中學招收學生，可申請免費，故內來實爲至善之道，切切。』

父示 ×月×日

看了一遍，沒有錯字，就封了口寄出了。

這一夜他沒有好睡。腦海中出現了妻的影子，孩子的影子，親友的影子……他患了激烈的懷鄉病。

第二天，又寫了信催他們內來。

中秋節到了，晚上月亮滾圓一個，掛在太空。他愈懷念高堂父母，青年愛妻，和天真的孩子了。

伏在案几上，寫了二首詩抒懷：

『湖海漂零春復秋，家仇國難恨悠悠；

最憐百事無成日，兩鬢星星漸白頭。』

『碧天如水雲如羅，牛女雙星笑語和，

畢竟神仙多豔福，年年此夕渡銀河！』

年關又到了，人家都歡歡喜喜的過年，只有元秀一個人精神上很是苦悶。

店員賭的賭，吃的吃，各個行樂，呼喝的聲音，震貫了全室。他厭煩不堪，祇得回到自己房裏，躺在

椅子上，腦海中又浮現了親切的妻的面形，愛兒的面形，最小的畏兒，他初離滬時才只三歲，他吻了幼兒

的臉龐，算是別了——現今又已隔了三年，幼兒應該是長得很好罷？很肥白罷？……

正在沉思，店員劉君闖進來，拿着一份電報。他以驚奇的心情，迅速地吧電碼翻成了文字：

『……男等已至屯溪，請速電匯一萬元以爲川資，地址××轉屋。』

看完正想叫劉君到銀行去匯款，一想今天大年初一，銀行關門休假，明天再匯罷。

他現在是非常驚喜，妻和屋兒等都內來了，並且已到了屯溪。他很高興，有些手舞足蹈的樣子。隨後

他在書架上抽了一本水滸傳與中國社會，翻了二次，又不耐煩地向桌上一放，拿了日記簿寫起來：

『×月×日即廢曆初一，家家歡欣過年，惟余不然：欲語無親，形孤影單，中心抑鬱不自得。忽接屋

兒自屯來電，知彼等已至屯溪，並需匯款一萬元接濟，殊慰（設家人團聚，笑語繽紛，其樂當賽如神

仙也）……！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把日記簿摺合，雙手撐着頭。又陷入沉重的深思裏了。

二個月之後，在一個晴朗的黃昏裏，妻，大兒三屋等都安全到了，行李損失些微。久別重逢，當然有一番情意要說，也正因為過於緊張，他竟不知從何說起的好，到了房裏，夫妻父子，歡敘天倫，大家快樂，自然不在言下。

然而，一幕悲劇就從這裏發生了，家眷到了還沒有一個月，他的肺病爆發，而且是沉重的第三期！

孩子隔離起來，妻在侍疾，他靜靜的休養着。一天、二天、三天……

致病的原因，據醫生的意見，是辛勞憂思過度所致。

是的，這診斷很準確，他平時就很有些感傷氣味。（不瞭解他的也許以為是神經質）。他痛恨內戰時的軍閥，但是自己沒有力量，『憂時心力弱』，他於是消極感傷。他痛恨日本軍閥的橫暴，他大聲疾呼，想挽救社會奢靡風氣，加強團結，作有組織的抵抗敵人。對於張伯倫輩的縱容納粹，他又感傷。……他雖為五斗米而工作着，但絕不為五斗米而折腰，詔事上司。他畢生的處事哲學是一個『忠』字。他一身廉潔，二袖清風，不染塵俗，絲毫不苟，食人祿而忠人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的死是由於盡瘁公司的業務，積勞所致。

他知道患的是肺病，心灰意懶，為壯志未酬而嘆息，而……

病已經入了膏肓，不能醫治了。二個月的苟延殘喘，終於在一個靜寂的晚上……似彗星隕落了天邊。

一個『無名英雄』靜靜地長眠在黃土中。

一個文化工作者的沉落。

彗星隕落了天邊……

★

★

★



# 彭老太爺

## 眉公

——抗戰中國的一個故事——

彭老太爺，現年四十二歲，河北曲陽人。

在三十三年秋天，我有事回到成都來，借住在一個朋友的家裏，在那兒認識了他，他的個子很高大，臉上的皺紋很多，說起話來常常咳嗽，行動遲緩，露着老態龍鍾的樣子，其實他剛滿四十歲，因為一般認識他的人都稱他『彭老太爺』，我自然也不敢例外。

彭老太爺總是穿着一件藍布大褂，外表像一個村學究，可是很少看到他寫字。偶然碰到他提筆作書的時候，幾乎疑心他是患瘵疾，因為他的手抖得很厲害；他嘴裏常常含着淡芭菰，更愛喝酒，三杯酒下肚，他便滔滔不斷的講些歷史上有趣的故事，談鋒很健；但他從不願告訴人家他的生平和遭遇，如果有人問他的話，他總是『啊，啊，屬猴兒的，……唉！上年紀了，耳朵有點聾。』給截住了。

我們談得很投機，竟做了忘年交的朋友，漸漸知道關於他的一切：他是民國十八年北京大學歷史系的畢業生，曾任黨政軍各機關各種職務，參加了這次神聖抗戰，在最前綫和倭寇搏鬥，被俘後遭受過人間地獄中的酷刑，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再投入祖國的懷抱，呼吸着自由的空氣，可是他現在已經成了一個半殘廢的人。下面便是關於他脫險的故事：



「提起洛陽，似乎沒有人不熟悉這個歷史上的故都，在抗戰時期，更成爲前方的安樂窩，敵貨走私的轉運站。民國三十年一月間，我便住在那兒，那時候我正奉命到河北督導××工作，因事延到三月初才渡黃河北上。事先我曾打聽得駐安陽縣馮家洞的偽治安先導軍司令焦某，曾在冀察戰區游擊第×縱隊任大隊長，我們不但同過事，而且說起來還是小學時的同學，所以計劃取道馮家洞村，先拜訪這位久別的老友，看個究竟。」

「我們晤面時，大家仍然那樣親熱，真摯，他告訴我變節的經過，竭力的表白自己，他說：「……一九一九年奉令掩護河北省政府退却，在林縣姚村一帶血戰了三晝夜，弟兄們死傷大半，彈糧告罄，受着鬼子們的威脅，無可奈何的降了敵，……唉！慚愧」。他嚥了一口唾沫繼續的說：「……我盡力的協助國軍行動，也時常引渡戰區學生到後方來……我沒有忘記祖國。」我們毫無倦容談了兩天。」

「那時候駐安陽的山本部隊，情報相當靈通，屢有消息報告焦部掩護國軍行動，又把我當作第××軍部參謀，說是來聯絡焦部反攻水冶鎮的，所以在舊歷四月初十午夜，派敵軍五百名，偽警備隊千人，攜砲二門，重機槍八挺，把馮家洞村包圍起來；焦若先把我化裝成農民，叫我由村西逃走，他也更換便衣，率衆由村東突圍，這不但是「金蟬脫壳」之計，且應用了「聲東擊西」之法，可算是「萬全之策」，那裏知道這竟是我入人間地獄的序幕呢！」

「黯淡的月色下，大地上蒙着濃黑的陰影；刺骨的寒風，吹得我四肢麻木，心裏不住的發抖，腳有點顫，只有背後傳來稀疏的槍聲，才是我掙扎的動力；舊小說上的「急急如喪家之犬，忙忙似漏網之魚」，寫在這裏最恰當不過了，我一口氣走了兩里多路，突然前面土堆上現出兩條黑影，「站住！」恍若青天霹靂，我服從了這口令，經半點多鐘的盤詰，雖然沒有什麼破綻，終因口音不對，被押解回馮家洞村，雜在俘虜羣中，大家都緘默無言，坐候天明。」

「翌晨，這個不整齊的俘虜行列，經過水冶鎮，押送到安陽城偽警備部，我被「友邦人士」垂青，和六個僞先導軍軍官禁在一個小房子裏，那時已是午後四五點鐘了；好像那一天都沒有喫一點東西，倦疲的

身體，頹傷的心靈，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我靠着土牆便昏昏睡去；半夜裏我被一個被俘軍官弄醒，他善意的低聲告訴我：「我們隊裏有一個書記，叫做彭靖宇，不久以前請長假走了，你何妨就說是那個書記，因為今天早晨我們隊上的李軍醫官，給那個拿刀的鬼子拉去審問，到現在也沒回來，這怕對你不利呢！」我唯唯。

「這幾句輕微的話，振動了我的耳膜，振動了我的心絃，使我再也不能入睡，瞪着眼睛等待着天明，和天明帶來的不幸；時間一秒一分不停的過去，終於那不幸的時候來到了；一個鬼子軍官和一個朝鮮翻譯，把我帶到後面一間空房裏審問，我還是第一次作囚犯，心突突的跳得厲害，手脚似乎痠軟了。

「那座閻羅殿是一大間寬敞的空房，僅設有書桌一張，小檯兩條，鬼子軍官坐下後，也命令我在桌子對面另一條檯子上坐下，那位朝鮮翻譯手持木棍，却站在一旁，記得畫上閻羅殿的判官小鬼都是站着的，所以理當如此。座上鬼官開始審問，翻譯遂一翻譯，大略問我的姓名，年齡，籍貫，現任職務，後來詳細問我到先導軍的任務，及如何計劃攻取水冶鎮等等，我回答我是准尉書記彭靖宇，其他一概不知，如果不信可查先導軍花名冊為證，這樣反覆的問答了多次，那位高麗棒子還假慈悲開導過我。

「木棍打在我的身上，一下兩下三下……，十幾下後漸漸的麻木了，只覺得背上一股子熱一股子熱，那位高麗棒子一連打了六十多下，停住了，又問我許多問題，我的答覆是簡單的「不知道」；木棍又落在我的背上，大概總有一百多下，我沒有哼，只希望早點死；無情的木棍擊發了我內心的怒燄，於是我破口大罵，把木棍罵得停止打我，鬼官命人把我拖到衛兵所。我總算是英雄，皇軍的「武士道」是崇拜英雄的。

「背上的棒傷把我痛醒，室內燈光如豆，大概已是午夜時分了，我忍不住的哼，想起家中七十五歲的老娘，止不住撲簌簌的落下淚來。正在無可奈何的當兒，黑地裏鑽進一個人來——後來才知道他是一個號兵，可惜忘記了他的名字，他同情的撫摩着我的背部，和善的附着我的耳朵說：「藥，小偷的活，以得以得的沒有。」（這叫做興亞語，意思是我去偷點藥，便不疼了），他走了一會兒，便拿一瓶藥水回來，

輕輕的揭掉我那嵌在肉裏的襯衣，替我塗上藥，又悄悄的走了。後來他每夜必來，差不多有一個星期。

「過了七天，我又被審問過一次，照例的遭受苦打，舊的疤痕上又重新印下了棒傷。後來隔三四天，便照例受着毒打，或者加添些新的花樣，像鼻孔灌水，燭炙手指等等；如果一個人把生死置之度外，痛苦便算不得什麼，於是我很泰然的在人間地獄裏活着。這樣的延續了二十多天。

「最後一次的審訊，我沒有挨打，也沒有日本軍官和朝鮮翻譯，只有一位身着淺灰紡綢長衫的「同胞」，我很清楚記得他的名字叫袁觀之，他對特別謙恭禮貌，他滿面堆笑的誘惑我附訖，無恥的表揚皇軍「德政」，並且發誓担保我可以晉級加薪，我的答覆是諷刺和謾罵，在我的冷笑聲中，結束了這場最後的鞠審。

「俘虜們每日早晨可以在院中散步半小時，和「皇軍」士兵同進早餐，也是彼此交談的唯一機會。傳播些厭戰的毒素吧！我想，這是個有效的精神攻勢呢！在那兒結識了一個軍曹名叫田中忠一，是日本京都相原人，他告訴我他的家庭狀況，和被迫服務兵役經過，談到傷心處只是哭泣，爲了避免太軍（日兵對官長的稱呼）的責罰，總是深夜裏帶着鹹魚白酒麵包來我的睡處，還引着他的朋友廣瀨善衆，脇本政二郎，小野一男等來會見我。

「日軍衛兵喜納小疇，凡出入軍營的小漢奸，必須先送「門包」，始可通行無阻，雖香烟半盒或雞蛋二枚即可，否則必遭留難；日籍軍妓出入軍營很隨便，其唯一的手續是須向衛兵所報告，因此軍妓一出入，必被衛兵曳至室內「抽頭」，雙方均認爲是應盡的義務，光天化日之中，衆目睽睽之下，亦視同旁若無人者，其獸行如此。

「日軍開拔的日子，把我們解送到保定勞工教習所，那是講武堂的舊址，位於保定東關外，實際上不過是俘虜收容所罷了，裏面收容一千多名俘虜，據說住滿四個月以後，便可以被釋放回家，我乖蹇的命運中，又有一線新生的曙光。

「是六月底一個天氣晴朗的下午，我們一羣二百多人，像一羣馴善的山羊，被趕到火車站進入一輛有

篷的貨車裏，每人發了一塊鹹牛肉兩個蒸饅；並指定那六個僑先導軍軍官爲領隊，我被派爲書記，其餘的人分編爲六班，說明要我們到撫順煤礦充當礦工。火車開行了，我們無法欣賞沿途的風景，只感到一陣陣的悶熱，使人透不過氣來。

『撫順煤礦係俄國人創辦，日俄戰爭後始歸日本，日人自詡爲遠東第一大礦，隸屬於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共轄飄兒屯、大山、東鄉、大斜、老虎台五礦坑，每坑設坑長一人，下分計劃、會計、勞務各系。我們被派在東鄉，大山兩坑，我是派在勞務系學習管理事務的。』

『因爲很久都沒有修過鬍子，鬚鬚滿頭，儼然一個長者，於是大家都呼我爲「老頭兒」；每日坐在礦坑口上，發發礦工名牌，替礦工們寫寫家信，生活倒也悠閒。自思歲月易逝，何時是了，第一個意志便是逃走，逃走的方法，唯一的是錢，諺云：「有錢能使鬼推磨」，何況那些日本鬼子啊！』

『在「和能生財」的原則下，我待人接物更是和藹可親，對鬼子們更是謙恭，看見鬼子的孩子們總要買點糖果，或者是送些小玩意兒；這套把戲果然有效。不久以後我是包工工頭了；有時也當領材料的押運員，當我拿着提單走出辦公室的時候，那個叫竹田利光的鬼子，總是囑咐我：「老頭兒，小小的開路，小小的開路。」（意思是少拿些去賣）於是我有了錢，口袋裏麥克麥克在響。』

『我偷偷的在裁縫舖裏做了一套中式褲褂，一件綢料的長袍，這樣足可證明我的身份，減少路上的麻煩；我又買了一口小皮箱，和旅行必須的東西，都存在那家裁縫舖裏，避免別人的注意。一切都準備好了，只等候逃走有利的機會，正是「萬事皆備，只欠東風」了。』

『十一月初，我經過飄兒屯礦坑時，遇見一位姓趙的事務員，他給我兩張空白的旅行證，也不知道他用什麼方法偷來的；回礦後我俟機畫下日籍管理員的鑰匙樣子，買動礦上的鐵工製成，當我生平第一次作小偷的時候，神經十分緊張，萬一被發現捉到，連我的性命都有危險呢！結果雖未被捉，可惜所鑄的鑰匙是按畫樣造的，比原來的分寸稍大了一點點，不免又費些工夫。』

『空白的旅行證上，已經加蓋了一顆鮮紅的私章，很明顯的看出是「日隈」二字，我這顆喜歡的心，』

幾乎要從口腔裏跳出來。馬上又有一個嚴重的問題襲入腦海，撫順距山海關火車須一日一夜有奇，如果一旦礦上被發覺逃走，電告山海關日本憲兵隊，我仍然束手就縛，豈不是空費心血嗎？

『經一夜的思索，得到了答案。翌晨我照例的掛着笑臉工作，午後在工人食堂擺席恭請日限——那個填發旅行證的鬼子，還邀些鬼子作陪，大肆交際，在酒酣之際，我便詭言有個朋友在哈爾賓患急病，需要前往照料一番，請他幫忙給個五日期限的旅行證，他乘着酒興滿口應允，席散後便照辦了，因為除了入關以外，在東北旅行是比較自由的。』

『十一月六日午後六時由撫順登車，七時到達瀋陽，改搭赴平的快車，第二天早晨到山海關，我和其他旅客一樣的受日本憲警及勞工協會的整查，尙幸沒有什麼意外，一列像巨龍的火車，把我從敵人的魔手裏拉出來。』

『我帶的偽滿鈔不能在北平使用，我在這無可奈何之中，只好老羞面皮向親戚故舊求助，好像我臉上鐫有「中央」字樣，他們都不敢理我，後來我只有做工，憑氣力餬口……最後被一個在「中央」作事的朋友帶到四川來。』

『謝謝上帝，我還能夠活着！』

他講完了這個故事，長吁了一口氣，淚珠像斷線的珍珠似的往下滾，滿臉的皺紋又凹下去一些，更顯得蒼老了，我心裏也很難過，我沒有什麼好的法子來安慰他。

『喝三杯吧！彭老太爺。』我說

『……………』



# 母與子 征帆

——抗戰中國的一個故事——

西山頭抹了一層落霞的紅粉，一縷縷縹渺的炊煙，徘徊在暗綠的樹梢……。

一條河圍抱着這小小的村落，這時，是他們一天最幸福的時候，涼風吹拂着，牆角的蟲兒叫着，他們像玩味着一首詩似的來消磨這美麗的黃昏。

這幾間房屋，悄悄地躲閃在村的角落，竹籬旁，幾個小孩在玩土，鷄子像是在散步，那邊水塘裏，鴨子悠閒的游泳，但是，却聽不到人的呼吸，也見不到有人從這裏走過。

綠竹編成的門開了，從裏面現出一個婦人的臉，顯然她鬢髮灰白了，臉上的縐紋滿了，但，埋沒不了她真實的年紀——四十歲。

你看她底眼角，她底白髮，她臉上的縐紋，正表出她另有一番難言的心事。

『孩子，三年了，沒有看見你——』

瘦了？胖了？你漂流在什麼地方……

孩子，你……」

她的聲音輕微，深的痛苦使她底身子顫抖，一會兒，她又把兩眼合閉，沉浸在回憶中：

『無數人的鮮血。

蓓蕾着中華勝利的花朵，

孕育着民族復興之果，

媽媽，我要把我血來澆酒……

爲了它。』

她激動地唸着那火熱的詩句，這是她的孩子——苗復生偷偷地離開她時寫給她的。

三年前（一九三八年）的苗復生還是一個十三歲的少年，他只讀高小五年級，家便被敵人佔領了，他的爸爸把他們送到這裏，託一個友人照顧，便參加游擊隊去，第二年春，他底爸爸遭遇了敵人底毒手，復仇的火苗，這時已在他底心裏插了根。

少年的苗復生在他母親的教養中，體格更健壯，更結實，他的知識也漸漸積多了。

『媽，我要當兵去，給爸爸報仇，』他時常的這樣對母親說。

『復生你說得對，但你祇十四歲，那裏能抗槍，將來長了，我一定送你到軍營裏去。』每一次媽總這樣安慰她幼小的心靈。

『媽，十四歲可算小哪？你看我的體格還抗不得槍嗎？』但他老是頑皮的站着：『你不許我去，我一定要去』

在一個夜裏，他悄悄地離開他的母親——走了。

三年，這一千多個黃昏，她沒有一次間斷的憑依在門前，她望着那一條，向遠方伸展的路，她希望有一天，她會看見她底愛兒，從遠方歸來。

不知爲什麼，每一次所給予她的，只有一個——失望……。

## 二

是落葉紛飛的時候，一片紅的信箋，像醉了的楓葉，飄落在她底手裏，她顫動的手，展開那染着血跡的信紙，讀着那遠方的寄語：

『媽媽：

黃昏了，竹柵門外，一個白了髮的婦人憑着門欄立着，眼裏含着淚，唇微微地動，欲語……她在等待着遠方的愛兒歸來。

您想念我，渴望着我的歸來，您愛着我……這我全知道，但是，您想：世界上的母親，誰不愛她底的兒子？又有誰不愛他底國家？在前方作戰的將士，誰沒有母親？誰沒有妻兒？誰沒有可愛的家鄉？他們不是離開了？

我不忍提起那傷心事，可是，那野獸的橫行，漫天的煙火，悽慘的哭聲……您是看見了的；美滿，甜蜜的家，給燒掉了，給血染紅了，您願意長日的流浪在外嗎？……所以，我走了，騎着高大的戰馬，奔馳在開着血花的原野。

血，紙上的血，您眼前的血，是我的，也是鬼子的，因爲，用我的血，換來了鬼子的血，您不用擔心，而且要特別的高興，這血啊——灌溉了勝利的花朵。

在野戰醫院裏，我常常想到您，如果您在這裏看護着這些離了母親的孩子，他們該多麼幸福啊。媽，您愛着我，您更該愛着保衛祖國的孩子們，那麼，您來吧！用您的雙手，你慈愛的心，用醫學的知識，來吧：來愛這羣孩子吧！

媽媽，您來吧。

您遠方的孩子苗復生



## 三

一九四三年的冬天，飄落着銀白的雪花……。

茫茫的大地上，純潔皎白的大地上，顯着兩道人走過的足跡，夾着一點一滴的血痕，一個傷兵被送在××戰地醫院去。

他被抬進這戰地醫院，一直是在昏迷狀態中，不時『媽媽，媽媽，』地發着囁語。

跟他一同來的那個輕傷兄弟，說他這是第四次受傷，還是一個十八歲的孩子，全團中他最勇敢善戰，團長親自在他底胸前，給他佩上一枚流血紀念章，那時他才十七歲。

第二天早上，他稍微清醒了一點，忽聽得走廊上有人這樣講：

『好，我馬上就來！』

這不是母親底說話聲嗎？他不覺脫口喊出：

『媽，媽媽，……』

過了十分鐘，一個穿白衣的老看護婦走來了，她是一個仁慈的母親——傷兵的母親。

『媽媽？』他張大眼睛，盯視着久年不見的母親。

『孩子，』她的眼洒着熱淚，用溫和而低微的聲調問：『您要什麼？』愛組成的句話。

他望着窗外鮮艷的紅梅——

『媽，我底血，染紅了勝利的花朵。』



獻 祭  
寒 光

——抗戰中國的一個故事——

在這樣多的痛苦前面，快樂是可恥的！——尼采

去年冬天，由於戰事的日趨緊張，我決意扔下書本去從軍。

十一月廿七日，對於我那是一個值得記憶的日子。脫下長袍，穿上軍裝，離開那被人譽為天堂的『華西壩』，我走入遠征的行列。

在那古老的隍城裏，我度過了兩個不安的夜。第三天早晨，我們這一羣遠征的戰士，在爆竹聲和歡呼聲中，離別了可愛的錦城，讓無情的汽車把我們帶向新津飛機場。

在落日的餘輝裏，我們登上了飛機。美籍駕駛員以奇異的和藹的眼光望着我們，我們也陪以友愛的微笑。中國和美國的友誼，在這裏無聲的交流着。

當我們的飛機離開了地面，翱翔在晴朗的天空裏時，我從那狹小的窗口俯視着地面，彷彿在這離開祖國的最後一剎那間，我要尋視出一個整個的中國底輪廓；我要看看那些生活在敵人鐵蹄下的同胞，他們在過着多麼不幸的日子？

我想起了臨行前萬耀煌將軍的囑語：『希望你們這一批有為的青年，能在一個很短的時間，習得優良的殺敵技能，趕走日本強盜，為祖國爭光榮；同時能為中國底軍隊建樹一種新風氣，改良軍隊中腐敗的習氣和觀念；……』我回味着那懇切的言詞，心底裏浮出了無限的希望。這希望和我們底飛機一樣地，漸漸

地在爬高起來，飛向那遙遠的方向。

經過了七小時的飛行，我們越過了喜馬拉雅的山嶺，降落在印度阿薩密省的××機場。在皎潔的月光下，我們以新奇的眼光探望着這陌生的地方，心頭滲出了一種喜悅的情感！然而，當我們還沒有感到滿足的時候，一位美國兵開來了一部卡車，那是專為我們乘用的。

我們跨上汽車，馳騁於印度的原野。那時整個的印度都像入睡了，祇有月亮高高地懸掛在天空，像一個仁慈的保姆似的，守護着她入眠的嬰兒。

汽車把我們帶到一個多樹的地方，樹底下羅列着一個個的帳篷。我們下了車，由幾個中國兵引導着去焚燬我們從國內穿來的衣服，和其他不用的東西；然後再去履行那具有宗教意味的沐浴。一小時以後，我們每人換了一身黃啡噉布的軍服，彷彿完全是另外的一個新人了。

我們很快地做完了這些事，由另外一部車子送我們到『汀江中國招待所』。所謂招待所者，只不過是一個供給來往中國軍人膳宿的地方，這並不像普通都市那樣的設備週全，這裏所有的僅是一些帳篷而已。

我們帶着一身的疲勞，鑽進了乳白色的帳篷，去尋求安適的夢。月亮依然在天空孤獨而寂寞的照着。第二天清早，我被別的帳篷裏底『客人』們吵醒了。起床之後，第一件事是先到各處去走走，我發現了將近一百個帳篷，每個帳篷裏都住滿着『客人』，而這些『客人』都是不久就要去打擊日本的。

我遇見了幾位相識的同學，他們都是先我來此的。和他們談了一會兒，知道不久我們還要到別的地方去。據他們說或者去蘭姆伽受訓，訓練完畢再發到部隊中去；或者是去雷多，直接參加到部隊中去受訓，担负戰鬥的任務。我們門前有一條鐵路，一邊就是到雷多的，另一邊可通加爾各答，蘭姆伽等地方。

這一天我沒有吃早飯，因為這裏吃飯全由自己担任烹飪工作。蔬菜雖然是現成的牛肉罐頭之類，但我們煮出來的飯却生硬得不能入口。好在以後我們漸漸地有了煮飯的經驗了。

在這裏住着，除了吃飯和吃奎寧（因為這裏的瘧疾很流行）而外，整天都沒有事情可做。所以我們常常去觀光印度的田野和房舍，以及和人民的生活。

有一天，招待所副主任召集我們談話，用北方的口音問我們：『你們不好好的念書，跑到這裏來幹啥？你們來當兵？你們瘋了！……』這給我極壞的印象：我覺得他的話沒頭沒腦的，也許他才瘋了哩！我們都在希望着出發的日子快快到臨。

十二月五日上午，有一列火車自南而來，停在我們底門外。不一會出發的命令來了。我們收拾了簡單的行囊，依次上車。當火車慢慢地向東北爬行的時候，我們知道我們是在向着雷多的方向前進着。

印度北部是一個人口稀少的地區，現在我們所經過的正是這些地方。除了偶而看見幾個紅衣的印度女人在田野裏工作外，走了很久很久才能看見一些房舍或村鎮。而每當我們經過一個村鎮的時候，那些天眞地黑黃色面孔的印度小孩，一個個翹起他們底小得可憐的大姆指，口裏連連喊着幾乎難以辦得出的『頂好，頂好』。中國底健兒們驕傲地笑着，唱着雄壯的戰歌，浩浩蕩蕩地向前奔進。

到雷多已經天晚了，而且在下着很大的雨。幸好車站旁邊已有汽車來接我們。我們很快地跳上汽車，讓它飛快地帶着我們在雨中奔馳。

原來我們住的地方距雷多廿二哩。因此在雨中經過了一個多鐘頭的浸淋，到了目的地時，我們一個個都淋得落湯鷄似的。然而畢竟是因爲到了目的地，大家不但沒有不快的感覺，反且感到異常的興奮！

我們把行李搬進一個大草房裏，一面用火烘着自己底衣服，一面談論着一天的見聞和各自的希望。

晚飯後，一位官長來給我們講話。他首先告訴我們部隊的番號是新×軍××師，隊伍刻下在孟拱和密芝那駐防。他個人以及高級長官是多麼歡迎學生來參加他們底行列！并且還向我們介紹了××師底歷史和他自己底經歷。最後叫我們安心的等待一個時期，不久我們就可以受訓……呵，我完全忘記了雨水的侵冷，我爲那些話興奮得透不過氣來，甚至那個夜晚我不能安然的睡去。

第二天早晨，雨已經停了。我們在和煦的陽光中到操場上去編隊。一百廿人編了九個班，成爲一個隊，昨晚給我們講話的那位官長就是隊長，另外還有兩位區隊長，番號是××師教導第五隊（因爲前四個隊也是純由學生編成的）。這樣的編隊并不是要正式訓練，而只是便於目前的管理，實際上我們從不會出

過操上過課，生活是和汀江時一樣的悠閑，而且比在那裏更幸福了！因為吃飯已經用不着自己動手去煮，而且每天還要按時給我們發水果（橘子、柚子）或乾果（花生）吃。

我們住的這一塊地方完全是由森林中開闢出來的，四周的山林是野人山的支脈。這些山林都是原始的，充滿了毒蛇和猛獸，從沒有人進去過。然而我想到中國遠征軍爲了打擊日本，會翻越過那人跡罕到的山林；美國爲了要打通中印公路，而在那些山林中開闢了一條道路。那將是人間永恒的偉績！

我們底門口就是雷多公路。雷多公路上，盟軍底車輛晝夜都在忙碌着。跨過雷多公路，那邊是一脈茂密的山林。山林邊靜靜地躺着一條清溪。清溪兩旁聳立高大的闊葉樹，樹上爬滿了青藤……這景緻使我很快地回憶到『泰山情侶』那個影片中所看到的一切。在那樣優美的大自然中，我們很容易感到一個人的渺小；而且我們很容易把戰爭忘掉。

到印度快要兩個禮拜了，我從不會到一個縣城或市鎮上去觀光過。雷多雖然祇是一個鎮子，然而在這次戰爭中它却有着很大的名聲。因此，我決意約幾位同學去拜訪那個久已聞名的地方。

由我們住處到雷多雖然有廿二哩，但是我們乘有軍用汽車，一個鐘頭後我就到了那裏。

雷多是一個很小的地方，然而每天那裏都非常的熱鬧。街口上常常停滿了吉普車，街道上總是擠滿着中國的、美國的、英國的和印度的軍人。那兒每一個人底臉上都呈現着一種嚴肅而緊張的表情。那裏沒有普通都市的浮華和消閑，然而它却比那些大都市更富於誘惑力。

雷多的街道大致成Y字形，街道相當窄狹而骯髒。街道的兩旁開設着各種店舖，如雜貨店、食品店、理髮店……等，這些店舖都非常矮小，店主多半是印度人，也有少數的華僑。印度商人都是赤着腳，習慣在店舖裏席地而坐，等待着顧客的光臨。尤以那些把他們底貨物擺在地上的小商爲多，他們有些會說極簡單的華語，也有些會說簡單的英語。街上最惹人注目的是用象牙製成的用品和各種玩具，以及香蕉、菠蘿蜜、檳榔之類。還有一家賣留聲機和唱片的商店，不時地播送出西洋音樂或印度音樂，似乎是在調和這充滿了戰爭氣息的小市鎮。

雷多是一個古雅、樸素、充分具有東方風味的地方。

在雷多那些悠閑的日子裏，我們常常找些各式各樣的軍人去攀談，希望從他們那裏能多得些寶貴的作戰經驗，或英勇的殺敵故事。一位曾經參加過上海會戰的老兵會告訴我，他們是怎樣的啃着芭蕉根和野果而越過了那險惡的野人山；一位斷了左臂的『榮譽軍人』會告訴我，他們是怎樣的降落并佔領了密芝那飛機場，然後去攻打密芝那；還有一位排長告訴我，他怎樣地看見一位學生在和敵人實行白刃戰時，兩人同時把自己底刺刀刺進了對方的肚子，而兩個人都沒有倒……！

自然，悲觀論者也常常有的。一位身經百戰的連長，曾當着我們許多同學宣佈軍隊中的黑暗：『……唉，甚麼國家民族？那都是一些口號而已，實際上還不是都在給自己打算盤……那些大官兒們利用自己底地位做生意，揩士兵的油，作戰時讓他們到前線去送死！大官向來不怕部下的犧牲大，因為這樣才能顯示他們作戰有功績……你們學生在他們手底下只有倒霉！你們不要以為你們是『智識青年』便了不起，他們是不管這一套的。以前到這裏來的幾批學生，都是很匆促的訓練三四個月，然後分發到部隊裏去當班長。想想看，那些幹過好多年，經過好多次戰爭的老兵，他們用性命拼來一個上等兵或副班長，如果讓一個受過短期訓練的去給他們當班長，他們心裏自然會懷着嫉恨和不服。所以那些老粗們常常和學生過不去，甚至有些官長懷着排斥的心理，給他們苦頭吃，給他們氣受。結果有很多學生因為忍受不了而自殺！……』

由於這一片沉痛而忠實的告白，許多同學發生動搖了！他們已忘記了自己是幹甚麼來的？他們也不願再受什麼訓練！他們整天都在暗地裏活動着文書軍需一類的事情，或是想辦法到政治部去工作，他們似乎覺得自己受騙了，他們決不願那樣白白地犧牲自己。

我憤怒了！我覺得那連長的話簡直是反戰的宣傳！然而，他是無辜的，他說的話都是可能發生的；我憤怒於那些動搖份子，他們不配是『智識青年』。然而，他們也是無辜的。難道他們不能做些對國家更有意義的事嗎？呵，我憤怒那些事實，那些事實的發生是該咒詛的！然而，爲了國家的緣故，我們又似乎不能過於看重這些。這只是黑暗的一面，我們爲什麼不去看看那光明的一面呢？而且我們不是做官來的。爲

了我們純高的理想，我們應該忍受一切當忍受和不當忍受的，去完成我們對國家應有的一份義務。

可是，矛盾的、悲哀的、恐懼的、憤怒的情緒，不斷地在我底心頭攪動着，使我一刻也不能安寧，我不知道用什麼方法來鎮靜自己。然而，我發誓要激我從軍的志願，做一個戰鬥員，決不中途動搖。

我渴望着受訓的日子早來臨。

過了新年，在元月四日的那一天，出發的命令下來了。我們又一度興奮地整理着行裝，希望到一個新的地方去。然而究竟到那裏去？我們却沒有人知道。直到汽車把我們送進了雷多飛機場，纔有人猜測是到孟拱，也有人猜測是到密芝那。

我們在夜間經過了三時許的飛行，飛機便慢慢的降落了，當它完全靜止的時候，我急切的去問駕駛員是甚麼地方？他告訴我這裏是雲南霑益，就是今天我們要到的目的地。呵，原來我們已在不知不覺中，又回到了祖國底懷抱裏來！

走進那個小城，才知道我們師部和部隊都已回國。當時我們住在此地唯一的中學校裏。

霑益是雲南東北角上的一個小縣，一個非常窮苦的地方。這裏不但氣候不好，終年多風少雨，土地也異常的枯瘠。更何況歷年遭受着天災人禍的浩劫！我曾訪問過這裏的一位鄉長，他說這地方有十多畝田的人家就算是『富戶』，普通的農家大都是一畝至五畝不等。如果每年莊稼能够豐收，『富戶』總還糊得住口，小農則還要靠副業來補助。然而這三年却是接二連三的旱災水災，和匪患！無怪他們底衣服都是那麼破爛不堪，幾乎和原始人的服飾一樣。我曾經看見許多婦女的褲子，都是用碎布條連綴起來的，上面有無數的破縫和露洞，那樣子很有點像夏威夷婦女們跳舞時的草裙。他們底食物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粗劣！粗糙的紅米已經是用很大的努力換得的，還那裏談得到什麼營養？有一點鹽和海澀的酸菜或腐乳之類，那就算是相當幸福的人家了。他們住的房舍則是簡陋殘缺不堪，常常和牲畜混在一起，屋子裏多半是陰暗、潮濕，充滿了骯髒和污穢的氣息。我不知道他們那樣單薄破爛的衣服，是怎樣度過那些嚴寒的雪天的？我更不知道三年來他們是怎麼過日子的？我簡直不相信世界上還會有這樣的人類存在！他們過的是非人的生

活！他們在飢餓的邊緣上摸索、喘息。可是，他們依然在掙扎着生活！

我看着這些受苦的人民，我想起了更多人羣的痛苦和不幸，啊，有誰來拯救他們，把他們從悲苦的命运中解救出來？難道這是他們應有的遭遇嗎？

而他們所得到的，却是人們底鄙視和唾棄！

我焦灼地期待着受訓日子的來臨。如果不快點來臨我心裏會感到太多的痛苦和不安，而那些銳氣也將消失<sup>了</sup>了！

過了一個多月枯燥而沉悶的日子，召訓的命令終於下來了。師部成立了一個教導營，由教導第四隊和我們這一隊合編而成，商震將軍底三公子任我們的營長。

二月一日，我們揹着行李和新發的步槍，到指定的地點去集中。那裏是一個偏僻的村莊，距霑益約有五十里路，我們整走了一天。到了那個村莊以後，因為住地必須加以整理和修建才能開始訓練。所以開頭兩個禮拜我們每天做着築路、積木頭、修廁所……一類的工作。而且那時候的給養總是不能按時送到，質量也常常差得很遠，所以下午吃早飯或吃個牛飽是常有的事。

正式訓練開始的時候，我們都具有無限的歡欣，我們由新的官長來教授步兵操典，陣中勤務，以及各種兵器學。我們應學習的武器計有步槍、衝鋒槍、輕機關槍、重機關槍、六〇迫擊砲、八一迫擊砲、槍溜彈、手榴彈、戰防槍、火箭等十種。生活是較前緊張而有趣得多了。

三月廿三日，軍部來了一個命令，要從教導營調五十個學生到軍部幹部訓練班去，我也是其中之一。到了軍幹部以後，生活是更較前緊張而嚴格了。但是對於某些方面我感覺到非常不習慣，尤其是對於他們底教育手段和管理方法等，甚至引起了我底反感。

那種教育方法完全是牛馬式的，教我們和教壯丁一樣，動輒就是拳打腳踢，我們每天都在喝罵聲中戰戰兢兢地學習着。然而，我們不敢發一句怨言，我們祇有小心翼翼地，在身心感到的屈辱和痛苦之中，榨取一點應得的知識和經驗。管理方法同樣的是不合理，他們爲了『表示』自己負責任，有能幹，所以總是



『吹毛求疵』，沒有缺點也要找出缺點來，好像這樣才能『表示』出管理嚴格！

他們還有許多不良的習氣和荒謬的觀念。他們有些以為我們混得沒辦法了才來當兵；有些把我們看得連壯丁都不如，因為我們沒有他們那樣能吃苦；有些則懷着滿腹的嫉恨，恐怕他們會落伍或被淘汰。此外他們常常利用軍人的『絕對服從』，一層吃一層，一層欺壓一層。而我們是最低的一層，我們祇有吃虧和受氣。即使長官有不合理或不廉潔的行為，我們也祇有敢怒而不敢言。

那些封建的、腐敗的、落伍的思想；那些專制的、蠻橫的、粗暴的行為；直到現在還深深地遺留在軍隊的基層。它侵蝕着我們底希望和理想，摧殘着新生的成長！

我想起了從軍前萬耀煌將軍那些懇切的囑語，要我們為中國底軍隊建樹一種新風氣，改良軍隊中腐敗的習氣和觀念，唉，現在倒是讓人家把我們『改良』了！我們從學校裏學得的東西，在他們都認為是屬於『老百姓』的，這裏一切都得去遵從他們。

我又想起了汀江招待所那位副主任的話：『你們不好好的唸書，跑到這裏來幹啥？你們來當兵？你們瘋了！……』那時候覺得這幾句話很幼稚，現在却覺得裏面似乎有着很深刻的內容和含意。

一位『不辭而別』（開小差）的同學來信給我說：『我不願意做人家的墊腳石；我不能夠把自己珍貴的青春，葬送給那奴隸般的生活；而且，我不應該把可寶貴的時光，犧牲在那些腐敗軍人的手裏！……』我願意做人家的墊腳石嗎？我應該把自己珍貴的青春，葬送給那奴隸般的生活嗎？……有甚麼可說的呀？我們是『志願』來的！

未來的苦難還多着呢！受苦的人羣也多着呢！我們應該更堅強地迎上去，拿超人的勇氣打破重重的難關，去迎接光明的來臨！

現在，我們已經來到湖南了，而且不久我們就要去參加湘西的大會戰。在這戰鬥的生活即將開始底時候，我把我珍愛的青春和生命，獻祭在爭取祖國底自由與解放的戰爭前面，像『人子』爲了喚醒世界，而把自己底寶血洒在十字架上一樣。

一九四五年五月於芷江



## 可憐的母親

夏定國

——抗戰中國的一個故事——

只要是一閉上眼睛，我的面前總是浮現出一個慈祥的影子，花白的頭髮，前頂光禿了飯碗那麼大一塊，半破的毛藍棉布上衣襯着底下抹青的棉布褲子，睜大了多年退光的老眼，滿含着希冀的神情望着我。仔細看去，又好像是在苦笑，一忽兒，那老眼裏流下了兩行熱淚，對着我哭了，哭得非常傷心，淚像潮湧一樣，她的身子漸漸浸沒在淚水裏，她站身不住，終於倒下了，慢慢地她的身體漲大起來，大得怕人，乘着風，在淚水裏飄流……

啊！我新故的母親啊，每當我合上眼，尤其是夜深人靜，午夜夢回時，你黑暗裏的靈魂，便在你的愛子面前隱現了！

母親從沒有讀過書，是一個十足的鄉下女人，年青的時候，封建的束縛與農村生計的艱難，磨鍊了她刻苦耐勞的身心，培養了她自食的能力，父親一向過着戎馬的生涯，終年在外飄泊，只有母親帶着幾個孩子，在家裏苦守幾畝薄田，後來家庭雖遷居城市，可是孩子的繫累，主婦的操作，使她得不到一點城市生活的享受。

最令母親傷心的，便是她生的十一胎孩子，如今僅存我和妹妹二人，其餘的都喂過她的血變的奶，一

把屎一把尿的招呼，而結果成了討債鬼夭亡了，頭胎生的大哥，撫養教育到二十幾歲，軍校畢業出來，在軍隊裏當了連長，京滬戰場上，不幸爲民族解放的鬥爭而捐軀了，這無上的光榮，但也像一把匕首戳傷母親的心，從此她便沉淪在悲哀和追念裏，蒼黃的臉上再也找不出一絲笑意，額上的花白頭髮也看看脫落了，生命的前途簡直抹了一層黑灰！

七年以前，當狂寇的鐵蹄踏進武漢的時候，我們便泣別了武漢近旁的故鄉——沔陽，逃亡到湖南來，七年，好一段苦難的日子，這其間歷盡了幾多的流離轉徙，物價高漲後，父親的薪金不够維持，生活的枷鎖，無形中壓迫着母親，她拿出她所有的力量來紡紗織布，而我也不得不在中學完畢時停止求學，轉謀職業，大家努力，好不容易在長沙樹立起一個家庭生產的基礎。

去年四月，我和父親同在瀏陽一個訓練機關裏工作，父親忽地得急性盲腸炎逝世了，我設法將靈柩運回長沙安葬，使母親和妹妹得睹最後一眼，在舉行喪事時，我見母親尚能控制感情，神志清白地上下招呼，那曉得喪事完畢以後，不管是清冷的早晨，或是將暗的黃昏，她老獨步到父親的墓前流一把鼻涕，洒幾滴眼淚，晚上她總不點燈，默坐在黑暗的斗室裏，讓悠長深沉的呼吸來低訴她心底的哀痛，有時迸出幾聲『定兒靖兒，戰事平息的時候，記得將您爹的屍骨搬回祖山去』的囑咐，或是：『這年頭，生活艱難，這樣馬虎的喪葬真太對不住你爹了，……唉，我死的時候，恐怕連你爹這樣都難辦到了呢！』的自語，接着便是飲泣了！

父親逝世後一日，湘北敵人又發動攻勢，長沙緊急疏散，城裏幾十萬老百姓都紛紛找船渡江往西邊逃難，不料輪船和民船都被軍隊和機關拉了差，只剩下些小划子，船老板遂大敲竹槓，船少人多，擠得不開交，有裝載過重沉沒的，有擁擠傾覆的，不計其數，我們等了兩天，總算是多出了些錢，商通了軍隊，才弄到一隻小船過了江，由一個同鄉的介紹，暫時住到下游離江七八里一個名載公廟的山村裏去，一連幾天，江東逃難來的羣衆絡繹不絕，但岳麓山的砲聲又未聽到，確實的情況如何，一點也打聽不着，一天，突然傳來一個消息，說是素著戰功的機械化二百師開來了，敵人馬上便會打退，就在那天晚上，有一支機

械化軍隊紮在離我們住處兩三里路的地方，老百姓有聚攏去看的，被擄去了許多，逃回來的人都說：『那裏是什麼二百師，看模樣和言語都不對，恐怕是敵人過江來了！』一時全村的人都慌亂起來，拖着被褥帳子，抱着孩子奔命。我們也胡亂抓了幾件換洗的衣裳，連夜逃奔，還虧了半缺的月色，一夜摸過了二十多里的迴環山路，次日黎明，緊密的槍砲聲便在我們的後面開始了，接連兩天，槍聲愈響愈近，我們再也辨不出那裏是生路，那裏是桃源，只有硬着頭皮，躲在一座古老的破廟裏，等待死神的降臨！

像一個大浪潮似的，凶險的日子算是過去了，原來敵人進襲長沙，屢次遭受了岳麓山砲兵的打擊，這次他們用奸計出奇兵偷過湘江，繞攻岳麓山的背面，那支謠傳爲二百師的機械化兵，正是敵人假冒的，而我們一夜所走的地方，也恰當敵人進兵的路線。

長沙終於是淪陷了，敵兵完全盤據在城裏鄉間，戰爭的氣氛逐漸和緩起來，但戰爭造成的恐慌却日甚一日，第一個難解決的，就是難民太多，糧食不夠，有錢買不到米，每天我們都拿着錢向人家討米，回來只熬得一鍋粥吃，勉強度過了兩個月，錢都用光了，時局還未見好轉，以後的生活怎麼辦呢？在毫無辦法的當中，母親同我商量，她說：『近來聽說老婦進城沒有關係，我倒很想去看看，只要能把紡紗織布的機子搬出來就好了！』我真不忍心讓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前去遭受驚駭與危險，可是母親堅決地要去，她邀了兩位逃難老婦作伴，換上鄉下人的裝束，在一個晴朗的早晨，蹣跚的身影消失在重山森樹裏，我感到一種失去什麼的難過！

計算着日子，該是母親的歸期了，但只有和母親同去的兩位老婦帶着噩耗回來，說是母親淹死了……悲劇的演出是這樣的——那一天，她們走了幾十里路，下午才到江邊，過江進城，已是黃昏時分了，經過幾道猙獰的獸兵崗哨，但並沒有搜查，走到家住的地方一看，呈現的是一片斷壁殘垣，房子已經被燒掉了，我們辛苦經營的生產基礎，通統化爲灰燼了，這不啻是給母親當頭棒，她唯一的希望，結果成了泡影，滿腔的熱情，也不禁消熔了，第二天她跑到父親的墳上去痛哭，把她滿腹的悽楚訴與死去的父親知道，爲了怕我們惦記，她急急地準備趕回來，天曉得在渡江的時候，竟會翻船的呢，可怕的是那般流氓漢

奸，他們投順了敵人想趁火打劫，把持了渡口，一隻破爛的渡船要強迫裝載五十幾個人，怎麼經得起江心的風浪呢，更可恨的，是那兩岸的獸兵，鼓掌大笑，不許救援，最後還是一個天良發現的船家，不顧一切危險，救起一十七人，母親同去的兩位老婦，幸運的從死神的掌握裏逃脫，其餘的人和我親愛的母親便都被巨浪吞噬了！

噩耗的傳來，簡直是一個晴天霹靂，把我和妹妹打入了痛苦的深淵，我受了母子闢天性的驅使，決心要去尋找母親的屍骸，但兩位老婦却告訴我敵人對青年人的擄殺和殘酷，於是我只得在出事地點下游沒有跡跡的地方去找尋，陰晦的天氣，似乎也在同情這孤苦的稚子，沿江破落淒涼的情景，更增添人的悲緒。順江而下，十幾里路罕無人跡，只有幾條瘦長的狗在沙灘上踱着，隔不多遠輪着一具具的女屍，被水泡得像鼓一樣，隨着風浪在沙灘的邊緣一起一伏。陣陣地播送着嘔人的臭氣，有被狗拖了一條腿的，有被鳥啄去了面皮的，種種慘狀，不忍入目，激來作伴的人都駭得跑開了，只有我一個人在慘死者的領域裏，細細從穿著形貌上來叩問她們的姓氏，這樣找了兩天，母親的屍骸不知漂流到了何方，一點影子也沒找着。其他有敵人盤據的地方又不能去，我真想不到別的法來，人子之實的念頭咬着我的心，慘死的景象更在我的眼前映現，我真不敢想像我的生身的慈母……

母親死去，將近一年了，拋下了年輕的兒女在人世間放逐，去年我曾打過好幾個月的游擊，今春得到長沙青年團的幫助，才流轉到自由的常德來，母親，你含冤的靈魂啊，你的仇恨，國家的仇恨，深深的留給了你孩子不可磨滅的記憶，總有一天，當勝利的凱歌飄拂在高朗的晴空，所有的狂暴者被判處的時候，你的孩子會懷着兩種不同的心情，來對着那浩蕩的碧流高呼：『魂兮 歸來！』



## 雛鷹的長成

周耀西

——抗戰中國的一個故事——

這是一個沒有結尾的故事，值得我們注意，值得我們以此故事而自豪；我不要多費筆墨，這是『中國的空軍』的故事。

中國的空軍，在北洋軍閥時代，雖然也粗具規模，總是具體而微，不成其為軍，我們正式的有了中央航空學校，也還是一二八以後的事，在抗戰初起的時候，中國的空軍，僅僅有五年的歷史，然而在歐美呢，當時已有三十年以上，日本也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了；比較起來，中國的空軍，只能說是『幼年的空軍』，一羣雛鷹。

這羣雛鷹，在牠的童稚之年——五歲——就担负起重大的任務，艱巨的使命。牠那兩支脆弱的翅膀上所負的責任，比牠老大哥歐美的老鷹，倭寇的惡鷂，不知沉重幾千百倍。牠要消滅時刻想着侵蝕牠的強敵——惡鷂，以求得國家的獨立，民族的生存；牠英勇的，振起了牠那脆弱的雙翼，担负起保衛祖國的艱巨責任。

這是一件很難的事兒，第一，數量上不及敵人的多；第二，補充的力量不足；第三，訓練的時間也不够；在這個劣勢的情態之下，顯然的，拿這批雛鷹來和強悍的惡鷂來決鬥，是頗為危險的。

然而，牠們勝利了，在八年多的苦戰中，把羽翼養得硬起來了，自從二十六年八一四，我們的雛鷹，在杭州笕橋上空，第一次和惡鷗搏鬥，造成○比六的全勝紀錄開始，我們的雛鷹羣，一直在勝利中，這個勝利的比數，最初是一比三，漸漸的一比七，一比九，到今天，可以說已經到了○比十二，這個紀錄，說明了幼年的中國空軍長成了，說明了幼年中國空軍的特殊精神，戰勝了強敵的物質；我們的正義，戰勝了敵人的暴力，也證明了，我們被壓迫的民族，戰勝了殘暴無人道的日本帝國主義。

這個勝利，從什麼地方表現出來？雛鷹是怎樣在苦戰中長成的？我們來計算一下：

我們首先應當特別提出來的，就是廿六年八一四，在笕橋造成○比六紀錄的首次空戰，那次是空軍軍神高志航首開紀錄的，跟着就是志航大隊在七天之內擊落敵機六十架，這拉開了雛鷹勝利的序幕，而且建立了全體軍民的自信心，自此以後，在首都，在武漢，在梁山，在重慶，在成都，在衡陽，在蘭州，各前線方的戰略據點和重要都市，歷次的空戰，其勝利多數是屬於雛鷹的，就着戰士們個人講，更值得興奮，你看在那短時期裏，他們的紀錄：劉粹剛擊落敵機七架（非正式紀錄是十一架），黃新瑞、劉宗武、陳瑞鈿各擊落敵機六架，毛瀛初、黃泮揚、朱嘉勛、樂以琴各擊落敵機五架，其餘三架以下，和未經空軍首腦部正式承認的紀錄，都沒有計算。

再來看一下大的戰役：

自首都陷落後，二十七年二月開始，經過了二一八武漢首次大空戰（敵機損失十二架，死十五人，這是我們『庚型』機與『申型』機配合作戰嘗試的成功。）接着就是『二二一』遠征台灣，『二二四』粵北第一次大空戰，『四一〇』歸德空戰，『四一三』廣州空戰，『四二九』武漢第二次大空戰（這一役擊落敵機二十一架），『五五一』南海空戰，『五卅一』武漢第三次大空戰（這一役毀敵機十四架），『六一六』粵北第二次大空戰（敵機六架，全軍覆沒）。這九次帶有血腥味的壯烈戰鬥，自然，勝利全是屬於雛鷹，可是，他們都是以少勝多，而且以性能遜於敵機的飛機作戰的，他們盡量的發揮了英雄的、大無畏的精神，打得那些兇殘的惡鷗望風披靡。這還不算是最精彩的表演，還有一次是在這次世界大戰史

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那就是徐煥昇大隊長率領雛鷹羣於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作『人道的遠征日本』，這是後來盟國空軍轟炸日本的嚆矢，他們所投下的不是殺人的炸彈，而是給敵國民衆作興奮劑，醒酒劑的『紙彈』——傳單。這一件偉大而神聖的工作，贏得了世界友邦的同情與讚嘆，奠定了世界反侵略集團的基石。

在這以後，雛鷹們，七炸運城，兩征武漢，鐵拳大隊還作過一次遠征北平，給予淪陷敵後的同胞以無限的安慰，二十九年以後，直到三十一年，他們參加了三次湘北會戰，由被動的，防衛的守勢地位，一變爲自動的攻擊地位，他們除了單獨出發作戰之外，真正的作到了陸空配合的立體戰。

在這樣一個艱苦的時期，他們不但殲滅了強敵的木更津、鹿屋、佐世保、木村、第十三、五個海軍航空隊；高雄、加賀、龍驤、能登呂，四個母艦上的海軍機隊，也被殲滅過半，陸軍的上田、岡本、山陸，三個部隊的陸軍航空隊，也被打得七零八落，而且俘虜了大批敵空軍作戰人員，擊斃了敵空軍有名的高級人員，著名的，有：

- 一、敵陸軍航空隊『驅逐之王』三輪寬少佐，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在山西忻縣被擊斃。
- 二、敵陸軍航空兵團司令部兵器部長渡邊廣太郎大佐，二十七年二月二日和敵國保有着陸飛行世界紀錄者藤田雄藏少佐，同時同機，被擊斃於湖北鍾祥。
- 三、與藤田齊名的原敬三郎中佐，二十八年十月十六日被擊斃於安豐。
- 四、敵海軍航空隊『轟炸之王』奧田喜久司大佐，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被擊斃於成都。
- 五、敵海軍十三航空隊的指揮官小谷雄二少佐，二十九年六月十日被擊斃於重慶。
- 六、敵海軍航空隊的『四大天王』裏面的潮田良平大尉，二十六年十二月廿二日被擊斃於都昌，白相定男大尉，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被擊斃於蘇州，南鄉茂章大尉，二十七年六月廿八日被擊斃於南昌。
- 七、敵海軍十三航空隊的兩個中隊長，森千代次大尉，細川直三郎大尉，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被擊斃於成都。



這還都是比較知名的人物，其他無名小卒，還不知有若干，我陸軍部隊擊斃的大角岑生、海軍大將和他的同機人員，當然也不能記在空軍的賬上。此外被我們俘虜的爲數也很多，俘虜空軍人員很難，我們的俘虜收容所裏，却有大批的敵空軍俘虜在內，我們的雛鷹，對於已喪失戰鬥力的敵軍作戰人員，是不加以殺害的，我們更是傳統的優待。

我們的雛鷹，也難免有失事的，可是我們的戰鬥員，不但不投降，而且不作俘虜，這有事實說明：遠；有閩海文迫降敵陣殺敵自殺，沈崇誨與敵艦同歸於盡，陳懷民火拚敵機；近：有白熙珍去年在河南作了閩海文第二，這都十足的表现了我們雛鷹的英勇作戰精神，敵人怎能和我們作對比？

以上這都是我們的雛鷹在『孤軍奮戰』的時期，太平洋戰事爆發以後，我們已成了同盟國的一個強大支柱，我們的雛鷹，也就登上了世界的舞台，成了一個主角，與盟友並肩作戰。

不難想像到，中國的空軍，在這悠長的戰鬥歷程中，所流的血，所流的汗和所遭受到的苦難。武器，經驗，訓練，完全不如敵人的劣勢下，居然能出人意外的，給敵人以嚴重的打擊，他所依憑的是什麼？誰能够解答？

過去，敵人曾經不斷的誇耀他們的英勇，那麼，也看看我們的英勇事跡罷：一、吳汝鑾在南雄上空以單機殲敵機全隊，二、周志開在重慶以單機參加陪都大空戰，機身中了九十九顆機槍彈，外加一個砲彈，人却絲毫沒有受傷，這次以後，他在梁山曾以單機戰八機，自己不拉上風擋，不扣保險帶，結果擊落敵機三架，這兩次戰功，使他獲得了國家最高榮譽的青天白日勳章，而且是 主席親自到基地上去舉行授勳禮，用他那慈祥的手親自給佩帶上，這樣的英勇，在敵國有幾人？三、最近聽說南京僞組織，有一個時期想組織『偽中日混合團』（當然是仿效我們的中美混合團）然而僞空軍真可憐，敵人根本不發給武器，甚至手槍都不給，也想步伍我們的與盟友並肩作戰，在作夢！看我們的：臧錫蘭上尉在某次空戰中，忘了自己的危險，捨身搶救盟友，擊落想侵害盟友的敵機，因而榮獲美國的高級勳章，敵僞也想學這種精神麼？

★

★

★

這個故事講得太拉雜太長了，雖然沒有結尾，也該簡單一點說了：自從太平洋大戰爆發以後，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飛虎隊成立了，我們的雛鷹充份的得到了外援，根據美國的租借法案，獲得了尚稱滿意的物質補充；人員們更得到了充份的、合理的、適用的訓練，雛鷹們自己也有了威力無比的轟炸機B-29和B-25，也有了能殺敗zero-1, zero-2和Tojo的P-40, P-51，足以應付惡鷗而有餘；雛鷹長成了，雛鷹的翅膀硬起來了。

這些，都不是空話，彰明昭著的事實太多了，接着『八一四』緒戰勝利之後，壯烈無比的勝利戰績，連串的出現，以弱敵強，以寡勝衆，懷了必死的決心，年復一年，雛鷹們連接的造成了數不清的勝利，尤其是最近二三年來，戰士們，以在平漢路粵漢路以西逼不到敵機爲憾。他們不但是熱情如火赤血沸騰，而且是理智的，他們自始就知道，中國的存亡，在此一戰，空軍的榮譽，也在此一戰，他們是革命的軍人，是革命的空軍軍人，他們不知道什麼是困難，越磨鍊，越堅實，愈淬礪，愈奮發，本來他們那一派氣吞河嶽的聲勢，就可以壓倒敵人，所以他們沒有考慮過數量如何，情形如何？可能的結局如何？他們只有一個信條：『不成功，便成仁。』

在他們累次勝利的背後，有他們這樣鋼鐵般的意志，一定會以勝利始，還以勝利終的，堅持，貫徹！

